6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楊訥　李曉明　編

集部·第六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二十四 明別集三

一峯文集卷四

玩易軒記

易天地陰陽也人得天地陰陽以生無非易也易豈外於人心哉昔者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以天地陰陽之易發人心之易所以前民用而教萬世也夫草木鳥獸之為物人之為人生死出入於大化之中無異也其所以異於物者何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吉凶消長者易之時也進退存亡者人之事也進退存亡惟其時焉

則人道盡而易在是矣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為是故已長樂謝君仲仁治昕之明年作軒於公署之東名曰玩易易豈易言哉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而好易七十子之徒其與言者多矣易罕及焉易豈易言哉秦漢而下斯道晦矣至宋三子而後大明邵以數程以理朱以占三子者之於易也我之所自出者也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生乎心也此易之本與聖賢之所謂學也

仲仁之居於斯觀象玩占内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後可也予何足以與於斯

西園清隱記

瀧岡以歐陽氏空坑以文山氏潤芳籍而流天下瀧岡之南空坑之西毛氏西園在焉清隱居士英懋築也毛氏世家龍城後徙空坑若毛孝子仁見知歐陽公副使公亨甫見知文丞相世以有聞丞相起義元帥李恒追及空坑大戰東固方石嶺將軍鞏信死之先君武岡公

祓執文山在危厄閒大石墜得阻後人名其石曰神石
土曰胡馬伏成化巳丑倫請告歸欲拜六一公於瀧岡
訪文氏遺跡於空坑東西就食未暇也又六年甲午倫
友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陳秉常三人者來乃相
與窮山水之樂探奇獵勝償夙願焉因過毛氏西園時
春熙景明萬物嫵媚配紅匹白胎青孕紫主人肅客酌
於花下柴門反闔俗客不至幽禽對語游魚不驚好山
低昂出沒雲外居士顧容曰此吾之所以樂也夫六一

公世於斯而寓於頻歸老故鄉卒負初志文山氏又遭世傲攘視死如歸立人極而扶天常以吾觀之安土樂勝二公之心夫豈遠於人哉乃不能無而有之二公之所不能有者吾乃得焉此固吾之所以樂也昔文王靈臺與民同樂國家涵煦百年休養生息吾民衣食爭暎畝樂生送死而無憾者非上之賜耶吾又安可不知所自耶三人於是酣飲淋漓浩歌激烈林水響答行雲低回各相與賦五言四韻退倫為之記

篁墩文集卷十一

關侯爵謚考

關將軍某仕漢封漢壽亭侯謚壯繆而今之祠者止題曰壽亭侯不書漢意以漢爲國名故不書以繆爲惡謚故削之爲神諱也以予觀之書爵之脫誤亦何不學之甚也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

皆以寓食入之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又昭烈勸進表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某若以漢為國名則不當以錯置于職名之下至于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為繆蓋傷侯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而不稱夫諱壯繆而不稱其意在于尊神至于壽亭之誤日相沿而不知其非可怪也夫

篁墩文集卷三十

慶雲溪孫君復興六十壽序

中世以来凡遇人始生日則相親識者必有慶慶其人之有身昉此也夫人之有身昉此而身之立不立存乎人焉大足以名天下小足以名鄉黨州閭而慶隨之可也或歲為之或閒為之繁簡不一而吾鄉每以十年為期六十始慶七十再慶遠至于八十九十以逮乎期頤也亦然蓋欲其成而致其漸云爾予家居念老老之義

凡以壽事請者必欣然應之其所見老者亦多鄉之名流若雲溪孫君復興則亦士人焉復興之父曰竹隱翁實以齒德名一時受恩命得冠服而君在兄弟中素以孝敬聞其壯年樂遊四方友賢豪充拓其知識為翁所奇愛晚隱雲溪上闢一軒以自怡曰皆春优儷與俱兩子皆奕諸孫亦多巍巍然有穎脫之意焉君之壻曰石門程宜祺於予為族姪孫間來請曰外舅氏以今歳壽六十十月三日其始生之辰也願得文以為慶予嘗一

識孫君知其有立而足名一鄉者矧其號曰皆春則其心廣而不閡體順而不悖氣和而不盭非其德之恒而壽之徵乎慶之宜哉又吾鄉之俗凡翁之禮壻也甚恭恒置上坐不敢齒諸子故壻之報翁甚隆每誕日捐金張讌備物為養走遠道丐名筆以揄揚其德美雖所生者不啻過焉皆厚之道也非他郡之所有也歲晏時豈塵鞅遠屏舊竹森然與喬木相映帶于高門華屋之間釀雲泉歌曰雲以為君壽君顧樂之將由六十以漸而

升用厎于七八九十庶幾乎百齡撫曾玄而友偓佺所立于世益大則禮于朝而獲恩杖于鄉而為賓考德稱壽者將有大書之文予言豈足以重君也哉

慶雲源王君夫婦六十壽序

徽居東南萬山間自中世以來不大遭兵燹故邑多舊家能保其族至數百年者蓋他郡所未有也凡舊家率以其地顯名邑中邑中人問而知其為某氏大率其長者尚樸而不華少者勤力而不望求所以保其族而不

良者又如此亦他郡之人所未有也休寧東南曰雲源王氏世居歙之西南曰篁墩之程氏世居之王氏之老者曰泰民君其從祖亞仕至陝西叅議以才行聞于時其祖均輔考棣芳皆不樂進取以隱德重其鄉泰民君事父甚孝與從弟思仁甚友謹厚淳慤一鄉之為善者歸焉其配曰孺人程氏葢篁墩之還率口者賢才勤儉以佐夫君其子三人曰政鼎齊咸皆與肖其德而拓其産有女三人其長之壻曰程音灝葢篁墩之還長翰山

者音灝以王君所生在七月二十日壬子之歲壽周六十而孺人所生在十月十日壽先一年夫婦偕老于一堂之上思有以樂其心志者謂非繪事不足宣其美非文字不足以侈其盛而雲源舊多佳水有八景者鄉先生范平仲嘗為均輔處士序而傳之音灝乃重作是圖分韻賦詩奉以為壽請予序予聞孔子有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又曰知者樂仁者壽蓋山水之有資于壽樂尚矣而人之所以致此壽樂則有間焉昔龐公夫婦躬

耕遺安可謂賢矣然疑其或有憾于養志服勞之子向平
畢婚嫁自放于名山可謂達矣然不著其有齊眉偕老
之樂由是觀之宣王君夫婦之美而侈其盛豈不宜哉
風日暄妍親黨畢集長者奉杯杓以升少者操几杖而
侍絲竹喧闐魚鳥翔泳仰而看山則曰此雲峯北嶺昔
之人所指以為不騫之壽者也俯而臨流則曰此南塘
煙澗昔之人所取以為無競之樂者也歌遊仙之章侑
沙溪之觴王君夫婦將心益休體益康由六十而七十

以底于耄耋期頤之域而遂爲一鄉山川草木之光乎予於王君生同邑于𠃔口長翰山之程皆同宗也故聞其德風而序以張之不辭

慶寧國葛君廷馨六十壽序

寧國縣之西安樂鄉百二十里曰鳳山葛氏世居之歲久族蕃因姓其地曰葛陂在宋有千一公者以隱德聞相傳丞相王文公嘗過其家留題有主人胡不歸爲我炊香白之句人皆道之而葛氏之名益彰自宋迨元有

拱長者為賢令君其族益盛在近時曰桂廷瑢君尤明敏端恪能振其宗莊恢業闓甲於其鄉而君年亦一周花甲矣十一月廿九日其始生之辰前期邑人周武葛奉其父命介予鄉人汪呂氏請言以為慶予不及識廷瑢而兩周君走數百里抵休寧其意勤其禮恭豈非葛君之行足感于人而然哉是不可辭矣予聞之葛氏其先若玄若洪俱習知長生久視之說踵而為仙載傳記者甚詳則壽固君家物又何旁求遠取之有然壽非難

有以致壽之爲難頗世豈無壽幾乎仙者而弗齒于君
子奚貴焉洪範五福主于好德仁者必壽宣聖有言德
固壽之本歟葛君生有至性事其祖㞕重處士及其父
志元公甚孝與其配胡孺人甚睦教育其子仲芬仲茂
仲美甚肅閭里之不平者諭之道俾兩解貧乏者推其
餘以濟之數不厭跡是觀之葛君之所積厚矣其躋于
壽甚宜然則由六十而耄耋與安期羨門相揖于期頤
之上殆未可知也周君不遠而來求所以壽之豈非出

於尚齒貴德之心不能已焉者哉予十年前嘗奉詔歸省自究陵過湖樂站遂由叢山關入新安愛其山幽而深水清而駛林木蔚然雞犬相聞耕者漁者皆陶然聚嬉有物外自得之趣蓋武陵仇池不啻過也意其中必有隱君子居焉簡書有程不得一叩為歉乃因周君而知葛阪者正在湖樂之境則葛君之慶豈非樂道而喜書之者哉然予於是復有感焉屏居以来多病日甚恒思葛巾杖屨歷選名勝以自適于塵壒之表矧宣歙接

境若東西家然他日或能訪君葛陂上和半山之詩尋炊香之盟而叩長生久視之萬一自葛氏者輒書以壽君且以訂後會之張本云

慶鮑君時瑩六十壽序

凡近世人之相壽者在江北則每值其始生日一為之其禮數而簡在江南則每十年一為之始于六十其禮疏而豊然古之人以六十為下壽八十為中壽百二十為上壽則人至六十始可言壽昉此乎慶之而加豊焉

豈不有得于禮之意哉歙棠樾鮑君時瑩之壽六十也其壻曰江村程約於予為族孫俾其弟庠生縉来休寧請一言申所以慶之者予嘗過棠樾見鮑氏之居櫛比鱗次于青山喬木之間其長者少者或耕或讀淳然有古樸之風故每有愛乎其人又嘗觀于郡乘知其先在宋有父子被難爭致命以相全者當時旌其門曰慈孝鮑氏自後累累有聞人若元山長伯源國初太史尚褧煜然為一時碩儒故每有羨乎其族夫其人淳然之

可愛也其族煜煜然之可羨也則時瑩之壽固宜有所發以為之重而不可辭矣縉稱時瑩之為人敦本好古沉静寡黙事其大父伯齡父萬春甚孝奉其兄時泰時敏時雍甚友與其配王氏甚睦教其子勵之以儉勤遣其女訓之以敬戒由是其二子光雄光弼皆克承其緒而女之長者適溪南吳氏次者適江村之程氏亦有嘉聞焉盖時瑩之大致如此其壽宜也非老而無所自見者也洪範五福壽之為先謂人必有壽然能享諸福以

理觀之豈獨享福之為得哉固將備諸行之為貴耳孔子由十五以至七十而未始自逸蘧伯玉年五十而知非六十而化矧下于聖賢者哉故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若鮑君之行所以淑其身成其家而無訾于鄉評者如此豈以壯而健老而弛者哉鄉飲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以漸致隆至九十而後六豆此壽之見重于鄉黨者養老之令七十者而肉帛之賜八十九十者錫冠服榮其身此壽之獲通于君上者吾

知鮑君由下壽而中壽而上壽為大賓于一鄉又進而膺天子之榮賜以名于一時使人稱之曰此棠樾里人賢而老者又稱之曰此慈孝後人老而賢者每十年一為之亦且有不一之書豈其禮致其壽烏覺其時之為疏乎予自江北還江南其所以壽人者益不可以數計然實無奇語可以為稱觴者之重特中其禮意云

壽意圖慶髮田吳處士暨其配汪孺人序

吾新安之人僻處而好古俗簡而性樸凡一切慶事陟

于紛華者皆不行獨以壽為禩禮之甚勤而恭益子弟之于老長與夫宗族鄉閭親戚友朋自六十始必一為之又不以幣不以酒肉而以文重其文之致慶也以詩以詞而不足則以序以記以傳又不足則以圖壽至於以圖而副之文焉其為禮也斯不亦勤而恭乎自予南歸凡以壽請者至無虛日益應接不暇而其情則有不能終拒者焉弘治辛亥冬歙長翰山族孫曰啟者嘗詣休寧告予曰吳處士正芳世居髻田其配汪孺人世居

叢睦坊啓之外舅姑也處士孝友而淳碩以善人稱于時孺人媲之聯德偕老二子曰普康普助皆勤慎克家而一女歸于啓焉孺人設帨之辰在歲之二月四日處士懸弧之辰在歲之六月廿六日于是皆年週一甲矣啓無以為禮則託諸繪事者為壽意之圖碩得宗長之文以張之久無以應也壬子春二月三日予在南山精舍啓復来申其請甚堅夫壽固人之所欲而不可必得者也惟其欲而不可以必得則随其老長之所至而致

隆愛之至也愛之施必由親始外舅姑有父母之道焉宜啓之為斯圖而有請于予也雖然東王公西王母與古安期羡門之儔壽之出于人者也句曲之山方壺之水與凡丹砂石髓之流壽之出于地者也青霞絳雪與夫沆瀣之氣弧南之光壽之出于天者也青鸞白鶴以暨蒼鹿玉蟾之屬壽之出于動物者也喬松慈竹與夫後凋難老之木壽之出于植物者也蟠桃肉芝與夫青精胡麻之饌壽之出于飲食者也華陽之巾紫綃之衣

與夫星冠鶴髯之類壽之出于衣服者也鸞笙鳩杖以及藥龍茶竈之華壽之出于器物者也凡世之所謂壽者舉而付諸一圖則啓之所以致壽于處士孺人者可謂至矣予復何言雖然德者壽之本也洪範五福先壽而主于好德孔子論壽歸之仁者壽而有所歉于德亦奚慶之云惟其德也而後慶之者非溢美當之者無愧色若處士孺人之所為壽與啓之所為圖而宣之者予烏得靳不一言以為之重哉吳之先出番君孺人之先

出越國公其流澤甚遠兩族相高而子孫多賢者若㢋士孺人可見矣他日由六十而七十八十九十以㡳于期頥所以慶之者益勤且恭當有名繪筆以暨巨公之文重一鄉而鳴一時又不但如此而已

篁墩文集卷四十一

故妣夫人林氏行狀

夫人諱淑清姓林氏世為閩人林之先望西河再望下邳自秦漢來遠有世緒迨晉散騎常侍晉安太守祿始

由下邳家閩中祿十四世孫萬寵唐明經饒陽太守萬
寵子韜披韜孫攢福唐尉以孝旌門披九子皆仕為刺
史號九牧林氏其第九子邵州刺史蘊為劒南節度推
官斥劉闢之叛以義烈聞披四世恩始仕王氏為進奏
使恩再世仁翰仁肇仁翰仕為南唐樞密都承旨倡戮
朱文進以安王氏仁肇入南唐以功至洪州節度使亦
死于忠其名績並見史冊仁翰六世孟似宋紹興中廣
州司里參軍定居閩之環珠里大田驛孟似生質從學

考亭號居窮先生質生世謙翁元宣授進議副尉夫人高祖也妣應氏曾祖起宗贛州録事司判官妣程氏祖子隆國朝洪武初坐累謫官之綏德再徙河間遂為河間人妣賀氏考順能嗣父以殖有家妣李氏生子女各一子璵仕為淮之安東簿女即夫人夫人生有淑質孝謹聰惠而剪製烹飪一切女紅皆能父母奇愛之俾讀列女傳女戒諸書輙領悟其肯綮未笄喪父哀毀骨立事安東君如父而安東君素嚴重思擇婿莫可當意者

顧嘗與先尚書少保㫝毅公同小學請于母曰吾女弟之行無如程某者故夫人歸于程氏程之先亦自新安徙河間當是時先公方為儒學先曾祖俱贈尚書府君在堂無恙先祖母張夫人有四女未嫁一幼子未婚家務叢𠍴日不暇給夫人親操井臼治酒漿上奉兩世舅姑咸得其歡久之先公舉進士得官而夫人益服儉素如未顯時凡遣四姑嫁一奩以皆分已奩具而衰俸金以足之四經舅姑之喪莛先公襄事無違禮先公出入中

外四十年兩督邊儲一領巡撫三治軍旅夫人獨任閫
政奉先教子不以貽先公之憂親黨慶弔以時而豐歉
惟所當於新安河間居伯叔子慈煦如一安東君諸子
亦擇其可教者俾學于家塾其一芳為河南長社巡檢
其一英為山東青州訓導夫人御僮僕嚴而有恩待故
舊禮意周悉隣婦重姥至或解衣衣之雖數不厭平居
言貌温和而緩急之際出一語必中理確不可易先公
每嚴其遠識景泰初先公為吏科給事中受勑封孺人

天順中爲都御史受誥封淑人成化中爲兵部尚書兼
大理寺卿進封夫人晩就養京師不幸以弘治乙卯七
月十日以疾終于正寢距生永樂戊戌九月十一日得
年七十有八疾革前呼敏政語之曰勉力報上恩以光
祖宗我年已老得從爾父地下於願足矣嗚呼慟哉子
男三長敏政儆倖進士待罪太常卿兼翰林侍講學士
敏德國子生授詹事府主簿改蘄州判官卒次敏行儒
學生亦先卒女一適忠義前衛指揮同知淩雲漢封淑

人孫男四人壎蔭授錦衣衛百户次圻早世次塏次堂
孫女四長適邑臨塘范翊次適婺源大坂汪玄錫次適
新安衛指揮子朱儀次適新安衛千户子于恩敏政不
肖不自殞滅而罹大故擗踊攀號叩地無所兹將解官
奉柩歸于先公賜兆得吉遣官諭祭給驛歸其喪仍命
有司壙合窆謹終詔後法宜有銘敢掇拾遺行爲一
上干執事者顧苫塊餘息言不成文惟鈞慈軫念賜以
不拒使潛德於昭死生之幸也伏楮怳然無任摧裂孤

哀子敏政泣血謹狀太常寺少卿南陽李東陽填諱

篁墩文集卷四十二

贈武畧將軍錦衣衛副千戸孫公墓誌銘

公諱忠字克誠姓孫氏上世居蘇之長洲祖曰師道元樞密院判知大寧義州事國初戰歿松山子福興始以二州内附公之考也公宣德初從在軍中即鋭意功名事然無以自見適宣廟遣使入朝鮮及招諭阿穆河之地從楊拉達呼扳去者公慨然請行既至宣布朝廷威德

聽者凜凜朝鮮國王加禮甚恭阿穆河叛者皆願内屬公遂與俱來宣德壬子復遣使朝鮮及呼拉袞公既兩出使熟諳其國道路遠近要害及其土俗人事蕃人無敢詒之者明年呼拉袞引兵數萬侵朝鮮掠其境朝鮮以聞宣廟復遣公等以手詔問呼拉袞及至呼拉袞見公等稽首請罪悉還其掠者正統辛酉復遣使朝鮮既還從太保朱成公北征丁卯詔公等以金幣使衛拉特至繁腰山遇中國男子十一人南走敵追及將盡殺之公

諜竭囊貲為贖又作番語觧之敵悟遂以叔納經中十一人者得不死已已再使時敵人額森以敗盟内侵遂刼公等北去至大金山柳園縣適英廟在狩見公等慰諭久之各進署一職明年扈蹕還京師後七年丙子英廟復位乃授公錦衣衛百戶如已已詔又三年遂謝病返故鄉以官授其子賢居十有三年而終時成化庚寅冬十月丙寅也享年七十有三公天性淳篤不類武人奉母甚孝其謝病而歸也逮母夫人喪時年已七十哀

毀踰禮手植松檟數百章卒以憂瘁致疾不起友其弟
弑無纖芥反目意身使異域三十餘年每行則正使必
以行營機宜付公公亦悉心為之致力常先事而計畢
中肯綮庶幾古之善使者與配王氏有賢行子男二人
長即賢以功進武畧將軍副千戶故贈公以其官次正
女一人適錦衣衛百戶何琳公之終也賢以侍禁不敢
東還發喪乃遣正奉公柩北上將以成化辛卯某月某
日葬公于順天府通州阜壕鄉之原前期以狀來乞銘

走憶順天初家君受詔視師遼東始識公于京邸握手相好成化初家君總師討四川貴州山都掌叛夷賢隸戲下且公父之墓石家君書之公之墓石走豈可以不書銘曰

猗嗟孫侯發軔自東有偉其器丁時奋庸爰入朝鮮名王稽首載涉東方招我逋寇海西不靖罔睦其鄰公將帝命國威以振公使北庭皇狩于野迢遞屬車公為從者想昔定遠爵典功崇公獨何為一尉而終公雖云亡

有子丕顯將軍之封懿此國典渺渺靈舉痊彼郊關我銘其中千載弗刊

篁墩文集卷四十三

先高祖徵士府君阡表

我先高祖徵士府君之塋也適更家難弗克葬舉行以表墓道蓋七十有四年于今矣前乎宗源之相去者益遠後乎孫支之方來者益分尤不可無述以詔來者於是斂政謹第錄之奉以告諸家廟而鑱之石焉惟我程

氏自新安太守元譚當晉東渡以民請留賜第郡之篁墩傳十三世生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以起鄉兵禦侯景亦廟食于郡忠壯十四世生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澐又起鄉兵拒黄巢凡三世有功新安肖祠蕃昌號稱碩宗中丞次子歙州兵馬先鋒使南節始别居休寧陪郭五世生宋閤州團練使贈太尉金建炎初與金人戰死子先誓守墓不仕號東隱生三子長永正以門功帶御器械遂居杭州次永奇與父同受學於朱子號格齋分居

邑小東門府君所自出也次承彰鄉貢進士元初以李
世達之變將屠新安故官陳宜孫力相保聚而承彰五
世孫隆興縣人趙象元蹈白刃說之民賴全活行省承
制用三人者為本邑令丞尉安集之承奇五世孫榮秀
仕至江浙儒學提舉娶劉氏封彭城縣君提舉生文貴
饒州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娶鄭氏提領生社用薦為
承奉班都知不赴娶吳氏二子長即府君次為安定忠
愍侯閔勝府君諱吉輔字昌祐天性端慈氣宇不凡美

鬚髯長及半體見者以為異人時陳令姪壽翁趙丞孫子常皆慎許可獨愛重府君兄弟壽翁子常即世所稱定宇東山二先生者也府君以通家故間從之游因涉獵緒經史而尤好兵律星筮之書得其肯綮至正末婺源人汪同起義捍紅巾保鄉井忠愍侯發兵應之府君及同兄叡皆儒者不欲共事乃悉力持家以佐軍實丁酉衛國公鄧愈下徽州開府於我程氏久之發同與忠愍侯詣南京高皇帝大說命同還守婺源留忠愍侯從

征伐未幾同北走燕忠愍侯以節死僞漢駙馬王克恭
鎮徽將復召府君與敵置軍中兩人者先後固辭乃已
洪武庚戌詔江南諸郡縣大家一人詣闕府君與行高
皇帝親御奉天門賜宣諭戒勉府君歸益韜晦足跡不
至公門有司累徵辟皆不就丁酉有詔諸功臣歿鋒鏑
者具衣冠擇地以葬忠愍侯與焉府君乃出言臣弟國
勝嘗以禦張士誠駐富陽愛其地佳勝願卜葬於此又
走富陽會族人之在杭者得兆於縣西三十里長山之

麓御帶公墓左葢已乃還盖自是不復出矣府君家居嚴而有法遇人無少長貴賤一以謙尤篤於義見榮獨者必振之初伊川先生子端中端彦從南渡居池州圑練為池州統制因通譜馬傳六世而河南之裔繼之即提舉也端彦七世孫祉復以仕縣居休寧而提舉又以次子李榮為之後故府君於伊川家世遺墨及誥牒之類所得最多鋟梓刻石至傾橐弗恡教諸子皆績學其長即先尚書公洪武末嘗應詔當得官以府君在堂

謝歸養卽歸而邑大夫獲罪事及之坐謫戍河間府君處之泰然曰古人不尤外至者而懼内脩不足謹王事以不辱親亦可謂孝矣尚書公受命唯謹府君晚歲家益落去隱邑之篠真山不復問世事日與道流者居怡然若有得也永樂戊子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家距生元至順庚午十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九配孺人吳氏諱延同里人父𦙍齊母程氏克相府君以綜家政媚黨稱之生元天歴己巳四月十五日棄世於永樂癸巳四

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五合葬縣東北三里許水橋干
子三人長杜壽即先曾祖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次
原恭福建尤溪典史次道嶽孫五人長晟即先祖贈吏
科左給事中累贈官如曾祖次祇次昱次宣次旭曾孫
八人長信即先考太子少保襄毅公次佑瀋陽中屯衛
指揮僉事次倫次儉次俊次偉次傑次侑玄孫十五人
長敏政左春坊左諭德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敏功早
世次敏文敏通敏事敏聰敏時敏恕敏英敏才敏芳敏

子敏庸五世孫四人長坦早世次燻錦衣衛百戶次圻次塏嗚呼府君之德厚矣乃不食其報以終於轉徙業用弗振至我襄毅公始獲讀其遺書而以文武忠孝大植有家顯被列聖之寵光上追隆其祖禰下覆蔭其孫仍門閥再新泉壤增耀而府君不可作矣嗚呼凡我後人感盛衰之靡常思保家之不易其尚謹禮守法相與嗣其業而葺之於無窮則亦庶幾府君之志也哉

祁門處士汪君墓表

君諱畊字君畊姓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後越公以勳德廟食於徽九子散居六邑君之先出祁門六世祖應星元徽州路學教授高祖元相總督徽寧等七州倉庫大使曾祖學錄祖仲機父子瑞三世皆以才雋聞妣程氏生君有至性英悟過人初子瑞為里誹構死程亦繼卒以君託其兄嫂居每聞人道父母時事輒哭不能已稍長出從鄉先生游未有知也一日浴溪上鄉先生曰獨木為橋難度容君應聲曰衆材成室可容人始奇之

曰汪氏有後興者必在此子君亦卓然思以自見出應公役入理家政不以重難者諉人由是業漸以裕門閭一新君喜讀春秋史鑑說古今數千載事如指諸掌每召子姓環立以聽是是非非率緣經史為義里之弗率者諰之世事紛華一不掛意而拯人之危振人之乏恒恐弗及歲時奉先必前期戒嚴至臨祭猶走閱舟三然後將事哀慕如新設家人求析産止之弗獲則多取瘠田羸僕以示自艾猶拳拳以詩書之業不振為憂乃刻

意教子延師盡禮不復問家之有無人或嗤其迂左君謝曰我雖一子顧不失為士耳不敢從人逐利也鄉人無少長稱良士必曰汪君歲天順庚辰子恕中乙榜授河南校官遂請分俸以為君養君安之曰是吾家筆耕可獲者雖萬鍾何加焉壬午夏五月二十三日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六配謝氏佐君起家宗鄙稱之先君十五年卒別葬邑之二都白石原子男一人即恕也壓汝寧之新蔡撫之金谿台之臨海三學教諭嘗膺聘考福

建山西河南鄉試以文行知名女二人長適監察御史胡淶次適其孫男四人長浩成化辛卯鄉貢進士次泳儒學生次澍次滋孫女三人長適方通判曽孫某次聘陳徵士孫某次聘程布政孫某先是君卒之明年恕奉婺邑之一都張村原久未有表其墓者以予隣邑人當知君乃自狀其行以請予聞漢世經學傳家者稱韋氏父子當時為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至今誦其言以况世之業儒者若祁門之汪其先世固多

顯達而在元季以春秋名者稱環谷先生克寛其先葢與處士君同祖越國公故祁門春秋名天下而處士君教諭君父子竝以是經成名其時才位所到將比跡韋氏葢未可知而處士亦且脩身後之榮增光前人可預卜也事宜書之以為世之業儒者勸

尋樂處士程君墓表

婺源髙安宗人質佐予編刻程氏統宗世譜既成奉其先君子尋樂處士年譜及狀請書其墓上之石予閱其

名則愯然曰尋樂者周程子之所以從事乎孔顏者也子之先人以是自名其志不可得聞矣其何辭以表之固讓不獲閲其年譜得其所自為序凡數百言詞質而不華義嚴而不廹樂天知命之餘而又有憫世嫉邪之意焉嗚呼此其言固將有志于所謂尋樂者歟又閲其狀得其平生則處士九歳而孤能立志亢宗不落人下於詩書六藝之文蓋無所不究而尤以力行為事事嫡母得其懽心撫其弟子之幼孤者舉不失所遭母喪哀

毀踰節卜善地以塟一本之朱子蔡氏不惑于巫祝先
墓所在護視唯謹買贍塋田畫圖以示後人處鄉黨是
是非非不苟徇邑大夫以客禮之有不決之訟或以付
君君一言而解嗚呼此其行固將有志於所謂尋樂者
歟高安程氏在諸程中最以詩禮名處士諱汝字希嶽
五世伯祖復心是為林隱先生著四書章圖以翼朱子
高祖致和是為孝則居士從學雲峯胡先生曾祖彥禮
祖公秩嘗復新安程氏始遷祖太守府君之墓義聲動

人父思凱母方氏所生母鄭氏以節聞處士生宣德庚戌三月十五日卒成化戊戌十一月二十九日得年四十九配石泉汪氏諱留貞海陽知縣藻之女年三十八先處士十二年卒賢淑不壽姻黨悲之子男三長質也好學力善梓行家教輯錄以惠族人又本先世之志著家範以輔之建景忠堂于墓側以祀父蓋處士之教成於家者如此次馬早世次表尚幼孫男三長廷憲次廷思次廷忠女一適同邑考川胡嶺處士之塋在其里澄

源伯山之陽噫自鄉舉里選之法不行士之卑者溺于詞章高者淫于佛老治不逮古豈一日之積哉若處士者其行無過高難繼之節其言無非常可喜之論然知力於心學而不昧於義利之途有王公大人老師宿儒之所恍者使其獲中壽少見於時行業所成當不止此乎蓋深惜之爰撮其大者為之表仁人志士過其下將慨然太息而式之曰此尋樂處士之墓也夫

筠軒處士程君墓誌銘

君諱隆宗字宗道其族曰休寧富溪程氏蓋梁將軍忠壯公之裔其見新安程氏統宗譜君曾大父僖大父齊父尚德娶梅林汪氏女而生君君有美質喜讀書通其大義而獨於先世遺文率成誦蓋有元宗之志焉嘗一出吳越間歸而卻掃治家睦族禮士周貧悉有常度不為奇詭之行然篤孝友及憂人之憂殆有人所難者嘗建愛日樓以奉親親安其養母喪廹歲終力不能聳石襄事忽夜聞椎鑿聲曉有崖崩於近基墓藉石以完初

尚德翁以季弟巽成易族人永寧女而互育之君念不置倡諸弟逆巽成歸而又禮嫁其女弟於高山吳氏義聲動人君居鄉一以誠有禱於神往往致應事雖適然然人率以是敬服君君之先在宋有舍人府君號最顯其言曰無毀之謂譽無憂之謂樂無求於人之謂富無屈於人之謂貴君終身誦之且自號筠軒以寓堅節抗塵之意君生永樂己丑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成化戊戌十一月十四日壽七十卒之日姻族子弟入問後事無

他言惟諄諄以不墜家聲為託未屬纊數問左右申時曰申矣洪而逝以是歲十二月十八日祔塋里之東干祖墓負艮向坤初卜十九日而姻族有強之先者會其日晴而翌早乃雨雪大作嗚呼異哉君娶黄川吴氏女克相君子男六長泰和次泰初先卒次泰常泰瞻泰昇泰貞女一適商山吴景存孫男十一長應蒼次應仁應曦應昭應昉應昀應早應暕應晶應昺應暶孫女七長適吴永清餘在室君葬久未有銘於是泰和以君從弟

景宗之狀來請銘將追納壙中予蓋與君同所自出亦竊聞其行義恨未之識也然君之先銘實出宗老端明公及呂左史方庵谷諸先正而君銘乃屬之予予言豈足以永君也哉銘曰

不求異乎人而常獲乎神彼何心哉出類離倫東干之阡有美程君有刻斯文將無愧乎貞珉

篁墩文集卷五十四

與李尚寶士欽書

弊縣請印吏北上曾附一書計達左右矣緬維宦履亨嘉鈞眷迪吉爲慰僕奉親讀書課耕之餘遠託雲庇甚安惟人事往還頗勞擬今冬築室山中庶多病之軀少獲閒靜之樂所委古穰續集編完付唐希凱繡衣附上更有壎子親事于六月廿六日聘汪文燦太守之女不及遠請尊諭負罪良深亮在至親不加誚責瑩姬及六姊俱好亦漸忘其在山鄉矣錫姪及二兄鏞銓學必大進可喜僕至家作義塾令壎子塏姪與同宗子弟十餘

人讀書其間僕親課其章句中年始為學究亦有樂處并發一笑河間路僻絶不得彼中音耗白尚文表弟及敏聰弟見時乞轉與一道平安因汪廷訊親家入京便專此申起居之忱時在水南山莊匆匆仰惟情照不宣

簡朱博士

久别不審動履何似因鄉友詹存中入閩附此起居并有所告林下無事閲先儒有程朱氏録一書將重編刻行欲求文公先生諸子諸孫進用誥牒行實碑誌文字

及世系之畧登載其間以見聖賢世澤之長俾後學有所嚮仰企慕不獨為棗梓之光而已煩存中録寄亮不外也道遠惟自愛以幸斯文不具

簡汪僉憲從仁

碌碌之人上煩臺評荷天子大恩不加竄殛俾獲奉母還鄉耕鑿之餘惟日禮紫垣以祝聖壽而已抵家後承令伯邵守先生不棄許締子女之好得託高門為幸倍萬賢昆玉處必自有書不敢覼縷因便輒附起居之誠

外殿講王世賞先生處一書煩轉致之舊見江右二司有太極圖歷代傳授統系圖甲子歷年圖三板遇便乞印惠三五紙以貴山房又廬陵在宋末有王梅邊先生諱炎午字鼎翁其詩文號吾汶藁所居與殿講相近亦欲託傳抄一本見寄將有所考也行部至日不恡一訪為佳

篁墩文集卷六十二

乙酉歲瀛東別業雜興集古九首

獨在異鄉為異客王摩詰十年蹤跡走紅塵陳希夷歸來池

苑皆依舊白樂天萬紫千紅總是春朱文公

不妨遊子芰荷衣杜工部散髮行歌自採薇秦系洞裏幽

花莫相笑歐陽公此心非是愛輕肥張乖厓

與客攜壺上翠微杜牧之暫時相賞莫相違杜工部白鷗自

信無機事趙子昂見我猶穿曲岸飛司馬公

雞犬圖書共一船杜牧之傍花隨柳過前川程明道醉來睡

著無人喚杜荀鶴只在蘆花淺水邊司空曙

春風疑不到天涯歐陽公且在芳尊戀物華杜工部謝却海棠飛盡絮朱淑真一年容易即黃花王荊公空林獨與白雲期王摩詰一任輕風拂面吹朱文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王荊公起來幽興有誰知寇萊公滿架薔薇一院香高千里暫偷閒卧老僧房無名氏日長睡起無情思楊誠齋閒拂塵埃看畫牆王仲至綠槐垂穗乳烏飛司空曙白鳥銜魚上釣磯劉長卿便覺眼前生意滿張南軒斜風細雨不須歸張志和

行人本是農桑客 薛太拙 自恨尋芳到已遲 杜牧之 君寵母恩俱未報 貫休道 買牛賣劍定何時 張雲莊

篁墩文集卷六十九

重慶堂壽戚晚孫錦衣績宗父子

誰似侯家得慶多畫堂歡動壽生歌椒蘭接地春難老橋梓凌空翠不磨膝下兒孫爭戲綵門前冠蓋匝鳴珂由來積善非天幸銅狄還堪幾度摩

衣錦相承父子身都城爭識帝家親閥閲宮那復歌周魯

松嶽曾聞降甫申玉露金莖延暮景錦章銀甲調長春
一堂恩壽皆誰賜祝手當天仰聖人

送蕭文明給事赴謫

滿城風雨作深秋一摧憐君向遠州臺省幾時無謫官
郊亭今日倍離愁一家飽暖皆恩賜萬里江山足勝遊
天與高才終赴闕莫將詞賦弔湘流

揚孝子哀輓 大理卿之父

令人冠服古人心處士當為世所欽但覺眼看家慶遠

不知身閱歲華深九重雨露綸音煥一夕風霜劒氣沉

至性却疑元不死繞墳松竹晚森森

何處悲風起墓林經年荒草鉢池侵兩兒久抱啼烏怨

一老能酬薊鴈心瘞玉銘垂千歲遠焚黄恩入九泉深

淮東士女知潛德不忍重聽薤露音

篁墩文集卷七十八

題沉石田懸崖松

根蝕蒼崖露半腰聲隨風雨落寒潮小堂六月題詩處

不覺人間暑氣消

分得聽鶴壽箋侍御承德乃尊

林下閒軒養性靈月中清唳可人聽笙歌輾輾尋常事藥餌相將八十齡新爵近承天子詔舊圖時拂老人星賢郎寄壽無餘物一卷親書相鶴經

司言儀賓府賞菊

眼底衆芳搖落時主家猶見菊花枝偶同遠客燈前笑却後諸公卷裏詩樂趣定期邀月飲交情誰比傲霜姿

曉香明歲還如故百遍相招我未辭

未軒文集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豐城楊廉方震纂集

公名潛字仲昭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天順己卯鄉薦第六人成化丙戌中二甲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丁亥授編修諫預作鼇山煙火詩左遷湘潭知縣用給事中毛弘言薦改南京大理寺評事乙未相繼丁内外艱己亥即吉乞休致家居十年弘治初元御史姜洪薦庚戌陞江西提學僉事丙辰乞致仕以歸正德戊辰十一月初一

日卒於家年七十有四號耒軒復號退崗居士公十五六時遂專意古學凡先聖先賢一言一行無不究極淵微必實踐而力行之於周程張朱之書韓柳歐蘇諸家下至農圃醫卜之學無不遍覽其為詞則專宗朱子焉公授編修甫三月有旨命翰林賦煙火等詩預為元宵賞玩之具仍出舊詩令擬述進呈辭多不經特以代俳優者之言耳因與同官編修章懋檢討莊㫤議以為翰林固以供奉為職若鄙褻之詞豈宜進於君上況吾人

荷國厚恩恒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又何敢為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因上疏極言不可冀以開悟上心禁止其事用事者大怒取旨逮至午門命衛士各撻二十斤補外公得湘潭縣知縣時刑科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特旨改公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南京諸司直堂守門隸卒皆入月錢公謂既以直堂守門為名而收

其月錢以充私用是亦義所不當得者也縱上下相安無有以為非者其於心安耶悉却不受其謝獄務以抑豪强伸寃抑為主有御史縱子弟强取人財物子女者刑部曲為隱蔽公卒歇之有强盜共掠一婦而復轉賣與人刑部止以强奸坐為首一人公必欲皆坐之卒從所歇公迍居父母喪四年不離苫塊食惟蔬果酒不入脣終喪以二親皆逝無為祿仕遂引疾丐休家居十年弘治改元以御史姜洪薦有詔起用赴京陞江西按察

僉事提督學校至則嚴教條以身倡率之宦家子弟未嘗假借凡經識拔皆一時名士如羅欽順劉玉汪偉陳鳳梧皆是也弘治乙卯遂上疏乞致仕至丙辰再疏始得允家居惟以著述為事撫廵藩臬及郡守嘗請修志如八閩通志延平郡志邵武郡志皆出公手筆云挾策滔滔藝焉為事獨於名理歪所耽嗜翰林供奉豈專文字誰生厲階曲學阿世席未及溫三已三仕經濟胸中多未展試何以見之閩中諸誌

莆陽文獻列傳

邑人山齋鄭岳著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號未軒祖壽生見前傳仲昭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甫三月被命翰林官各賦元宵煙火詩且出舊製令擬述以進仲昭以其詞多鄙俚近俳優非儒臣所宜為與同官章懋檢討莊㫤共疏論之謫補外仲昭得湘潭知縣時有翰林三君子之諺言官交疏請復其官乃改南京大理寺評事不例收隸卒嗣直有富室弟訴其兄匿先世遺貲者計所匿多逮

禁物法當沒官富人廣行賂求免仲昭持不可卒沒之有盜劫一婦共汙且鬻之法司以盜未得財止坐首惡一人仲昭謂盜汙良人當死且鬻而得直非財而何卒從其議陞署寺副遭丁內外艱遂引疾家居會廣東提學員缺太學生簡進等乞起仲昭補之不報弘治初元御史姜洪等言仲昭學問淵源恬退可嘉令有司以禮敦促三年赴京陞江西提學僉事拳拳教人以行實爲先值額例行簡汰太嚴物論譁然仲昭亦自以與時不

合再疏乞致仕仲昭前後所居官不滿三考家居之日最久儒雅醞藉為鄉邦儀表平生刻苦為學於書無所不讀精於校閱嘗修八閩通志延平郡武府志南平縣志又與周翠渠共修興化府志文詞雅正有未軒集若干卷

墓誌銘

三山泉山林瀚撰

予友未軒黄先生以正德三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家訃報且致遺言謂予為知已銘必以屬予予與公義同年

且予内子公之女兒庭梧其所出也予又何辭遂序而銘之公出唐御史滔之後其後有曰公度者為宋名臣曰補曰績曰仲元者為宋名儒公之世祖也勝國時有為醫學教授曰大有者公之高祖有封工部主事曰文主者公之曾祖太宗朝有曰壽生者以翰林檢討為纂修五經四書官公之祖也考子嘉為東鹿知縣兄漯為御史又有父子皆舉解元進士父曰乾亨為行人子曰如金與希英同科先為庶吉士今亦為御史公之族

姪孫也其與希英同出曰希濩者領甲子鄉薦則公諸孫也然則莆固多賢而黄氏一門尤盛吾於此益信吾夫子斯焉取斯之語萬古猶一日也公諱潛仲昭字以字行未軒其别號晚更號退嵓居士世家莆之東里公以天順丁丑補郡庠弟子員已卯舉鄉試第六成化丙戌舉進士第二甲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丁亥拜編修尋外謫為湘潭知縣又復内移為南京大理評事歲癸巳陞寺副弘治庚戌擢江西按察僉事總學政丙辰致

仕歲乙丑詔進階朝列大夫公十五六時即篤志古學遠宗朱子近得自家獨不懼四如諸祖之傳為編脩甫三月與同官今大司成章德懋檢討莊孔暘同以燈疏忤旨一時士大夫有三君子之稱先殿元羅應魁亦以修撰言事謫於是又有翰林四諫之號念予庶吉士時憂去愧不與公謫湘潭時給事中毛弘等直公等公與德懋又同得前大理之命寺之直堂守門隸卒率皆取其直而逸其人上下相安以為故常公謂義不當得竟

不取評事納薪者例二人同官者援京例擬增一人以上請公與德懋曰吾二人在罪謫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今不署名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時有臺官縱子弟不法論者曲庇之公不許有富民兄弟相訟其家器物多干法當沒入官富民䝉交游論者亦曲庇之且陰私善公者以請公亦不許戶曹屬吏有為監倉大僚所構陷者公曰罪下官以媚大吏吾不為也亦不許又有數人為强盜不得他財物惟得一婦人去相與

汙辱之後屬之論者坐首惡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減公謂人與財孰重既得其家一婦人且辱之且屬之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凡所不許者皆反覆辯駁務盡其情所司亦多是公卒歸於正由是平反號多而忌公者亦衆矣三載秩滿東鹿公有文林郎母鄭妻羅俱有孺人之封又請歸省既歸半載之間怡愉膝下東鹿公與鄭孺人甚安之還官僅半載是為歲乙未丁内艱其年十一月繼以外艱公之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殆數

日其哭泣也恒夜以繼旦人至不忍聞四年之間不離苫塊食惟蔬菓酒不入唇成化己亥服闋赴京遂引疾乞歸或勸之留公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禄以為養今養亦不逮吾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室下阜山中課耕植木讀書為文唯日不足暇則與田夫野老徜徉談笑得美蔭則共坐得酒則共酌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黨間有關節語者公甚拒之久則胥相信不後至矣一日廣東提學僉事太學生簡進

等乞起公不報弘治改元御史姜洪以公與徳懋孔暘皆宿學當名用上訃之至是公家食者十有七年矣三原王端毅公恕為吏部奏詔起公令所司以禮敦促歳庚戌至京公叅謁吏部報入端毅公及門迎之以賓禮揖讓升堂相向再拜縉紳兩高之既而端毅公注公充纂修憲廟實録官以須大用當道者皆公翰林時舊僚以宿忌竟沮之遂有江西提學之命公之為教也務先行檢而文藝後責焉慮諸生於唐虞三代之事有未知

也於是有通鑑前編之刻慮諸生於朱子綱目之指有未知也於是有綱目書法之刻又以君子立身莫先於禮於是定冠昏喪祭之儀刊布以示後學至於考校之嚴取舍之公則不待言矣歲乙卯仍疏乞歸慮不得報繼以二疏得請之頃喜動顏色郡邑師生以禮為餞公一無所受既抵家尋舊樂如故閩之八閩通志延平興化邵武南平縣志暨孝宗皇帝實錄事目皆出公手公益精於校閱契勘未嘗以勞言用是精力亦盡於此矣

公累世宦家然卒以清白相遺不植生產家無厚積而布衣蔬食自如官無厚祿而二親甘旨恒具且先志承顏惟恐一毫少拂其心庶母張事東鹿公甚謹公事之如事母其沒也為之心喪三年兄早世撫教其遺孤無異已出與夫葺先祠修祖墓惟力是視未嘗以有無為言皆以成東鹿公未成之志也公聰明敏達凝重純篤平生刻苦為學書無所不讀務究道德性命之原不為口耳章句之習作為文章典重渾厚亦無艱深𧩙牙硬之語

雖剛方然不至絶物雖含宏然畛域甚明無諓語無惰容身若不勝衣至於辨論古今商確政務則又犂然執議勇不可奪辭受取與嚴而真實苟為非道一介無取其英英邁往之氣自其壯年已高視無前矣是以振策長驅略不顧忌雖觸逆鱗墜深淵未嘗少動其心及其晚年操執愈定惟義是視豈復知有谿谷機穽在吾後先當前却哉是以其進也非苟禄其退也非避事孰得而重之亦孰得而輕之哉公生宣德乙卯距今戊辰得

年七十又四配即羅孺人側室洪氏子男四女六孫曾而下若干人墓在文賦里雲峰之麓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腹則百氏志則千古直溯虞黃何有秦楚山摧海涸獨立者誰雲行雨施略見纖微柄鑿一戾屣脫如棄其行其藏天開日霽唯有完節斯有完名允矣君子吁嗟先生

醫閭集卷四

參戎李公墓誌銘

敕命分守錦義二城地方右參將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卒欽力疾往哭之既成服厥冢嗣繼宗衰經造余稽顙泣致其叔父之命曰吾兄不幸棄世葬之日將刻石墓道知兄深者莫若吾子願紀其實以圖不朽余辭弗獲按公姓李氏諱英字世傑其先永平盧龍人洪熙改元伯祖考諱斌以鳳陽留守中衛指揮同知調廣

寧中衛傳官宮考諱春復以武功進指揮使卒時公方八歲母夫人陳氏撫育之公自幼豪傑才氣過人比長襲官閑武藝成化戊子以軍功進都指揮僉事癸巳進同知己亥進都指揮使擢主都司軍政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庚子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錦義之帥臣簡命公充右叅將分守焉在任七載訓兵固圉安養教化禮義日興以疾暴卒義州官第年四十四成化丁未正月十八日也公孝友愷悌豪邁明敏而尤尊賢重道以故

居家在官廻拔流俗巍如也公律已廉慎戒遠聲色初
錦義有佃戸輸粟帥府者五百人公不以為義罷去之
在都司日禁樂婦不得侍燕會有名女樂者其長必問
知無公在燕乃敢令往且不喜妄殺弱冠時從都憲滕
公防邊至希林手捕一男子自言本中國人被掠陷此
左右勸斬其首以圖功公不可曰寧無功不可妄殺生
致於官尤勇於改過嘗好獵喜縱鷹一聞禽荒之規即
謝改之厥後非閱兵不狩終身不縱鷹矣三衛部落有

歲為邊患者以燕狗子為謀主狗子開原人竄入敵中
故導之侵邊公密計因其欵塞狗子為譯者執歸於獄
死焉自是累歲無邊警公之安邊却敵不專恃勇而用
謀又如此錦義民居久敝之材修葺公率兵境外防範
之令採以為屋雖寒暑切身出入邊庭不憚也歲嘗大
祲軍士苦饑公出己粟給贍之慮官屬家子不知禮義
躬聘師儒設館府第聚而教之化鄙倍為循雅焉其安
養教化皆類此也然匪直言教實躬率之方分守下車

日即建祠堂謹時祭及喪夫人一遵朱子禮不用浮屠法以故兩城化之捷於影響義州有千百戸讀書者數員公悉置之府下日令講說大學衍義以求修治之道推所得以措諸行以故知見愈高勲德愈著公之心恒恐民不安生土木徭役未嘗輕舉閲士卒貧無室者命籍其名以進將為措資納婦使免鰥居之苦義州東北鄙土厚宜穀前守者患敵禁弗得田公欲置卒耕守兩以詿誤待辯辭任弗果今年元旦後方簡官䟽軍丁貧

無田者使居其地且耕且守人甚便之又以茲土不尚
紡織民苦於衣教諭吏民為之俱方下令而公不起矣
民不終惠士論惜之兩城聞訃若喪父母於戲公之早
世兩城失公命矣夫公母弟雄嚴毅忠信嘗以武功錫
冠服亦信古道覩文儒喪祭之禮克承公志不染流俗
以是年三月九日歸葬廣寧城西先塋配方氏封夫人
性嚴重閨門清肅先公一年卒合祔公壙子男六繼宗
繼先繼志繼明繼美繼德女一遼東都司白公冢子濬

其堵也世之帥臣保邊衛民足矣况知所以長之養且𢙣能况又有以教之公兹兼焉不啻賢於人一等矣迹其所以信古好學為之基也惜乎天奪之速使其永年德業可量哉銘曰

於戲李公才高氣雄幼孤卓立克建豐功尊賢重德聞善即服葬祭之禮為民作則惟忠惟孝克養克教推已及人化成邊徼天胡不仁降割吾民一夕之際俾失慈親號兮啼兮我公不知饑兮寒兮誰食誰衣公即幽堂

地久天長刻珉昭德萬世其光

醫閭集卷七

漫記

九月其日清河羊山之戰寇見我軍奮勇追之即退適追者歸輙隨之有軍士數人謀曰此有溝可伏兵汝等牽我數人之馬歸我輩伏之溝彼躡爾後伺其至伏起射之爾等反兵追之賊可得也謀出於下非將令也無人為牽其馬且恐歸者不返援之也事遂不成羊山戰

勝歸有寇二十餘人隨我軍之後至墻下我軍入境寇始歸軍士有云若此緩緩與敵更選百十精騎入境而西復出而東自後攻之首尾夾擊彼將安往惜乎不能也二事皆出在下之謀以此見為將者當廣詢博訪云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敵聞兵至空室以遁有一勇健壯夫夜操兵坐其室寂若無人静以伺之寇潛歸視其室入戶壯夫從旁擊殺之至明挈數賊首歸撫順有百戶某夜當上城疑其妻有淫行欲伺察殺之取

所佩腰刀以往至城上見賊有登城者將踰女墻百户以刀斫之墮而死視之乃寇賊也使其無刀非特不能死賊反為賊所害而禍及上城矣百户之以刀自隨固非為巡城而然然巡城者之不可無兵也如此遼東管家莊長壯男子不在舍會有兵至驅其妻子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為生欲傭工於人弗售乃謀入寇地伺之見其妻出汲密約夜以薪積舍户外焚之并積薪爇其屋角火發賊驚覺躶體起出户壯者射之賊

皆死挈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後他賊憚之不敢過其庄云塔山所有江總旗者名通勇徤善射刺榆堡之敗所領十人通乘良馬善走餘九人之馬皆不能及通曰余走則脱矣餘皆不免寇乎吾不忍也乃下馬背相倚而立令其九人曰此吾人死所也不可不死中求生時天暑十弓惟二弓可射通視敵來攻處則射之内六人中賊矢通曰傷者毋坐坐則賊乘勝而攻吾俱死矣傷者立如令賊不敢逼皆得免歸通之力也遼陽東山寇

人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四婦人耳寇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婦引繩一婦安矢於繩自窓綳而射之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來自棚上以麻稭一束擲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開右屯卒有戍泬河者軍敗敵將脫取其甲冑衣服而殺之其人自分必死奮然取所佩銅銃擊賊碎其首而死寇恨亂斫死之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

自云貼邊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多有疾生瘡者無瘡疾者類多軟懦不能弓矢間有勇捷能射者不多也自言乘貼某臺臺軍五名三為南人二人取米賊來攻貼邊軍二名各持一𠒋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辭不能而持𠒋者竟亦不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可乎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邊始回云前日某千戶率某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辛苦一宿命某歸余曰汝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寇去

却遣人貼之臺軍必可以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
名曰貼耳實不往也可居處居之耳九月二十八日營
城臺有賊數十人攻之守臺劉百戸者率臺軍禦之射
死二賊一馬賊曰我三宿内多來報讐劉患之預徙他
臺越二日賊衆果來約三百餘攻圍其臺見無人也上
臺毀其屋破其甕而去當時若伏一二百勇徤者臺旁
屯兵馬十許里外應之取勝必矣為將者當用勇敢智
謀忠義之士為腹心頭目手足之任勇敢者不退縮智

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為國而不為家為君而不為身所益多矣若或所用失人懦弱者先退適以為民望無謀者率迷惑以失事機不忠不義者惟利是貪而已豈知忠君報國親上死長之道哉將之用人誠不可不慎也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多者不過十四五少者僅得五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亦難哉經年不操兵何由精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可也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當殺賊時則退縮不

進人得賊首則從而妄爭馬其無勇無恥亦甚矣哉一人斬賊數十百人聚而爭奪之壓斬者氣不得出幾至於死既解斬賊首者雖負痛以獲功故弗言為將者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當治爭奪者之罪使有所戒庶後有賊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于一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之賊也斬賊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則斬賊之爭奪自息矣邊城濠之外當築土墻圍之屯㯙周密日常省視以防越城之盜濠當注

水環之不宜空也河口之功逆天者至殺漢人以圖功
主者不即時驗首級二三日猶俟兵主以故逆天者得
肆其奸虐南城上上城無目者方氏夜為人斫其首去
數日棄出之驗不過恐為人所識故耳有賈姓者為
人斫其首身屍支解盛以布袋棄之東北城僻處宋三
者為人斫其首後棄其屍城東南惟此賊被獲伏罪旗纛
廟殺死一男子無首東門外内官園井中一死人無首獄中
二人不得死罪者病死日久時亦割其首後數日棄一首於

分司南李氏院中奉國井中汲水得一女子屍無首可十許歲城西河沙洲上水激出一死屍亦無首亦可十餘歲河北岸有一男子屍無首初見者再往止有血盤無屍想拖入水中矣方驗功時有持男子首髮短而盡白乃漢人首再驗無之有衆見網巾痕者有小兒首髮未經剃者有剃去其炙盤者有烟火薰其網痕致令漆黒者石家堡孫某者年前死以棺盛置堡外待吉日下葬厥子聞時變不善日往守之一日早往見棺毀其堵頭屍半出無首矣不敢聲

究賊因是焚之印氏有瘤者與一小厮爲廣寧人馬挾至曹家堡甸中初以繩扎其口不令得吽後殺其小厮瘤者得歸言不能明惟以手作勢數日與言猶流淚後衛衙中一小厮爲人割其首云是民吏之弟三堂親驗功於義州時有數人買漢人首者呼不至恐事發故耳後於廣寧竟成之此决非賊首無疑者當時得功後有此逆天悖理之徒作亂如此而在位畧不加意究竟恐壞其功余曰功自功罪自罪兩不相妨小人無知乘機造禍非上

人使然然無聽信者余曰譬之一定銀十兩雜以二三兩銅是假銀矣若能提出其銅雖止七兩一定是真銀矣聽者不之信漫記之于此俟後日天道報復云右所聞見查究實實者如此其數傳聞未經究實尤多懷柔伯在任當久雨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千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可各往某處治其水口慎哉朝廷疆界施某地方累及爾等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延之曰朝廷疆土施某地方累及汝

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邊事既少而禮接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人或舉此告之則拒而不信或信之反輕其為失威嚴也紀信陜西鄠縣軍餘曉暢軍法白尚書用兵陜西時嘗信任之翁泰李錦咸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茍李嘗寓京師有王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為贅婿不從石三人聞之工科高文著支禧蘇州崑山學生制行不茍有不樂科舉意聞之同年徐文亮云陳先生江西章署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里為

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解周易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千戶兄嘗業舉子以有司待士之薄遂絕意不為閉戶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聞之蕭文明先生云御史張琦雲南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一驛丞素貪暴善逢迎賄結上司以故歷數年巡按按察官為所誘不能去張始至首究治之奪其官由是福建之貪酷不職者率多望風逃去一日在科中與丘掌科論及風憲官丘誦張之風

力如此且曰吾今逃十餘所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嘆人才之難也章德懋云論語齋景公有馬千駟章最能警發人又曰當以西銘為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為御史給事中既得之若不言却是錯過了也謝元吉言人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相書如言鼻高隆則吉低折則凶必以鏡照鼻自考曰我之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如言面正滿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

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為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力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富亦何益於進修哉戊午八月下旬自二十日起至今九月其日西邊大安綏遠等處臺空寇賊無日不來窺竊或十許人或二三十五七十或百人晝夜圍繞攻擊或踰時或半日夜不勝乃退轆轤山臺戍守百戶張欽初與寇答話寇匿頭射之中右手背張驚曰寇作歹矣呼其卒取甲披之未及披左

肩又被一矢張以矢禦之一賊從旁石崖伺張不見欲射之張一矢中之墜崖死攻之愈力張卒有欲射者張止之曰汝射不力為所輕侮長賊氣且喪矢其人從之張發百餘矢中寇死傷之者數人矢竭矣吾人被傷者三四人賊猶未退張曰賊若再攻不已吾無矢以敵之不免死矣丈夫不死賊手吾當自刎汝曹自力也俄而賊退次日賊復攻騎來張以其臺不可守且力薄率其卒趨隣臺以避之賊見其臺無人乃攻圍隣臺禦敵經時不退官軍

將至寇望見乃解退之一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擊刺之法啓發警告之不厭煩可也年年有敕燒荒去却境外荒草使寇遠遁如何有燒裏荒之理我曾面見都司王僃禦大人他說不曾燒賢婿可自斟酌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穀草要荒草用脩邊人馬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一事賢婿莫道我已能射要必步下馬上日日習之軍士當以敵愾為心於武藝固當致精而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專專

以武為念可也講求陣法攻戰擊刺奮忠立節除忠安邊一切著實事務雖戲劇亦以武事如李廣好射席間亦以射為戲且凡飲酒扮戲又皆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然久之成俗人人皆忠勇向義於安邊何難哉往年巫總戎軍令凡一應官軍舍餘人等出城者必操弓矢無者不放出駕使牛車者每車必兩人持弓矢方得出至今人稱其善

翠渠摘稿

別集類五 明

翠渠摘稿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聖人之文即聖人之道非文自文道自道如李漢所謂以文貫道也故曰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啟口容聲皆至德也與學為文之文不同夫學為文者如剪綵之花化工則間矣翠渠先生學深理到出口循天非可以絺章繪句觀之也侍御林君雲從馴年友也示先生類稿若干卷曰是吾舅之文醇處

逼韓高處逼柳平易典則處肩歐駕曾為摘其粹者梓之於乎是固不可謂非先生之文也然謂是可以求先生之文則未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先生人文哉其端介古雅蹈矩履繩出忠入孝始正而終潔者非先生之至文乎詞章其餘爾非先生志也嘉靖戊子端午蜀人檢齋馮馴書於閩藩之松風亭

家藏集卷二十

謁元世祖廟

百年中國乘元運萬馬臨河度幹難魯火會戎猶甚謹燕都稱帝亦偏安冠裳已做塵埃積俎豆雖陳棟宇殘零落御容茅屋底居民莫作等閒看

家藏集卷五十七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中國之與外國其強弱之勢不敵審矣自漢唐宋之君

苟求安利身自降屈或和親或結盟或納幣其始也待彼愈厚其終也侮我愈多盖失其所以自強而忘其所以為弱也絕是數者使人知中外之勢截然有疆域之不可越者此則我祖宗之威也此則所以為國朝也且漢唐宋之立國適當外蕃強盛之秋雖為是降屈亦嘗有斬單于獲頡利擒鬼章之捷矣方今邊外極衰中國全盛宜其有強無弱即不舉兵舉則直取之可也何彼稍入剽掠當邊寄者出師之計未行濟師之請已至宵

旰憂慮遂勞聖心則知能使中外之截然者果出於祖宗之威其卒不能使邊徼之晏然者乃由於將帥之過然又安知彼今日之衰不為他日之盛此謀國者宜長顧却慮而求一將之得也盖洪武永樂之初武臣皆起自行伍身經百戰功名富貴自我取之故其名實相副後世子孫承襲舊勲坐享高爵固有不能彎弓跨馬者矣此其名實相戾無怪其不能將也故將不難於擇而難於無其人以擇是果無其人哉特在於養之而已兹

欲令公侯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間歲分之留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悉隸大將麾下練習陣法覽觀地形察軍士之勇怯究外國之虛實邊事既熟人望既歸一旦有事使之當敵必能戰勝攻取而所謂備邊之事足以付之矣故臣之論邊事必先及此然後乃敢為之說夫立國必有土守土必有疆不當有者不可取所當有者不可棄是以漢武悔輪臺而終下哀痛之詔漢元罷珠崖而不失強大之國蓋古人之不勤遠畧

如此國家建都于燕邊方之險北則如人之有背東西則如人之有臂是皆要害之地雖尺寸不可棄者固嘗設城堡置烽候以嚴備之若夫西北一隅當黄河之曲沙漠以南獨無屏蔽東起榆林西至靈武曠然遼隔幾至千里冦來則為苑囿居則為營窟勢不能制至勞三面城守地分力弱嘗有不測之慮臣嘗考其地自漢唐之時皆為中國所有河北則唐之三受降城河南則漢之朔方郡方張仁愿之築受降也唐休璟以為兩漢以

来皆北守河今築城敵腹中終為所有仁愿不從六旬而城竟成斥地三百里而遠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歳省億計夫休堺非不知兵事者使仁愿奪於其議則大功幾於無成後世無仁愿之將遂為仁愿之舉是驅其人以飼敵也將遂棄其地以與之乎則恐瓶罍相關唇齒相附旗騎驅馳日蹙我地有不拘拘一河曲者其為勞費益有甚焉聞之緣邊多可耕之地屯田之法雖已舉行然而地力則未

盡地利則未收是人功之未至也宜盡籍發有罪之徒召募無業之人往耕之專設農官數人經度其事待其歲入有餘官為糴貯庶分饋運之勞以免罷儆之苦三四年後委積既充兵力既足有將才者既出來則可戰居則可攻候其空虛之時遂興版築之役縱不能如受降之城河北必當如朔方城河南亦可以扼敵之衝省三面城守之費也夫种世衡范仲淹當西夏猖獗之日應敵不暇而青澗大順諸城倏然而就此皆前代之可

考者豈有今日而不可為者乎雖然趙充國有云兵難隃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以充國猶為此言區區臆說誠非至計特以國家之事皆臣子所當盡心者故一言之

奏請東宮講學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臣吳寬等謹奏為東宮講學事臣等竝以菲才誤充講讀等官夙夜憂愧期少副皇上簡任之意而職業不修廪禄虚費是

臣等之罪也竊惟東宫講學除大寒大暑之外止於春秋之時則是一歳之内不過數月況當其時自清晨至於午前即止則是一日之内不過數刻其間且有朔望節令及風雨又免祖宗立法甚簡蓋欲聖子神孫可守而易行也臣等仰見東宫殿下年漸長成必益務學私心共喜以為皇明之慶然自兩年以來間歇既多及今秋月已深寒氣又逼恭候日久未臨講筵蓋禮人生十歳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而親正人也此雖

古之庶民亦然況為天子之元子而有天下之責者故雖習讀于中閫不若出就于外傅居儲副之位遵祖宗之法親近儒臣講明治道不尤愈乎伏望皇上特諭殿下早臨講筵非但習讀經書知治道而有益亦惟接見臣下養脩性以無忝臣等不勝惓惓顒望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奏

問安疏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上以疾免朝是日晚太傅陳寬傳旨因風寒感成咳嗽欲要調理一二日暫免視朝明日早文武大臣俱詣左順門問安司禮監太監並出告上

漸安又明日詣司各具疏再問

詹事府等衙門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等
官臣吳寬等謹題為問安事臣等恭聞聖體偶爾違和
暫免視朝及今漸就平復未覩天顏實切瞻戀伏望皇
上倍加調理愈見痊安以慰臣下惓惓之情臣等不勝
至願為此具本親賚問安伏候敕旨

乞恩致仕疏

詹事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吳寬謹奏

為老病乞恩致仕事臣惟士大夫年七十而致仕此古今之定制也臣今年已七十未敢遽有引退之意以取知止之名者自以身荷厚恩尚圖報於萬一也但臣病痛在身不能勉強支持此雖年五十六十亦當求退況七十為致仕之時乎是以不免煩瀆聖聰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緣臣素患下血之疾數日輙發精力久耗近交閏四月以來自腰以下軟弱無力不能舒伸已成痿病且兩足浮腫作痛難忍不能動履又為濕病服藥無

效終日僵臥在牀呻吟不絶盖由血氣既衰百病自作
是以平日眼昏頭眩手顫氣喘事多遺忘言多蹇澁一
切老態未易悉數衰朽如此人皆見憐臣於前年兩次
具本告老荷蒙恩旨勉留不勝感激今復二年年既益
高病復益重苦楚萬狀實難度日伏望皇上俯察下情
非出矯詐准令致仕以盡餘年使臣得生還故鄉沒葬
先壟臣之感激又當何如爲此具本令家人吳復投進
謹具奏聞伏候敕旨閏四月十日進十二日奉聖旨卿

學行端謹譽望素著委任方隆豈宜引年遽求休致不允所辭

第二疏

謹奏為老病陳情懇求致仕事臣因年及七十凡眼昏頭眩手顫氣喘等項老病日增近者又患腰軟不能舒伸足痛不能動履調治日久未得痊可自知衰朽難以支持於本月初十日已曾具本陳乞致仕非敢循引年之例實為養病之謀也伏蒙皇上不忍棄絶特見優容

過為褒奬之辭曲盡勉留之意臣雖愚昧敢忘厚恩正當竭其駑鈍再效驅馳如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也然人於天下之事隨其才力大小皆可以強為惟血氣既衰精力既耗加以病痛在身雖欲強為自不可得如臣老病如此豈但不堪委任即如趨朝之勞亦自不堪是以敢冒違命之罪再陳籲天之情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況值此荒歉之歲留此衰朽之人既妨賢路又費厚祿有損於時深為可惜伏望皇上改頒恩㫖

特遂私情賜臣致仕早得還鄉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為此具本再令家人呉復投進謹具奏聞伏候敕旨閏四月廿六日進廿九日奉聖旨卿學行聞望與論攸歸方切委任有疾宜善加調理豈可固求休致所辭不允

第三疏

謹奏為老病懇求致仕以弭災異事臣因年老有病不能支持二次進本求退荷蒙聖旨褒奬勉留感激無已再蒙欽遣太醫院官到家診視累用良藥又蒙遣内臣

賜以酒米等物自念菲才當此寵眷雖嘗力疾望闕叩頭私心以為倘得一旦痊可即當趨朝陳謝再竭駑鈍以備驅策於萬一但臣伏念老病如此因宜求退即今天意示儆尤宜退避不容自已蓋自去歲淮揚等府久旱飢民流亡已不忍言今歲延及京師并河間等府亦皆不雨尤為可慮仰惟皇上朝夕憂勤以為災由人興特詔諸司革去弊政不事虛文聖心及此即大舜所謂洚水儆予之心也在廷之臣聞命恐懼以為政由人舉

用非其人則弊端不去莫不引咎自陳悉蒙聖旨勉留
修省不肯棄絶臣竊思之凡求退者多年壯而志氣方
鋭或年老而精力未衰尚能奮發以圖後效如臣既年
老加以病痛在身譬如朽木已無可用猶乃居位食祿
全不知止弊政之本實在於兹所謂上干和氣誠有如
聖諭者伏望皇上俯察愚悃不以一槩容留特許致仕
還鄉非惟下遂私情必然上回天意自可以召和氣而
消災異也爲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顒望懇切不

勝恐懼之至謹具奏聞伏候敕旨五月十六日進十八

日奉聖旨災異示變正宜同加修省卿屢引疾已有旨

不允其勉起供職不必固辭

歸田稿卷五

中秋玩月次韻酬謝汝正少參

中秋月倍好似與幽人期穿簾入堂廡澄輝耀芳姿促
席向前楹坐對白蓮池歌童聲遏雲當杯君莫辭

震澤集卷十六

高真堂記

東洞庭之陰有峯端正娟秀曰蒿夏蒿之麓呀然下飲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瀨前爲太湖其襟抱虧踈浪石闘齧自宋時刖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燬光怪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化間里人上其事於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於是光恠滅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案文耀鉤云北宫黑帝其精玄武北

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
德號嗣項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
致雷電此所謂玄帝也莊周云顓頊得之以處玄言而
道家之説謂有人焉產於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
昇然亦武靈玄老始炁之化復位坎宫變化威靈固宜
祇事或謂方今太嶽太和朝廷崇飾琳宫寶殿照耀海
宇顧兹塊焉神其饗之乎予以為神之在天其次為奎
婁其威為雷霆雲車風馬陟降于天大而大安焉琳宫

寳殿不為侈小而小安焉土階采椽不為陋又何擇於高卑之間乎且山人皈依誠敬萃焉吾安知神之不䀌荅肸蠁依違而不去也故為記之使鑱之石

濟寧州工部分司題名記

正德四年春工部都水主事王君仲錫受命分司濟寧考圖相方修舉庶政漕道無阻人用嘉悅乃裒前任氏名鑱之石以示永久鑿為記其成績其詞曰維濟州據齊魯之交當南北兩京道里之中受泗沂洸汶諸水分

流南北其地陡峻勢若建瓴厥流湍激易涸漕行孔艱前元疏鑿百方僅濟旋塞我國家定都幽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於是謀夫獻畫丁壯用命改築河流避危趨易又疏諸泉以壯其源增諸堰以節其流漕道斯通公私利之葢百三十年于茲然每當春夏旱熯為雪河流如帶漕艘鱗次待濟者千萬又況中外臣工朝正獻新商貨番琛四面駢集爭先覬便欲攘噭啍欲疾而遲欲通而窒惟分司得人疏濬有法則旱乾為水溢啓閉有

程則鬪爭爲退讓舳艫千里魚貫而至後不敢先先不敢亂則維仲錫無忝斯任河流湯湯千艘萬檣武夫洸洸不譁不爭粤惟都水君之令皇都翼翼京庾維億陳陳其積既安既足是維都水君之績仲錫曰前人之功其何可泯用鑱諸石以無忘其始

震澤集卷二十七

封孺人賈氏墓誌銘

封孺人賈氏墓誌銘

封環縣知縣李君傑之妻秦州知州賓之母也姓賈氏

鏊幼學於國子之退省堂賔實来同硯席相好也間過其家孺人喜曰若與斯人遊乎其所謂益友也吾無憂矣其後賔益壯交游益廣有以文學相劘切者孺人欣然為治具或游讌無益者則澹然而退賔年二十三領順天解久之知陜西環縣部使者上其績詔封傑如賔官賈孺人已而賔擢知秦州未幾孺人卒賔奔喪歸泣請予銘於戲識范逵於寓中指黃裳於坐末昔之賢婦類有之予何能爾而孺人之賢不可不識也賈氏世為

保定蠡吾人父安唐府審理孺人卒以弘治丁巳四月十八日葬以十月二十六日墓在東湖渠先塋之側子男六長賔次宥國子生次寛次定女適進士何俊銘曰慈且能教古有孟母猗嗟孺人克儀克守非卜其隣實占其友刻銘於幽以昭厥有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墓誌銘

成化庚寅南京大理寺卿夏公致仕歸仁和後二十有九年為弘治己未卒於家春秋八十有八其子雖澤教

諭某來請銘曰公命也不得辭公諱時正字季爵夏姓公生有異質讀書日記千言登乙丑進士第五人授刑部河南司主事進郎中命理福建等處重獄時上抗民饑盜且起不及以聞亟發倉賑給人比漢汲黯天順初進大理寺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請近地便養改南京大理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巳又進南京大理寺卿被命巡視江西黜貪濁者二百二十餘人革濫徭理庾賦放免無名之稅十餘萬石勸民出粟七十餘萬賑饑民

二十三萬戸脩築南昌城堤城頼復完長河洞民叛服不常公單車詣巢穴曉以威德遂感泣歸順復疏時獘二十事以聞當道有不説者遂三上章乞去得㫖遂行歸杭僦屋城隂之得勝里左右經史日以著述爲事藩司爲建西湖書院於孤山復建和靖巢居閣以居公故冢宰華亭錢公作海内耆英會公其一也夏氏世爲隴右人唐上柱國封濟國公諱魯才始遷淛東慈溪之德門鄉諱千秋者始遷定海考諱誠贈奉政大夫刑部郎

中始遷杭州仁和之三峰公娶沈氏封宜人子男四某某孫男九曽孫男九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朝廷命官治其墳公所著有餘留藳三十五卷太常志十卷三禮儀畧舉要各十卷深衣考十卷杭州志六十三卷禹貢詳節一卷葢晚而好春秋曰聖經微旨諸儒亂之也乃爲春秋辯疑未脫藳而卒銘曰

勢塗轂擊爭捷騫誰其退者名乃聞好奇因以屈爲信吁嗟夫子仕稍屯卯壑一臥三十春渾鍠鏗耀肆厥文

秩雖少抑名乃振刻之玄石期無泯

鬱洲遺稿

別集類五　明

鬱洲遺稿序

唐宋間詩文宗匠世所繩譽者不曰穠水芙蓉則曰流泉灑落蒼翠擬諸形容若極其美矣佐竊嗤焉蓋雕飾雖去而景象則弗弘音響雖清而骨韻則弗遠大人豈如是哉令夫黄河之出崑崙也窮而探之則源星宿切榑桑涵蓬島入蜆羅其瀾渙如也然後洪流混混從天而來入海而滙迤延八裔不能致其淺潛渫百川不能

增其深蒸雲液雨不能盡其仁含垢納汙不能傷其潔吾度如之發為詩文斯天下之大觀也已故少師渠文康公鬱洲遺稿佐不敢律以唐宋詩文而惟以海觀焉何也昭其度也於乎大人以天下為度居相位者孰不以自許哉然臨利害僅毫髪輒惴惴焉思為之所矧又較計毀譽喜諛惡直福威之下夫誰忤之韓魏公曰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賈似道曰我不知孰為好人但順我者即為好耳度之不同乃如是哉治亂

之源槩可占已當毅皇帝時公首百揆石齋楊公宅憂甫闋亟起之俾位于已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寮則延譽宫府力拔爲輔比南巡狩公欲奉天子行實以往楊公不可蔣公蓋不可嘖有煩言公無以見於顔色亦未嘗輒語人也及佐督學西粤蔣公始語其詳服公盛德不特同升之感而已先是西安張御史璉者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公引憑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自感之夫東里南陽皆賢相也然遠抑庵不使入閣作一峰不得立朝

視公之度何如也神道誌銘公之德業詳矣而佐獨擧二事補其遺闕以見公之所以爲大者初不係於詩文也於乎人性猶之水也發而爲情過往來續澄停於中猶之淵也自非敎養其性以時出之則所以紀天地綱民物者荒矣天下亦殆矣哉是故一語不合睚眦隨之甚至怒室而色市不可磯者也覆水坳堂之上而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淺中者也公家順德實分自南海始號厚齋晩取鬱水靈洲爲號其亦鎭定之義與佐生也

晚辱公之知夙夜自虞天性惟礙且淺焉是懼故三致意於斯云後學香山黄佐頓首拜書

鬱洲遺稿卷三

乞致仕疏

臣梁儲謹奏為自劾不職久妨賢路乞賜罷黜以謝天下事臣等本無才識誤蒙皇上簡置内閣累次陞授官至一品顧平日碌碌曾無毫髮補報近日聖駕遊幸郊圻經旬不返臣等又不能直言極諫恭請回鑾以慰中外

臣民之望臣等負國之罪大矣伏望聖明裁斷即將臣等所受官職盡行削去罷歸田里以為人臣不能盡職之戒仍亟選忠能入閣辦事庶幾尚有格心之學濟時之效如此則臣等雖終身蔬食水飲亦死且不朽矣臣等下情不勝激切願望之至

乞致仕疏

臣梁儲謹奏為自劾不職乞恩休致事臣伏自惟念尤有不勝其惶懼者請更以臣宜去之義重為皇上陳之

臣聞君父之恩無窮而大臣之分有限爲大臣者若昧
其知足之戒寘行而不顧則折足覆餗之凶咎隨之矣
况今内閣三臣之中惟臣年最老病最多才最短輔導
最無狀欲求因災異策免以警戒于有位宜無有先於
臣者皇上縱存念舊物未遽捐棄然其如臣之私願未
遂何哉如天下之公論未協何哉臣之此情實尤懇切
伏望皇上特垂睿察即日容臣致仕別選賢能以充任
使庶幾盡修德弭災之實以回天意而臣於林下亦得

以終被無疆之澤矣臣無任待罪祈恩激切之至

太師梁文康公集後序

余聞之霍先生云故太師梁公之賢也毅皇帝時泰王欲闢中牧地陰欺上倖臣寧乃以疏請而諸大臣給事御史亡不持牧地重勿與倖臣寧從中下甚力諸大臣恐稍稍引避上怒甚促梁公草詔公草詔曰地沃饒西邊所給芻秣數十百年令遺王王慎毋以地為奸人亂資上駭曰牧地故重耶已之余既奇公事則疑霍先生

私其鄉達者哉已復從他人微信而久之稍益讀公集
及事行紀乃更意霍先生畧未悉也世自不解輕訾非
梁公獨不覺南狩中事耶盖上雅念金陵土風欲止未
有緣會宗伯以郊請上謂郊高皇帝都曷不可梁公業
為言禮綿蕞寡豫又配位定孰敢移廼寢上竟以郊日
廹發矣而是時江彬握重多從射生佽飛宿衛內自疑
數司上間公委曲揄欵以綫敗其謀得不叛後竟與新
都公合筴捕誅之繇皇帝崩公奉詔迎今上安陸上即

位當推恩迎者公力引疾乞骸骨即不被公亦不自言絳侯誠質木强尚欲私代王有請公不大遠勝絳侯哉當公日給事御史每一二指摘公欣然亡復辯意不欲以已故傷朝廷恩已見辱臺諫更為之地若此且公亡誇人廉而握政十餘年歸欲構數頃地句段不及直罷長沙震澤諸先生聲華薄海内公與之下上其議論文章亡少遜然以文乞多不應應即棄去稿草今其存者固醇厚爾雅稱盛世風眎諸先生獨尠嗚呼公胡長者

乃爾余讀嶺南志先朝大臣不數數僅一丘文莊公文莊相孝宗復熙運為時所慕說顧其施行與學不悖亦不能相當公後起居其難而旁解究剤有足濟者學士大夫恒相語毅皇帝朝中貴悍將固臂引蠱惑縣官而士氣伉勝亡小貶梁公力為多即嶺南好稱文莊學又焉能舍公矣梁公沒僅三十年其孫孜裒詩文合六卷授簡予余少且賤孜獨以其戇不佞俾為綴其大都使後世考焉嘉靖三十二年歲在癸丑仲秋朔吳人王世

貞撰

欝洲遺稿後序

古人有言所見者異詞所聞者異詞所傳聞者異詞梁文康公在正德間為吾鄉先進幸生同時得親炙非復遠於傳聞者也其為相也有三善焉斯世陰受其賜而人未之或知之識天下之計一也極回天之力二也奠宗社之謀三也時少師楊石齋守制服闋家居公必欲起焉而以首相讓之卒同心協力故能制諸權倖安天

下於不動聲色閒陜之秦王上書求牧馬地賂左右近習將欲許之執政者互相窺避名公為書荅之公暗寓不可之意以諷焉書進而武皇悟遂不與所謂識天下之計者非與武皇自號大將軍持劍使公草詔公叩頭流血終不肯為武皇擲劍而去事遂寢駕幸留都公章數上愈激切卒得北旋人心恃以無恐所謂極回天之力者非與定繼統之謨親迎今上於藩邸而中興之氣象一新四海永賴公廼絶口不言勞所謂奠宗社之謀

者非與公之成立雖方之古人弗過也而浮議至今不白信其小者昧其大者可乎哉公之罷相而歸也時來一漁艇遊詠於山巔水涯之間紅顏白髮望之若神仙中人清貧僅能足歲而公怡然自得不植生產順逆得失若無與於中者予嘗遷居於洛澄里公攜餚酒飲予時友人梁日孚彭時可倫彥周俱在坐出韻賦詩倚樹沉唫若儒生然至夜分各成題別則公之超然脫灑不局於時俗視東陵故侯若閭閻焉其所養所識之大如

此公聰敏過人爲詩文不事工組不立體格而清新流逸可愛可誦不自珍惜没後㢡于中翰次杷等得遺稿什一於千百中存其詩而失其人者多有之授簡於予予爲删其遺正其訛序而歸之其要在乎明公之大節而詩文特其緒餘焉爾雖然取以備公之言行錄可也

賜進士出身刑部主事番禺王漸逵書

見素集

跋

諸祖見素翁以貞忠雅抱受知四朝其所著作式寵元始以澤於道與古作者分鑣並驅燁燁炳炳誠一代之英也先先是文則省吾翁刻於兩廣詩則寒谷翁刻於三衢續集則愧吾翁刻之於家塾者壬戌之變板刻供燬諸叔子述氏有深痌焉猶因任分刻之責顧浮沉埃𡎺期會纆牽負諾責者廿餘年茲贅留曹稍有暇晷迺受

續集於叔氏而梓之若其餘則叔氏亦駸駸然備之矣噫嘻方翁之疏妖僧抗逆濠討藍賊身與家何有也尚有於文之傳與否迨夫勲垂旂常行列史乘芳猷偉樹所至稱山斗焉則文之傳與否似亦奚與也然君子頌言以考世哲士緣迹以度衷談道德者得鈎其玄覈事功者爰采其實諸刻似亦與有助焉吾莆文獻由來尚矣前此漫漶無稽武廟時少司馬山齋鄭公始編輯以永其傳翁為叙之謂如景星慶雲轉瞬而消滅以盡豈

不深可慨與澥誦斯言而三復焉竊有窺於諸刻之意

故因斯刻成而並識之時萬歷十二年秋九月菊旦姪

孫大澥拜手謹書

虛齋集卷四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吾泉府學在子城崇陽門之東南舊誌云創自五季以前今亦莫詳其的為何時何人所創矣歷宋而元洎入我朝修建不一各有紀載惟正統間按察司僉書姑蘇陳公祚實拓其舊規而改建之勢始宏敞歷時既久加以頃歲霖潦土木間有壞者而舊貫尚有在所恢拓者有在所更張者況文風日長多士如林而所以居之之

地又有在所區處者會僉事金陵任公彥常奉命督八閩教事至則率勵郡邑以興隆斯文為已任于時知府臨川陳侯勉克承公意盡心力聚工資始修大成殿及東西廡若干間併新賢像之剥落者若干位遂修祭器庫二所復修明倫堂射圃及觀德亭仍建舍明倫堂後之穿堂及護學神祠而祠傍二室為樂器庫又建號房三十間以為諸生講肄之所功未及而以憂制去於是通判泰和蕭侯貴路嗣起而任之以舊櫺星門之迫於

戟門也排而出之十數步之外以舊神庫神厨宰牲房之敝且障於集英門也舉而新之于戟門西南而舊址則衍而平之以廓其南面之勢且以貲入民地以足其東南隅而護以長垣百餘丈砌石道四十餘丈仍建號房十二間修其舊者十間以究陳侯之志前後工皆用檢校陳華董之工始於成化壬寅冬十月至乙巳秋八月成焉但見巖巖乎殿廡門堂之崇且邃也翼翼乎齋居庫厨之各正乎其位而壯以麗也秩秩乎堦戺垣墉

之明淨蕭爽而各有條理也蓋舉八閩學宮未有若是之勝者矣非惟吾道表則之地藉是益煌煌乎其有輝而衿佩之泮奐於此者對境遊神蓋亦有豁然領會於心目之表者適任公按試至謁廟之旦躬環視之深嘉二侯之能供其職而廣其意也遂命教授馬文等伐石謁文以記之文等以屬之清清不敏固謝弗獲嗟夫吾聖人之道之大至於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潤澤乎萬萬世而不竭凡士大夫稍得以自光明於民庶之上者自

頂至踵亦何者而非衣被吾聖人之賜㓾學校又為政者首務蓋國家之所以扶植宇宙者一皆取辦於此而或者顧乃視為度外焉其所見一何其蔽於近也二侯之績於是乎不可泯矣然此蓋二侯崇本自效之誠意承流宣化之盛心非必以是期不泯於後日也而任公之命為此者殆亦以為時之不能為二侯者設且以風化後人云耳是為記若夫發揮吾道淵源而風厲諸士以正學用世之意則前哲之遺於後學者亦既詳矣此

在吾學者自正其志以求之耳清小人無容縷縷也

虛齋集卷五

聞國哀三首

痛我弘治皇帝兮夫何其喪世痛生民之薄福兮使我呼天而顲地我皇其繼明兮天聰無敝夫何為哉曰惟先帝之制

痛我弘治皇帝兮我天我地孤臣今日天涯一哭兮萬死無計嗚呼孤臣不才兮空與我皇帝同世

嗚呼我弘治皇帝兮漢文之後有幾仁明武三德日新兮天其或庶幾成康之治嗚呼一藥不起兮天傾地圯誰能窮此兮臣甘心爲之萬死

圭峯集卷九

送吴太守之任永平序

永平府古孤竹國也夷齊讓而逃之之地齊威公管夷吾失道之墟唐韓昌黎父母之邦漁陽節度府在焉安史馮之以板蕩者終唐之世而宋衰完顔乃亦由其途以帝中原今迤北諸部多延泰寧福餘三衛及高句驪諸國之貢道也西南馳五百里直抵輦下比神州焉守之位宜不可一日曠者皇帝之七年夏前守去詔以上

林苑監左丞維揚吳侯往代侯始以給事中謫判沔陽判之位雖卑而吏部考沔績特最當陟然起廢直謾不可驟處以顯乃以丞茲監監舊掣於閹人而牧人園丁乃其杌上肉耳官吏束手縮身舞於其掌中侯居五年治體一變凛然與臺寺等閹實無能為也監之人乃以為有德請留不許乃有是詒人情大抵後實而先聲吾恐永平之民謂侯以監之丞來也不知其舊為給事也或知其為給事也不知其判沔時事也不知其為給事

猶可也不知其判沔時事不可也侯始至沔時荆襄方用師侯方用薦在壘生俘者十曾不以為功而州境多瀦澤隄梁舊不設商旅不行侯至未朞月州無不梁者他可知已噫是豈可以儒生畜之哉意其弔古之懷必嘗憤耳不聞漁陽之鼙鼓目不覩黄麞谷東峽石之戰伐悼歸師之失道而猶有釋馬之智故其勇有所試而當務之急如此令乃為之師帥而躬履其地其故跡尚有可尋以考其山川風氣致此之由能使千百年陰山

瀚海皆凜凜焉尚畏君在而征師之過吾其有犒奚必勞爾馬也玆為侯壯而其貢筐出入使者往來盈盈于道工喋不敢相訾寂若無人是亦吏治防範之常雖中人可勉焉惟諷風采徽之歌誦周情孔思之文而嘆其不作於是者已久此邦之人聞之不亦有淑焉而悲者乎風以化下太守事也揚之諸君送侯之行獨深有望於斯

吳文肅摘稿　　　　別集類五　明

吳文肅摘稾原序

古云文章與時高下余讀吳文肅公集作而言曰此盛世之長技大雅之餘音也其時之所為乎我明高皇帝啟運經天緯地獨擅千古沈浸涵郁百餘年後至成化弘治間而極公之出世正際其時筮仕入翰林讀中祕書其師其友皆專門名家宗工鉅藪也公復嚴於自守慎其所與其業之也精其蓄之也久故發為文章切實

而不虛篇各一意不相蹈襲其詩詮詠性情能言己志艷詞綺語剗削殆盡卓然自成一家當時何李輩出號稱善鳴膾炙人口見者驚其為洪崖峻壁熀燿耳目也而公獨守故步泰然自得若清泉白石杞觳不足公可謂篤於自信不願乎其外者矣余得公集以示友人王孚齋君君然余說且舉集中徐少師狀有云公學問純正為文一依理道恥雕琢公之所以論少師者乃其所以自道也嗚呼其確論哉公在詞林時徐少師實秉國

鈞主文柄而公亦同考順天一時名士罔有遺者其式文家傳人誦至今不衰夫時方隆盛而二公同出吾邑左右後先天之生材豈偶然哉余忝邑人生於公後六七十載世變風移為文者雜出於諸子百家以尚奇崛為詩者幽深窈渺或有取於禪語以為玄機即余亦不免於習俗漸染使公而生於斯世其斷然不為可知已君不歆羨於當時而肯改易於今日哉余於是仰止前修竊有愧矣公性謙讓稾藏於家戒勿刻久未刊行其

仲于滁州守守之子夢熊進士皆嘗付梓亦不果行今諸孫士遇輩謀之於余余曰先尚書精神所在孝子慈孫不可不傳也遂刻焉而余爲作序名曰摘稾者蓋公所著述尚富此特其十分之一爾萬歷甲申仲夏之吉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後學萬士和拜撰

西村集　　別集類五　明

西村集序

余少有志古文詞家無藏書聞之吾鄉長老云吳興有張淵先生長洲有沈周先生吾吳有杜璚先生吳江有史鑑先生其所論著皆可法也乃日夜求諸先生之作獲一篇輒口誦而手抄之然皆未覩其全而史先生者不苟出積日月莫能多得既而復求諸先生為人皆淵潛泥蟠冥搜玄覽而又守禮謹度純王之民也於時名

公卿之在朝野與有事其地者若前武功伯天全徐公禮部尚書文定吳公吏部尚書端毅王公皆為布衣交上下其論商確古今區畫利害而沈史兩先生名在公卿間尤赫赫然者諸先生既歿三四十年聞遂不復聞隱君子之作夫豈聲跡俱晦抑偶無其人耶而諸先生之作猶播在人口嘉靖癸未春史先生之孫臣與余同舉進士進士之子壁通家往來因請史先生之作凡昔所未覩者悉檢以授有若夜光明月貫人知其至寶求之

弗得而一旦盡得之益有不勝其喜者乃日夜讀讀其賦其辭弘演而不至於淫體斯備矣讀其古詩其詞贍而不厭其雋永者乎讀諸近體其詞峻而整約而達出乎聲比之外者也讀其序數引旁達秩秩如也章章如也讀其記詞覈而事舉謂之善志讀其銘墓之詞實録而不近於諛其生者以慰而死者無遺憾乎讀其雜著其體殊其詞班班乎可覩商彝漢鼎其款識要自有别也及讀其水利議郡政書誅巫之文革姦之對則歎曰

繄非詞人之詞也慷慨憤世懼俗敝而上弗恤政缺而民日以病不得已而言也嗚呼有本哉世嘗謂文章家有二臺閣經世之文山林遁世之文史先生居震澤之濆耕而讀焉釣而遊焉爵禄不入於心非所謂山林之士乎然采其論著有足以經世者其於臺閣固已具之而諸名公卿固已識之矣璧將請於父以先生遺稿壽諸梓使余書其言為序先生字明古别號西村故曰西村集云諸體總若干卷嘗嘉靖八年己丑三月上巳

賜進士第兵部職方司郎中郡人盧襄師陳甫撰

空同集卷十七

将赴南邑借丘長公巾車

北游情未歛初吉復南騖積痾畏登涉怛焉悍脩路控銜力不任執綏性有慕願蹈髙賢轍懼枉邯鄲步諒兹無憾心庶慰車中顧

寄題隴州閻氏園亭

出處信不易卜築豈在遠閒君壯年日頗此遂仰偃創基倚北阜開牕面層巘雜樹莽蓊蔚長流激清淺跡異

願不隔路阻日遂晩愉恱各殊趣幽意不逮顧春風翻深谷梟梟葛葉代耕與灌園垂老付所遺

空同集

附録一

空同李公墓誌銘

崔銑

弘治中空同子興陋痿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唐而後無師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雄厚仲默之逸健學者尊為宗匠又咸激厲風節敢上直諫安

於冗散鄙忽騄貴空同子方雅簡默稍飭廉稜仲默恬淡
温孫不露才美云空同子薛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甫
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户部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簿書
外日招集名流為文會酬倡講評遂成風致當監三闗招商用
法嚴格勢入之求被搆下獄尋得釋毎抗疏言出令不平宫府
殊法一渉宦戚即屁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
之聨末言皇親横則外戚驕恣之漸為捨義之害張侯辯愬
摘奏中張氏字為訕母后遂令回話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

可按遂下獄衆爲梟梟已僅奪俸三月上語尚書劉大夏曰
朕欲寘夢陽輕典左右謂當廷杖渠怨則泄如朕殺誅
臣何正德改元八閹導上燕遊閣部臺諫協請誅之不
克閹遂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實空同子贊成奪官降
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怨羅以他事
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
曰李生能法皇祖爲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嬰人姜
達亦中理瑾乃貿空同子既釋係又欲用之選部空同

子託以痼疾康子為力請得免辛未瑾誅起為江西副使提學敕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泣士外大有吏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僚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閒住要辭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同耶寧庶人方畜異圖威劫謀內省梟受制知空同子不可撼陽下之及庶人叛滅有言空同子亦疑於黨附者當路又將陷以法司魁見素公不可止空同子以成化壬辰十二月七日

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五十八配左氏子一枝舉進士由主事左官州同知側室宋子三楚梁柱女一枝四子一夔二典三謨四維女一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大陽山左宜人祔空同子家世自有譜所著詩文集若干卷空同子八篇銘曰伊天閟之伊人嫉之專方者礙固正則危隱約委蛇于河之滸大昌厥詞永式來思

李空同先生年表

安 泚

空同先生李姓名夢陽字獻吉其先扶溝人國初以從戎徙陝西慶陽曾祖恩以義勇聞歿於王事祖忠為人重厚長者鄉人稱李處士父正以貢入太學授阜平訓導補封邱溫和王教授遂家大梁教授公以公貴誥贈奉直大夫户部貴州司員外郎母高氏贈太宜人

成化八年壬辰十二月癸丑七日己巳公生於慶陽里舍先是奉直公以貢士如京師遇日者占之曰君年

三十三歲當生男必顯至是果驗母高太宜人夢日墮懷中而生公遂以令名命之

十一年乙未公年四歲奉直公筮仕阜平訓導公從如阜平始就學即穎敏不凡夏大雷雨坎塹皆溢公出墮泮池中人無知者有羊繫廡下哀鳴異常衆怪視之見頂髮突出水上捄之得生

十七年辛丑公年十歲奉直公補任封邱溫和王教授公從如大梁受毛詩

弘治元年戊申公年十七歲游心六籍工古文詩賦閉户潛修尚友千古渠人目為李才子云

二年己酉公年十八歲以儒士應河南鄉試不第奉直公命習舉業公僶勉從之為文即迥出流輩同業生皆斂手推服

三年庚戌公年十九歲娶宜人左氏宜人父為朝列公母廣武郡君

四年辛亥公年二十歲長子枝生公偕左宜人歸慶陽

時大學士邃菴楊公一清爲督學憲副見而異其才延之門下日從講肄公爲賦邃菴辭

五年壬子公年二十一歲舉陜西鄉試第一與洵陽張鳳翔同榜是時奉直公夢公爲車所轢迸血滿地以爲憂有鄉長老曰爾子中元矣報至果然

六年癸丑公年二十二歲登毛澄榜進士第觀政通政司夏迎母高太宜人養於京邸八月高太宜人以疾終公哀毀擗踊扶柩歸大梁權厝城北寺遂讀禮寺

中朝夕哭奠上食旬日一至官舍省父
七年甲寅公年二十三歲在大梁授生徒學者及門甚
衆秋渡黄河作吊申徒狄賦作樂府三十二篇
八年乙卯公年二十四歲歸葬毋高太宜人於慶陽高
家坪遵遺命也奉直公亦請假偕行至踰月亦以疾
終七月遂合葬焉廬於墓側
九年丙辰公年二十五歲在慶陽守制
十年丁巳公年二十六歲以盜警寓華池病衂幾殆尋

愈弟孟章内弟左國璣從公受學

十一年戊午公二十七歲服闋如京師時執政大臣北

人也弗善公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

於是授公户部山東司主事公不以錢穀為困劇棼

斷錯乃顧亨於官共學益進一時郎署才彦有揚州

儲静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

希大宜興杭東卿郴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

姚王伯安濟南邊廷實後又有丹陽殷文濟信陽何

仲默蘇州都玄敬徐昌穀南都顧華玉皆能游思竹素高步藝林惟公主張風雅裁定品流每得公一篇天下傳誦以為矜式焉

十二年己未公年二十八歲奉命監收通州國儲會敬皇帝上太皇太后徽號推恩敕贈父承德郎户部山東司主事母高氏贈太安人弟孟章卒是歲閱一統志作志通論

十三年庚申公年二十九歲奉命犒榆林軍作時命篇

轅駒歎出塞詩

十四年辛酉公年三十歲奉命監三關招商公見邊儲日匱奸蠹嵗滋嵗里宦寺豪横無忌包攬者賂通當道上下相蒙是以利歸權要士有饑色前監臨者皆依違其間或充私橐公至持法嚴峻請託不行嬖倖不便媒蘖誣奏致下詔獄公毅然就理指陳利病辭氣不撓事遂得白釋釋復職

十五年壬戌公年三十一歲時户曹多有缺員公總攝

六司庶事叢脞公才既優贍決斷如流不廢著作

十六年癸亥公年三十二歲奉命餉寧夏軍便道歸慶陽汛掃先壠焚黄秋西陲有警督府以公雄才俗以兵事公素諳韜畧且以奉命出疆值國家有急遂指授戰陣方畧飛輓芻糧立辦運籌決勝坐摧强敵邊境以寧督府欲以功上聞公曰吾奉使犒軍他非所預也力辭遂行

十七年甲子公年三十三歲户部員外郎張公鳳翔卒

張有異才時人以子安文考擬之年甫三十歲母七十餘子七齡一妻一妾號於旅邸過者無不心酸泱下公作哀鳳操以傷之復倡諸部僚經理喪事始得歸葬洵陽公為之上疏查近年李崙孔琦之例敕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上敬皇帝俞其請聞者多公之義焉是歲公初度追憶死生骨肉擬杜子美七歌

十八年乙丑公年三十四歲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

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説於是公感激思奮宻具疏數千言疏入不報時皇親壽寧侯張延齡與弟鶴齡怙寵驕縱勢焰赫赫天下謂之二張自公卿以下皆尊而避之莫敢誰何見公疏大怒即奏公有斬罪十謂疏言張氏斥毋后也敬皇帝不得已詔下公錦衣獄楚毒備至公不少屈舉朝為公危之科道交章論捄上一日坐文華殿召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

謝公還問李夢陽宜何如處劉公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上色變李公不敢言謝公從容奏曰夢陽雖狂直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陛下上乃首肯曰謝先生言是尋詔夢陽復職居頃龍馭上賓公作大行皇帝挽章末云向来激切疏優渥小臣知至嘉靖初張氏卒陷大辟身戮家亡識者以公有先見焉是歲進公貴州司員外郎

正德元年丙寅公年三十五歲穀皇帝上兩宮徽號推

恩誥贈公父為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母贈太宜人尋進公廣東司郎中時上初即位逆閹劉瑾輩以青宫舊恩日導上狗馬鷹兎舞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給事中劉公蒞陶公諧相繼論劾不報於是戶部尚書韓公文每退朝對屬吏輒泣下以閹故公聞說之為具草疏閹瑾知韓公之奏皆公贊成之疏入出公手也遂矯詔奪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又黜劉公健謝公遷韓公文等四十八人

榜爲黨人禁錮之公作去婦辭

二年丁卯公年三十六歲出京南邁道經白溝曾大父戰没處作哭白溝文歸而潛跡大梁城北黃河之壖故康王城依伯兄孟和築河上草堂起脩然臺於後圃需于堂於草堂之南閉門卻掃課子弟聚生徒怡然終日不復城市有河上秋興詩暇日撰杖脂車遊蘇門山登嘯臺作遊輝縣記并雜詩是歲冬修李氏族譜成

三年戊辰公年三十七歲逆瑾畜憾、未已必欲殺公以攄其憤乃羅織、他事械繫北行矯詔下錦衣衛獄公兄孟和與内弟左國玉間行匍匐謁修撰康公海為解之瑾嬖人姜達者昔貿販草束於邊公監三關掊商革宿弊禁權勢包攬惟許小民上納於是達獲利數倍遂投入瑾宅見公下獄毅然申救得放歸有離憤

詩并獄中詠物詩

四年己巳公年三十八歲以舊業讓兄僧居土市街室

盧湫隘是歲秋霖彌月公作苦雨前後篇久雨東黄子詩

五年庚午公年三十九歲移居東角樓始自有家室閒居寡營感愴今昔作雜詩三十二首作省愆賦是歲逆瑾伏誅得何大復論文書以書報之

六年辛未公年四十歲臺諫交章薦公忠直詔起為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公益勵風節慨然有孟博澄清之志作述征賦以行至則修白鹿旴江書院為文立

石慕紫陽遺風聚士其中豐籲嚴約闡明經義至者千人又於各鄉立社學以教民閒俊秀所以養蒙斂才視昔為備矣時子枝以離思賦來獻公為作寄兒賦

七年壬申公年四十一歲寧庶人宸濠陰懷逆圖招致文學之士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刼之知公不可撼佯下之欲從公學詩字有門生之稱公正言拒之公出而有濠嬖令遭之不避公撻之

於市濠積憤將中傷之初公奉敕許舉聞重事乃於學政外復有建白同官者病之會巡按江御史萬實不諳憲度公疏其罪江亦奏許上命大理寺卿燕忠往勘由是上下承濠風旨羅且不測獨何公景明上書冡宰楊公一清乞為申解公遂得閒住作廣信獄前後記懼閒記時布政使鄭公岳又為濠所忌公素與岳不相能復相許岳亦以濠故罷官後濠敗辭連公忌者復欲擠之獨刑部尚書林公俊毅然曰夫李

獻吉有何罪不過人妬其文名耳遂得免焉

八年癸酉公年四十二歲寓廣信候勘結

九年甲戌公年四十三歲北還作宣歸賦至襄陽愛峴山習池之勝欲作鹿門之隱會江水泛漲洶洶沒堤乃歸大梁

十年乙亥公年四十四歲遼菴楊公以詩文集寄公命為刪定公為作石淙精舍記何大復姪士過梁公作鈍賦寄之何公荅以蹇賦

十一年丙子公年四十五歲左宜人卒公作結腸操以宣哀

十二年丁丑公年四十六歲卜宅兆於鈞州太陽山公自作誌銘葬左宜人客有自京師来者言逆瑾所造玄明宫荒廢之狀公作玄明宫行是歲娶繼室宋氏

十三年戊寅公年四十七歲次子楚生往年金齒張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從公遊是秋有稱月塢癡人者見焉公視其刺大笑及見乃含也公爲作

月塢癡人對

十四年己卯公年四十八歲築別墅於梁園吹臺之側登臺四眺緬懷五嶽婚嫁未畢頗有向平之歎作五仰詩

十五年庚辰公年四十九歲第三子梁第四子柱雙生

作六箴六戒自警

十六年辛巳公年五十歲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公聞之泫然出涕作六烈女傳

嘉靖元年壬午公年五十一歲先正德間黃河清至是

世宗肅皇帝自興邸入繼大統公有詩云大明十帝

轉神明天意分明賜太平紫蓋復從嘉靖始黃河先

為聖人清秋子枝中河南鄉試長女生冬子枝赴試

公有送兒詩

二年癸未公年五十二歲子枝登姚淶榜進士第是歲

置邉村别墅日親農事有菟裘之志焉

三年甲申公年五十三歲第二女生以所作古今詩刋

而傳之命為弘德集公自為序述曹縣王叔武之論甚詳是歲都御史王公廷相薦公學行可大用不報

四年乙酉公年五十四歲子枝授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便道歸省公甥御史曹君嘉以諫謫四川茂州判過謁逢干廟有詩公為屬和見素林公以詠懷六章寄公和亦如之是秋苦雨水涌陸地行舟公作我出城闉詩

五年丙戌公年五十五歲謁于肅愍公祠觀正德間自

製碑文慨然有感於已已之變作吊于廟賦作楚調歌天門開

六年丁亥公年五十六歲公閔聖遠言湮異端橫起理學亡傳於是著空同子八篇其旨遠其義正該物究理可以發明性命之源學者宗焉

七年戊子公年五十七歲吏部侍郎霍公韜與諸公議於朝堂曰宋儒所謂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若李獻吉者非今韓愈乎何使之終老林下如後世之議吾輩

何諸公然之霍公疏薦於上命吏部起用亦不能行程生自邑來自吳郡五嶽山人黄省曾寄公書求詩文集是秋公體微不平京口錢醫官名手也過梁公命診之曰此不足慮病其在明年乎

八年己丑公年五十八歲夏疾果作乃就醫京口且得爲東南勝遊門人張實次子楚從行七月渡淮寓楊相國南園錢醫療之少愈五嶽山人黄省曾迓公京口公與之論文賦詩八月還登金山寺題詩九月抵

家疾復作公夢有人迎龍亭旌幢至執手板請公書
肯字覺曰吾疾不起矣又夢日幢幢墮海中沒蓋符
其始生之兆云司務黃公彬以詩問疾公答之詩曰
平生逸氣橫雲海一病侵冬歷夏秋小兒弄人古有
此君子知命令何憂親從江國迎醫返滿擬家園賦
雪遊載酒為君何日起東園松竹翠修修至十二月
晦日將易簀作自贊曰生無敢私死無敢欺質雖凡
近高遐是期或謂弗然請試察之剛而寡謀自信靡

疑泉雖見悉君子是之即不見是天豈不知老而覺悟逸窮數奇齎志長畢命也何為空同八篇潦草綴詞書畢而逝子枝時判海州奔歸以次年合葬公與左宜人於鈞州大陽山祭酒崔公銑撰志銘門人有服心喪者乃私謚公曰文毅先生

右年表一卷為空同李公而作也空同幼從父宦寓汳歸老終於茲土為余姑廣武郡君之婿接姻連戚余素知其平生兼采鄉評之公者著之但辭

旨無陋不敢附於作者藏之巾笥久矣近見東莞陳建所輯皇明通紀謂空同宦江西時與宸濠交歡借勢誣善奏罷布政使鄭岳之官及濠事敗以交通繫獄禁錮終身焉夫既與濠交歡矣又借其勢可罷人之官而又一時自罷其官者何耶濠之被俘而詞引空同亦宿憾之所致也賴見素林公持法不阿遂已之未嘗逮繫此汲人之所知也其曰繫獄禁錮皆無之陳益得之傳聞之誤耳舉此

一事則通紀之謬可知矣覽者其詳焉

李空同先生傳　袁袠

李公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也母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公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丁內外艱戊午授户部主事倡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乙丑進員外郎外戚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聞張皇后奪民莊田聲焰薰灼莫敢問公獨上疏論語侵中官昭聖大怒孝廟不得已下

公錦衣衛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孝廟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孝廟色變李不敢對叩頭叩頭而已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中人皆勸朕杖之其

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劉公曰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正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蠱亂朝政給事中劉蒞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户部尚書韓公文日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先皇帝於地下耳乃令公草奏文多載集中疏入詔廷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

中官王岳范棠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手草也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為黨人公與焉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矯旨羅織公罪械繫逮京師再下錦衣獄公之内弟左國王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力救得免放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宿習褒獎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

厚利否則威刼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為動久之詹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既才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許天子命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信獄推苦殊甚公不稍為屈竟文致閒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為濠所陷公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頼刑部尚書林公俊力救得亡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余戊

予歲使大梁以書投先生辱賦答相逢行一見甚驩談
讌累日夜是後人從大梁來先生必有書遺辛卯以所
著集見託屬纘之曰遺言必表生表吾墓而先生之子
伯材馳書京師曰亡父落落大節世或未盡知子必傳
之嗟乎先生之名同天壤敝可也而何藉於予世有不
知先生輒開口雌黃者請三復於斯文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
古文未喪然自遷向雄固而下亦鮮稱矣唐則韓柳宋

則歐陽蘇氏父子咸以所長擅稱而説者猶多低昂謂宋之不逮唐猶唐之弗逮漢也我朝文章發於金華數子而宋劉二公雍容述作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竒麗不足而朴醇有餘要亦氣運熙洽使然也列聖紹統人文宣朗曁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之雄材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蕩滌南宋前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凖裁彬彬郁郁茂以尚

矣李公材最高其人負奇氣傲視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嗟乎斯人也豈世俗所能容哉

箋云志傳年表之所為作俱欲辨明寧庶人一節此政不必辨者公激切論疏直聲在朝三詔獄而志不回豈甘為宸濠屈耶濠逆未嘗謬加結納敢後空同先生公惟莫之知避亦視同海鷗鳥爾云墮術中者非知公之言也試舉氣節論之空同何得減陽明此

可質諸千古若因左使微隙遂疑中傷淺之乎挾公者矣當公勘罷豫章亦係承濠風旨見詘能中人者顧不能自為地耶此大公案可據公道在人心何得妄加誣害而或以林公救援乃止設非空同必非林公能救援者也知者尚言公自此不振嗟乎以公之氣雖千古猶振也

空同集

附録二

結腸集序

葛　曦

空同先生集行於世久矣結腸篇三在其中復奚集以三篇外有圖賦何崔諸名公作暨宜人誌誄所以發結腸者言殊而事備義别而理該又可自集也故集集無序先生孫振亭公慮年逺而逸屬葛子序而壽諸梓焉或曰吁異哉化碧為石傳聞匪據纉組回文杼軸之巧麗焉耳若而結腸者其目覩者也而誰則為之夫雲漢為章人不為詫一旦盤結虬龍浮駐白晝太空之間則

莫不奔闐群聚以相指顧何者駭其異也夫結腸亦若此矣宜振亭公之欲序而梓也葛子曰嘻是豈徒以標異乎哉昔崔文敏公原此為厚倫之格余謂斯集可以觀世德焉夫倫有五均重也而夫婦父子君臣易序卦獨有以關之豈非以閨閫肇化而惟孝可移於君哉故詩詠關雎頌蓼莪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先王一失厥耦展轉悲歌曲盡情愫奚啻殊彼鼓盆者而嗣君結腸一賦怨慕辛楚慘乎有蓼莪遺風君子曰胥厚也長

歌之哀甚於痛哭可以觀德矣乃振亭公念承先志惟恐手口澤或湮必圖以永其傳非孝思之永言者乎於戲是豈徒足標異乎哉抑余少讀先生疏談時事不避權貴其拂宸濠於江右先大夫嘗韙之意其為人凝峻高潔剛直方正斷乎為古之烈士蓋臣匪直以文章雄視百代嵩嶽巍峩寔屋仰止茲觀其內行式孚如是宜其見於廷者挺然著大節也余生也晚猶幸躬見振亭公宅心則白日操行則氷壺持身貞教則春風化雨

政以渾厚精明並用而四民各以分取足其願欲境以內蓋以恬以愉登之春臺而愛慕永結無異也第跡此聞望已足光先世稱濟美已爲之後以盛其傳斯編其同昭揭永永無艾矣乎聞者作曰信哉是可以徵舊德風世維教矣爰次其語萬歷壬午春

結腸篇題語　　　　左國璣

結腸篇三闋李兄爲予姊氏作者也夫事幽而顯物神而變斯上智之究非末學所容辯顧探辭而諗哀是篇

也誠有甚於痛哭者矣然予竊謂天下雅歌君子聞之或亦不能不𢥠欷出聲也於是刋其篇布而俟焉正德丙子夏五月

結腸賦　　子　枝

於乎至隱何言物則宣焉物有幽彰形則傳焉匪傳何識匪變何神肧之無為無思而真莫探端倪莫究本因矧茲腸結於恍惚豈不駭視而震聞於乎吾母生性靈妙觀化清明魄雖落而光迹魂將飛而運精恍湯釜以

神用糾緞膓而顯情怨輪囷以盤拏恨互疊而迴縈則同心以示固法流蘇而永成鄙回文之蕪詞嗤分鏡之瑣行於乎一氣變化何所弗有何者可窮六月而霜白日而虹刃婦印影連理異枝望夫者石蠶女者皮血而為碧心而為灰氣平則散中菀斯結思盤其愛怨纏於缺於乎毋氏慧而拘傳貴而拮据將遑我居乃病乃殂靈竅亂氤膓如車輪迴環靡斷結而外神結者長親斷者易分古匪無膓結也罕聞重曰奉茲膓以贍戀兮內

崩裂而沈迷詳攸結以探志兮情理眩而難辭攬總帷以長號兮仰繪像而狐疑蘊杳杳以焉度兮情要眇而何之執膺臆而合之兮吾又懼夫見淺而言枝心與腸而共結兮抑孰知予之慟悲腸結一而心結千兮繞於旋轉而紛綸糾陰陽以經緯兮何耳襻爛而繽紛緌纍纍以宛戀兮底象井而布文氣蒸蒸以翳日兮天地慘而晝昏魂聿聿以來返兮叩蒼蒼而望閶於乎嗟嗟彼曷則福我曷則苦覩物撫躬生不如死結腸結腸抱根

終古

結腸賦 有序

何景明

結腸賦者悼李夫人而作者也夫人者空同先生妻而左氏女也夫人生而秉靈死而見異空同子慟焉於是叙歌自懷賦結腸之篇而屬予撰賦以寫永悼顧辭旨菲鈍無以廣情肆事繼彼雅音也賦曰

夫何靈淑之純修兮性命奄其不留覩結腸之圖詩兮詑斯異之所由嘻其鬼乎出牲俎兮盤旋瓮錭中織若

毬兮若綖若經兩耳旁貫兮珥虹弁星上襻下緌兮底肖井形儼垂鞶之絓緯兮文理緻而靡忝像生平之纂紃兮固靈巧之冥運究懽怨之興感兮求變化於死生神有所必格兮理有所難明物有隱而始彰兮事或假而真呈誦麻枲之微詞兮知甄女之託志吟决絶于溝水兮啟錢刀之為刺或有望成夫之不返兮悵離匹之乖隅淚隕血而崩城兮身立枯而化石此皆冤憤積而内鬱兮精誠干而莫撓歷往記以放令兮蓋異夫靈之

所遭靈結髮從良人兮又當恩愛之盛日雖中道殂先
逝兮轂馬既以同室情何抑之不伸兮心何藏之不白
眇荒忽之神恠兮固夫子之疑惑曰幼承訓以服志兮
託弱肩于名閥職君子之衿帶兮登薄軀于幃闥君矯
節而抗行兮屢違時而擯捐走畏途之坎坷兮常奉侍
以周旋涉江路而來歸兮肇辛勤造夫家室乃纖質之
糾痾兮忽委身之不畢撫愛子而永訣兮捐孺孫之嬉
幼哀夫子之壯齡兮予弗睹其時之所究生娛樂而死

悲兮恩義篤而怨深體璇璣之回文兮詎忘予雜珮之玉音心峻坂之九折兮腹車輪之百轉引長恨之端緒兮冀曾思之少展彼充房之芳芬兮君固察其椒𣙜予未始一揚其蛾眉兮又何羣娉之能嫉陋班扇之懷炎熱兮匪凄風之絺綌誠予衷有可徵兮奚恇眩而疑之慜貞婦之迅思兮實明詩而習禮魄已離而飄沉兮靈紆軫而在此氣氤氳以拂苑兮情詰曲其孰明宛連環之不可解兮邈七襄之報章悼君子之伶傳兮何中路

亡此嘉耦惠蓋有不年兮哲固有早殃夭霜露之憯冽兮回風摇而隕蕙顧國香之珍葉兮反歎修不若彼之衆卉漠玄冥之晝扃兮痛玉顏之日翳弔窺鏡之隻翼兮聆絶絃之寡唳映奔星與流月兮激櫺風之餘哀幰熒熒之燈燭兮若彷彿其魂來塵寒閨之素機兮攬擯紛之遺製委組帳之懸繐兮惻獨且而不忍視亂曰萬物轇轕統一氣兮精感形變散不可紀兮帝女溺海號精衛兮血影射石旱塚祟兮木有連理草交莖兮烈魂

潔傀孚女貞兮析微察異實此之類兮附物著靈見朐臆兮輻輳糾纆裂五内兮飄響隟紀光迹邁兮古嫒慧則蒙曷諷兮締心紬志程闒茸兮

結腸辯

崔銑

空同李子之喪内也封羊豕以祭有結腸之異焉鬧者異之予又恐其譎為神怪以資談者之竒也乃述空同子之行徵諸理作結腸辯曰感應之理豈不徵哉夫氣行乎域中發而生乎物聲噓則鳴觸機則變故西崩銅

山宫鐘奏響春華敷野窒木萌芽忍者窒其幾殘者閼其發感應之理於彼亡徵焉夫君臣也夫婦也人道之紀也舉紀者必以綱綱張而目咸就理矣故背公之臣必忍於窒弗肖之子在國必憤既迷厥初而百德毀焉厚哉空同子之為道也空同子嘗仕矣諫於君弗委于職守乎法弗回乎勢堅其節弗撓于婁折夫甘辱而吐紫非空同子之志取異乎人也愛結于心而不可解是故惟大倫之為篤故見異羊豕厚倫之格也且夫泣諫

之言信也將晦者以為忠而迷者以為逆餘桃之奉也既說其愛而又罪其褻是故感生於心而己矣名人之詩曰蔽芾甘棠召伯所說周大夫之言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夫愛之積則物且為符節故以異居者雖狎而防以欲投者既友而畔非類而從者終則凶執義而疑者愛可奪苟亡禮信之心則情之移人也于且失之于父於乎厚哉李子之為道也

結腸詩　　徐縉

勸君緩悲傷聽我歌結腸積腸結何為幽隱託以彰妾本名家妹二八侍君房僶俛理賓祭慇勤奉姑嫜從君走燕楚中歲歸故鄉計得遂偕老燕婉及時良豈意春蘭姿一朝委秋霜昔如鳳與凰今為參與商重壤永幽隔中腸難具量結髮分最親結腸情更長君念結髮時妾亡猶未亡河流東注海日夜何湯湯所嗟妾命薄匪敢怨穹蒼

離思賦 有序

予枝

正德辛未家君南遊久别顔面愴惋悲思爰造斯
賦以抒情焉並録以獻詞曰
陟繁臺以南眺兮思吾親之所止心於邑而内傷矣望
番陽之瀰瀰兮冀音書之北反兮睛曾睆而目連憂孤身
之遠託兮内崩裂而涕漣秋霜紛以宵下兮寒薄軀其
誰知路超遞而莫至兮徒搔首而踟躕覩條枚之相易
兮心鬱鬱其憂思哀國步之斯頻兮獨倀倀而安之何
予生之不辰兮遭時運之迍邅寇盗起而猖獗兮孤城

虛而將頹撫白雲以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望豫章以
翹首兮天蒼蒼而不見憶朱邅之告別兮步彳亍而涕
揮歷秋夏而不見兮心恍惚其來歸若乃三星燦而當
戶兮適明月之在天四肢委而莫舉兮魂爽飛而翩翩
忽承顏於左右兮心肅肅以奔走每膺訓以唯諾兮忽
空張目而莫覯內怵惕以啓戶兮視明星之有燦心怔
怔而未已兮據胡床以待旦佩道德以遠遊兮固丈夫
之所躭斷恩義而不顧兮豈兒女之所堪爰託茲以抒

情兮泄吾心之鬱邑撓垂楊以三撫兮涕潺湲而佇立亂曰撫彼景物傷吾心兮思彼君子涕淋淋兮仰瞻明月光皎皎兮天涯眇眇同斯貽兮安得羽翼翔南國兮

放龜賦　　子枝

斯龜切股厥鵙始鳴爰誠歸而西騖迅遵江而上征風潯浦暫蘄黄憩李玶於是畜有朋龜大人放焉名枝而觀而慨兹物之更生焉龜則超波驚顧若刺沈淵復出昂首雙㬉盤旋中逬復還疑欲有言聊爾撇逝若懼縶

牽何物類之細微知含私而感渥雖靈詭之信殊請探
聰而布欲萬物變化兮厥賦齊均惟龜為靈兮蘊其藏
真深游寡欲兮與物無爭清素自守兮純陰其精負乾
履坤兮八卦成則伸縮配時兮龍行麟德厭彼汚濁兮
服氣永考吉凶能前知兮與鬼神乎消息願遺時以攸
托兮志刳體而靡悔類哲民之殉國兮甘碪鑕於九死
聖重之而錫貢兮陋文象之南金羌何用而不求之兮
亦胡動而罔欽魯希之以憬夷兮禮法兵以決策武定

鼎以寧家兮每登蟜而敬卜遐惟厥功匪不偉兮痛神離而不谷刻時俗之苟且兮恒去誠而三瀆撫芰荷之荒寂兮棲蓮葉以徜徉寧泥淖蜂蛤溘焉畢命兮吾豈慕墀陛之炳烺懼漁人之嚴網兮恐苟軀於輕絲跂延脰以愴惘兮保太和而遠之兮予身之微畢兮大不足以中度夢元君以脫之兮傷予靈之不預紛忻悽之難逆兮倏偕獲而並拘思曳尾以躑躅兮甘𢭏牀而允枯幸君子之廣愛兮溥溫育於纖小飫予以潭之芬兮騰

予以華清之治怏遭逢之罔測兮詎存濟之敢希顧從之以兆齡兮冀斯心之我知至人大觀兮體物以仁視彼同我兮惠和而均諗細質之焉補兮臨漪状而縱予顧濤瀨之洋洋兮時懐泣於芳渚白龜放於毛氏兮嘗食報於冥冥買龜以脫之兮亦侯封而譽成將效茲以酬惠兮非大人之攸望不疑何卜兮剡禍福之無方誠人心之有定兮循民理而不悳天雖髙而聽則卑兮竟數祥而載悦憶前轍以戒後兮矢韜輯以滅跡鼋鼉任

其横突兮吸澄淪而靜靚惟罾罛之層設兮理難及千尋之淵即餰餌遍江海兮力宣制横波之鯨鱣亂曰南山兮有巔徽君子兮孰仁我淵萬年兮純嘏子孫兮永延

同賦詩一十七首　　　　　　　　　　　　　　　　　　　　　　　　　　楊曹嘉

朱傈鎮廟二首

野廟瞻遺像英威尚出羣戰場没沙水畫壁起風雲鐵馬長驅志金兵累勝勲自遭讒譖死誰復靜塵氛

虎戰收功近龍威名將還中原無社稷外冠有關山野烏啼殘恨蒼松凜舊顔平生弔忠義獨此淚痕斑

謫蜀過謁雙忠之祠三首

兩度微官謫孤身絶塞行漢廷收墮淚蜀道軫離情玉疊蠶叢國龍標劍閣城乾坤形勝地何處挂冠纓

我有龍淵物誰云鳥道難橋横江不濶嶺度雪空盤感慨悲前事威稜想舊官投荒吾不恨指佞萬人看

障海功難就排山力漸消花心傷繡斧鳥步習繩橋郡

國西雹盡星辰北極遥遥賜環竟何日含淚望中朝

王彖使至

雨後青總馬風前緑綺琴檻分蘭菊色林響鹿麋音野鳥隨人性秋蟲助客吟煩襟應盡解接屣坐松陰

王彖使既返東月皎升徑觴吹臺之巔

皎皎秋園月亭亭夜迴臺光隨車馬上步接斗牛迴賦雪鄒枚跡臨風李杜杯猶憐朱紱客不共坐莓苔

贈陳生嘉言

獨坐玄洲釣深棲仲蔚蓬人呼白衣相家有玉環童澤近蛟常雨林空鳥易風蒹葭霜露裏誰采最高叢

中秋亭會

新亭面皎月高宴列中秋地敞蟾疑動颸空霧自流杯傾承露掌榻不摘星樓賓客梁園勝今宵盡醉遊

戊子元夕

燈光皎河漢寒夜倍生春況是繁華國能堪吏隱人千家餘鳳管九陌競香塵獨和閒居詠憎看月勝銀

聞鄭生死豐沛舟中二首

太初儒逝早少谷暝遊深詎謂方山客同隨秋草陰野雲飄素幔寒日下空林重念羣芳歇臨風涕滿襟

已返河梁棹難招楚澤魂何人收旅櫬有客酹青樽浦月沉帆影山花沒屐痕梁園遊舊地風色自黃昏

聞鴈

連翩升紫塞嘹嚦過秋城帛染傳書淚砧催擣練聲雲深飛總近風細落還輕此夜高樓笛懷人幾度横

陶君分司桃花次韻

獨樹紅桃太放花主人折贈衆賓誇當筵雨萼晴猶濕
倚檻風枝午更斜賸有琴書分秀色豈容蜂蝶亂芳華
英朋海内如君少擬報瓊瑶醉紫霞

秋日東庄宴集

菊釀新開承露盤浚郊出賞盡銀鞍風林一葉地逾静
塞鴈雙飛天自寛亭榭傍雲秋色動旌旗夾水晝生寒
南州榻宴名今古未信風流勝此懽

城東陂秋汎用前韻

湖上晴遊即鏡中輕烟淡靄靜浮空岸迴舟自蒹葭入塔迥雲從殿閣通驚吹魚龍時出没傍㕔鷗鷺晚西東迴橈更泛桃花水不辨秋林返照紅

雙溪方伯夏初就飲石几留詩

舅家石几何玲瓏瑶色金姿花樹叢拂玩自成今日會扣歌真見古人風蒼煙野徑雙樽裏碧簟凉雲小閣東獨喜館甥重有處百年吟卧此心同

箋云李伯材諸賦酷似建安而沉鬱本之楚辭盧枏輩所不能作曹仲禮近體軌度嚴整用意冲淡可謂不媿其舅左氏才皆翩翩惜文不少槩見何也他如倡和名流門生故人風韻俱不劣此老稱一代宗工獨丁其盛乃爾豈有感發之者耶歷下諸公雖高標曲引而聲應者寥然一吷可以觀其世矣

致黄勉之尺牘六首

李夢陽

人物志阮集神仙傳高士傳評詩詩格詩中密旨六種録之寄我弘德集僕亦無之諺曰織布無衣一笑

其二

云翻刻此集必得五嶽序之乃可刻盍草户珠簾在序不在詩也

其三

自邑往傳五嶽言欲刋鄙作於吳中蕪譾之辭每一閲之不當自意者多矣詎足播天下信後世凢會表永之

亦傳崦西少宰言謂良工獨苦不宜廢此而永之又言其兄聚篤古好義誠以此託之即重費不卻至京復書來索我全藁寄其兄而前可泉太守則云徐文明富而好文其館容朱精千欵製謂宜託之徐則事可立辦僕則謂此舉非謀之五嶽不可會自邑復下吴因遂以全藁付之詩文凡五十九卷若分嘉靖二集為三卷入之則六十二卷矣然序文不能不望于五嶽葢海内知已于古為難况今乎况今乎惟君亮之矣

其四

去歲冬僕之全藁付程生獻大君子門下求勘檢并大文序之今夏秋交矣杳無聞也程亦無回音屬金客行輒復致惓惓取消息黄葛一端奉備暑服耳瞻望怡懺文藁無副本鄙意恐失之

其五

六月廿一日始獲五嶽書始知刋校遲速之詳并委曲懇至之情四海之内有斯知己肉骨道義死生以之僕

何幸而得之哉夏來染病駕舟南下泊于京口計一水之地必與五嶽一面必罄種種之懷杖纜初定遣伻走報而五嶽先一日出矣千里易趨一見難遂天下事足痛恨如此竊念五嶽中厚誠確鶴立山峙屹為東南士望僕此衷託必無半途之廢第工食浩大前自邑嘗致三十金高蘇所許令何如矣僕玆更奉三十金亦門人故舊助者也集中文或無甚要義如東札祭文之類刪之可也童謠既采民俗不宜雜之僕所作中其詳自邑

能道病勢方劇不及一一

其六

北郡李某之旁僕意忝吳郡黃某校刻使百世之下知黃李通家之懿如何序成先寄一目如饑如渴亮之亮之舊註空同子八篇今附覽或可采之

答黃五嶽書　李　枝

邂逅京口倏復逾歲念兹丰度實勞夢思直以踪跡萍梗遂致音問違隔自貽之阻譴將誰歸走命運乖劣禍

患恒殷不自死滅延及先人剷心裂肉無以自贖加以弟妹嬰孺家口衆繁䊸䊸之疚不能為懐五嶽其何以教我乎先人詩文之集幸頼五嶽為之宗盟百代不磨在斯一舉昨承玉杯之賜八篇之成走即痛哭流涕薦之靈席遺容欣欣如聞言笑其他多者不識今當何如但恐費用不繼坐成廢弛耳且五嶽此舉海内賢豪莫不延脰以望其成一旦少有不力竊恐不知者謂存亡之易心也近聞先人交遊亦有欲完此者五嶽或不能

丈付之此人何如大抵天下事貴成而不貴獨有五嶽之序為之冠冕何嫌其出於他人哉極知此言甚拙然江河路遥音書難得故不敢不詳議之也五嶽幸裁答之嗚呼先人精力盡在此集走素愚暗不知文字然士君子不之遺焉恐不可以泯滅也竊又恐妬忌者以危言動五嶽而沮止之五嶽固非可動之人走不敢不過為之慮惟五嶽裁答之幸甚如有教示萬乞早下翹首南望不勝馳想惟冀順時保艾外古鏡一面用將遠忱

統希照鑒

其二

六月廿六日見都先生奉尊教及先集完本枝感激流涕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今信之矣所謂生死而骨肉者非耶復賜偉文為之冠冕霞彩蔚然遺落近習辭嚴義正兼之史法先君何幸得斯完美即奠之几筵舉家再拜稱先君之靈而致君之祝也枝之不才何以為報雖高明無所責望而鄙人之惓惓不敢自已耳金鳴臯

欲爲舍下印數十部工費皆自備趂在新時庶可傳示後見也先時所寄譌字太多完本想亦搜羅盡矣如一二未正者幸不憚煩八篇人之索者衆便中寄十數冊幸不惜臨楮戀戀不盡

箋云空同致情於五嶽何其勤懇耶第公當盛名時託五嶽知己猶不自信更謀及他人屢取消息枝亦云竊恐不知者謂存亡易心也校刻之難必淹歲月何以慰老眼饑渴之望而竟不及觀厥成

也傷哉曹仲禮鳳陽板吏精字畫如繡然在後一年似亦本此而去其分例之目嗟乎公安知百世下服膺者衆而謀新此板者不止一黄君也古人著述藏之名山大川揚子雲有言五百歳後定有知吾玄者生前之名政不必亟亟耳

哭李公獻吉四首　黄省曾

歳子初傳鴈江秋始狎龍把書心竝喜攜手氣俱雄爾有陽冰託吾希季子風終焉將寳劍脱取挂幽宮

絶代詞林哲新傳鬼錄人琴捐當歲夕川逝逼元春日月音容古江山涕淚新天涯有知己沾袂惜麒麟

往歲楊園餞涼風七月樓不言躬再拜為別淚雙流鴈引鄉河遠霜催旅鬢秋黄泉何底急令我淚藏舟

卧病梁園日尋醫吳苑天子成烏鳥養兄有鶺鴒賢骨肉恩俱切神稜散不傳竟歸淹伏枕吾斷玉琴絃

尋空同先生河上草堂　　歐大任

西來孫騎過中原却憶詞人舊有園嶽色至今干紫極

河聲猶似下龍門雪驅梁苑千年賦雲慘潯陽萬古寃荒裡只今書帶滿獨留雲草在乾坤

顧華玉集　　　　　別集類五　明

山中集原序

東嘗讀書至於喜起之歌詩至於考槃之什然後見古昔之所以盛也當是時賢人君子散處於四方皆有道德文章以悅澤其心而和其聲音是以在草野則絃歌雅頌而賁之丘園在朝廷則賡歌諷詠以宣之廊廟而被之黎庶進有所休顯而退無所憂戚非以其本諸身者有此具哉晚近世則不然士或決性以徇事棄文而

任法其用之則蹟其不用則困其施諸言也蓄縮耗矣
乃東橋先生躬淵朗之上姿具斧藻之休德龍驤虎變
起聲於孝皇帝右文之世卓爾大雅輝光邦家宏根風
騷冠領儒喆入內出外几三十餘年間海內搢紳之士
飭廉隅者師其敎執簡書者問其政懷鉛筆者習其詞
先生之風軌斯已宏遠矣爾其歸休山中返吾初服飲
清流而澹思卧菅茨以適性混心齊物與化游衍豈知
物外之罥滓哉是以高情屬之天雲英詞叶之金石輿

象既超詞旨斯妙譬則風泉激於幽穴霞采散於層穹無資意慮聲色自神也嘉靖丁酉有詔起公於山中節鎮全楚之地聲訓所流湘湖震蕩東與在觀聽之末既幸得祇承憲度又盡得山中之作而觀之乃以卒業斂容而嘆曰美哉道德之言至矣先生方以華髮舊德為時巨宗行將光賛大猷祓飾一代之典後世有述焉若乃昕沖邈之逸軌表清和之正聲用以理俗陶情節度流競則斯集之傳又烏可已哉嘉靖十七年戊戌夏五

月湖廣按察司僉事鄭陳東序

憑几續集卷一

反歸來行寄浚川公 承示高作辭意迴絶然非公分也輒寄是篇

歸來乎公不可以遽歸立君黃金殿著君白鶴衣朝中冠佩三千輩誰不仰面看恩輝吐辭天下法執憲萬人威玉陛尋常賜顏色腹心推置古來稀顧公奮雙臂大厦力撑柱顧公噓元氣四海廣陶鑄旂常鐘鼎皆外物所貴丹心報明主五湖扁舟虎門車小丈夫事何足數

君不見南陽諸葛公三十草廬稱卧龍秉麾起去佐先主志決身殲成矢忠又不見東山謝安石高卧終為蒼生出折衝尊俎摧强敵拔引英豪靖王室不然則三代以上公豈無心披露酬荅視時淺深桃林定後建齊社傳野起處為商霖大人一身既許國安危四海同其任本非江海疎遠士安能拂袖任升沈

登黄鶴樓飲後作

黄鶴仙人身姓誰空傳崔顥舊題詩雲荒赤壁周瑜壘

江遶青山夏禹祠浮世古今堪灑淚高臺歌舞幾時巵

天寒月白孤鴻遠徙倚危欄送目遲

緩慟集原序

女亡余哭之慟人曰甚矣余曰豈唯天性之親孝養之篤不可舍哉殆失吾一高第弟子也今而後居內有言誰語哉思所以緩吾慟乃志其墓以著明淑未已又錄其善言且綴詩十三章哀之吾聞後有傳者為不朽不朽者雖死不死也稽古孟陶之母儀樂羊皇甫之婦道

緹縈曹娥之女德雖大小不同均之有傳也吾女小善豈能希蹤於前美使其片言單行撰女史者或采焉是亦可以不死矣吾慟不至少緩乎遂不避而梓之備焉
時嘉靖庚子中秋日東橋居士顧于華玉序

清惠集卷二

聞馬千里店有衡翁畫可買上有樓未瞻先題

夢卜乾坤第一流明王圖治説殷周商巖渭水傳真處

千仞丹崖有似樓

王文成全書卷九

攻治盜賊二策疏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云云臣抗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被峯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刼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峯賊一彯突來龍句保擄刼居民續被峯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

餘頭又有峯賊一陣虜刼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
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横水等村峯賊糾
同逃民四散擄刼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峯賊與
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擄牽人牛本月十六日
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牒報峯賊刼打頭里茶坑等處
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勦賊已退
回横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議處回報案照
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

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浰頭等處強賊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又經會委議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隨據本縣呈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呈上猶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謝志珊等量

諭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欽依轉行查勘前賊見令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即令可否剿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令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猺獞之伐雖欲約會夾

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撫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量搗其穴候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

英藍瑾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陳尹
誠簡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
譚曰真蘇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黄金瑞藍天鳳藍文亨
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滿所統賊衆約有
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黄聶水老虎神仙
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刼三省為害
多年贛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龍川浰頭賊巢接境被
賊首池大鬢大安大升斜合龍南賊首黄秀魁賴振禄

鍾萬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榮黄萬珊黄秀珏羅積善王金曾子李王金李王洪羅鳳璇黎用璇黄本瑞鄭文銊陳秀珐陳珪劉經藍斌黄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央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掠人民尤難計數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房廬姦汙妻女其為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聞湖廣二省用

兵將畢夾攻之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兼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𠒋類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刼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刼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

刼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夆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刼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

以支況郴桂所屬永興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来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守備都指揮鄧旻雖蒙征剿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爲猺官賊首高仲仁李賔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玉景陳賔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木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刼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

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畬地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刼正德十一年七月内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擄民㨿轎扆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從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刼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從官未寧半月仍前出刼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刼樂昌縣并捉知縣韓宗堯刼庫刼獄又一起七百

餘徒打刼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等峒出刼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刼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令猺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勦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云云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

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令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

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揺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寃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

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
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
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
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
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
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冦軍旅未旋府江之師
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輕種
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

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雙溪詩集卷八

送張中丞繼升廵撫遼東

玉節金符下九霄飄飄將命赴東遼聖朝不務開邊略朔漠湏防敵騎驕雨足塞田禾黍植月明山海祲氛銷北門鎻鑰應時濟江閣天高望斗杓

王思槐過訪押韻

泊船郊扉暑雨清小樓山外恰新成打魚剪韭無他味把酒論文見客情野竹過牆初挺幹汀花照眼更分明

新禾滿地農歌起白首對君懷一傾

文徵明與胡祖貽夜宿雅歌堂徵明作畫題詩為別祖貽持示請和

作畫題詩風雨夕想應終宴不知眠畫看滿幅滄洲趣詩寫良朋夙昔緣逸思飄飄入雲表寒泉渺渺落燈前雅歌堂上留遺跡一笑當時豈偶然

兄弟約遊大頂禪院不果遣悶

天明準擬尋僧去晨起梳頭風雨生惜此春餘能幾日

怪他山好却無情綠蘿虛冒浮雲色黃鳥時聞百谷聲

華藏幾年空有約天時人事信難幷鳳山約遊華藏不得因及之

對山集　　　　　　別集類五　明

對山集序

康徳涵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不佞自束髮談藝心竊嚮往之於今數十年而始得從關中讀其集既讀之則又心竊有疑也乃以訊之李太史本寧氏太史曰集固非全也曩先生没其遺文散逸無次友人張孟獨氏彙而刻之譬之寶玉瑜瑕並矣又多珷玞燕石間列而錯陳殊弗類也余從先生嗣子孝廉子秀訪之葢得十之四

又從其外孫張明府維訓訪之得十之六集庶幾哉稱全矣第無有能為先生忠臣者嚴覈而慎選之請以屬子於是以全集畀不佞既辭弗敏則又私念曰曩見先生集恨不得其全也既全矣辭弗竟業則嚮往之謂何不佞即弗敏就若為太史前驅刪其訛謬其當與否姑就太史評定焉其奚爲不可乃取先生集伏讀數過輙僭為甲乙之以上之太史太史覆覽而加平定謂不佞曰是庶幾稱完璧矣雖然余二人者奚足以盡先生余

取其甲以付孝康其乙者後將或有取也余從諸體之後虚其白以待馬其可矣刻既成則以孝康之請序之末簡曰嗟乎文自司馬氏以來作者代起蓋千有餘年而無能得其似先生崛起弘正間逸才天授不假人力遂生子長之堂而入其室與李何王馬彬彬然朋炳交映斯不亦間世之傑哉先生素絶閹瑾之交乃以微權緩頰而解北地之厄至琵琶擊客一事海内士大夫類能言之此其真氣雄萬夫與文力相贔屭語云文從心

生又云文類其為人不佞葢以是信先生故辭弱而踣者非先生之真弗取也語雜而諛者非先生之真弗取也遊言枝蔓雕刻藻繪非先生之真弗取也先生之文慷慨激發有觸於感不顧忌諱其甚者間傷於直弗恤也然非此不足以見先生其於詩也亦然至直寫胸臆琅然蒼然中於金石或比於質其色黯然其聲樸樸斯瑜瑕之謂矣不佞間取擇焉葢有子長氏之風而氣節勝之先生之集斯其槩矣不佞又私竊覼之往者寧夏

之變震動河華至當宁旰食先生移書曹帥謂當謀之仇鉞乃後咸寧竟收擒逆之功乙酉之歲妖人煽逆三輔盜賊蝟起先生徙薪之論發之二十年之前乃其究也較計索情言賊出没合散之狀如指諸掌卒如其度不爽毫髮今集中與趙乾州姜武功書可按而知也先生之經綸不獲盡試乃微見於此世談者謂先生為文章之士知先生者或又以氣節掩之嗟乎先生之經綸不見於世獨歸其氣節訛訛之論或成貝錦猶謂先生

與瑾有密并氣節少之世所僅知者獨文章耳而散逸之久真贋並行悲夫先生全集行而覽者因得其氣節經綸之槩自於今以往先生為不亡矣非太史氏博求而精擇誰其任之哉誰其任之哉萬歷九年正月上元日豫章後學郁木山人朱孟震書

栢齋集卷八

與魏茂齋論兵五篇

論招募

敵人深入不已勢須征剿但我軍精勇者少恐難決勝執事欲招募義勇異材誠善策也然久而未有應令者此無他也兵書云軍無賞士不往今招募義勇乃止於延致賓位待以優禮彼武夫麤人不見重賞豈知優禮為何物而肯來哉况義勇亦無指定格式今宜定擬告

示諸色人等武藝過人者俱聽赴軍門考騐有能弓矢百步中的鎗棍用一丈五尺鐵鎚刀斧二十斤利便輕疾者定為上等弓矢七十步中的鎗棍一丈鐵鎚刀斧一十斤利便輕疾者定為二等或能使鐵鞭袖箭鐵撾手銃之類亦定為二等上等賞銀二十兩或三十兩二等半之募得此三千人分於諸軍營以為先鋒令其衝鋒破敵有功比官軍倍賞功大効著者保為將材不次擢用如此則義勇之士前有重賞之資後有大用之望無

不來矣

論接戰

敵人與中國戰必有武藝過人者數人以為先鋒但其衝陣來者止於弓馬但其發矢止於三四十步之間若吾募到武藝絶倫之士列於陣前七八十步之間則用弓矢殺之三四十步則用手銃殺之迫近則用鎗棍刀鎚等器殺之前鋒既敗衆賊自怯然後次第攻之則敵可滅矣

論分合

古人論用兵之法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若賊氣未衰輙與大戰亦難保全勝宜將我軍分為數營以一軍當其前與之相持以一軍繼其後度我軍將乏迭進以待之餘軍或攻其左或攻其右或從間道遶出其後襲之彼軍為我軍所擾勢難得食又無救軍以為之助不出半日其氣自衰然後合兵為一以殺之則萬全之勝可必矣

論選鋒

兵法云兵無選鋒謂之北今調到之兵雖多而勇怯能否之實未辨雖我軍亦不知本軍孰强孰弱孰勇孰怯故接戰之時但有一二受傷輒自驚懼潰敗此甚可慮也今宜將各軍逐一驗試如召募法上等中等各從其類餘軍隨宜驅使或列於陣内以壯聲勢或令嘗賊以耗賊之精勇古人有先敗而後乃大勝者用此術也

論反間

即前篇論術之意或告示吾民令詐投賊中為我內應或捉獲奸細之人不必斬殺仍犒以飲食曉以朝廷之仁敵人之暴朝廷之大敵人之小中國之樂塞外之苦縱其歸去令傳語中國之人陷於敵人之中者暗地相結得便殺賊首來降除賞銀一萬兩之外為首者即陞遊擊參將衆人亦各陞官若臨陣為我內應從中殺起賊驚亂戰勝來降亦計功陞賞在前過惡一併赦除臨陣之時須當穿衣服使我軍辯識不至誤殺此用兵之

奇術也

與王都司論兵二篇

論鄉兵

古者兵出於農故無事則務農有事則為兵自後世兵農既分之後加以承平日久民不見兵革之事是以一聞戰鬬皆心喪膽落驚懼無措葢以素不習武藝之事故也近日敵人深入山西殺害百姓搶掠人畜正坐此耳今雖暫退傳聞明年要來山西河南搶掠恐我民

素不知兵亦將被山西之禍孔子有言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以上司有教練鄉兵之令若令里甲呈報壯丁恐乘機作弊反成勞擾此可令地方總甲將所管鄉村居住人民不分主戶客戶挨門報官不許遺漏一門每門除六十以上十五以下老幼外其壯丁亦各盡數報官不許隱漏一丁如有隱漏即將總甲枷號痛責決不輕恕通筭各鄉村壯丁除例該優免外實有若干名少則五人朋當鄉兵一名多則十人朋當鄉兵一名

每五十名仍設總甲一名以管理之五百名設老人二名以總管之每鄉兵五十名內十名學弓矢四十名學鎗棍各總甲即將所管民兵從便演習每日不拘遍數老將所管民兵每月限定二日拘集寛閑去處總行教演廵捕官或一月或兩月一赴老人教演之處親行驗試量行賞罰仍曉告以教演鄉兵本為敵人深入為害保全爾等身家而設與其他差使不同不得推奸躲避爾等武藝既熟縱使敵人來侵亦可抗禦截殺敵人亦

人耳亦皆畏死見我強盛自然退避小則可以保全身家鄉黨不被殘害大則可以報効朝廷以取官賞豈非大丈夫之事哉若平時推奸躲懶不肯習學武藝敵至乃共甘受殘害非愚之甚哉此外竝不拘爾等常時赴城及令迎送以費生理戒諭既明民自知勸此備禦敵人保全地方第一策也

論堡寨

一近日官府遇敵人侵犯多是閉城自守竊念先哲有

言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其次則守四境今敵人深入惟閉城自保城門之外四境之内皆不暇顧矣城中之民與境内之民均赤子也止顧城中之民而不顧鄉民豈為民父母之道哉若境内之民被敵殘害城中亦豈得晏然而已乎兹欲盡令入城則其衆有不能容今莫若于十里之内擇鄉村鎮店之大者修為堡寨止令四圍各築墻高一丈不必過為堅厚即堡寨也事急令民暫且奔赴堡寨庶可拒守間巡撫亦

有此今但愚民不知遠慮不肯修築此須官府督而行之據此堡寨以逸待勞益我民果能演習武藝則自能守把關隘敵人不得入境矣民兵亦可隨便截殺敵見有備亦不敢久留較之閉門自守四境鄉民任敵殘害而不顧者其所得多矣此亦備禦敵人保障地方第二策也

竹澗集卷一

淮上聞詔乙丑歲

遺詔初聞下九天攀號無及淚潸然憂勤已接二三統怙冒方深十八年禹就忽驚龍變化樂終猶想鳳蹁躚典謨萬世神功在雨露蒼生獨可憐

儼山集　　　　別集類五　明

儼山集序

陸文裕公集一百卷其子國子生楫所刻公諱深字子淵上海人舉弘治乙丑進士歷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文裕者其謚也公自少時文則有名既官翰林以文章為職業於是其所著作日益工以富每一篇出士大夫輙傳誦推遜之然公嘗言文以通達政務為尚以紀事輔經為貴非顓顓輪轅之飾已也夫文之用

廣矣大矣其體諸身為德之純其措諸事為道之顯其書諸簡冊為訓之昭古昔聖人以此經緯天地紀綱人倫化成海内遺則萬世故夫播而為訓誥萃而為典謨刪述而為經筆削而為史雖出于聖人之手猶文之一端也而後世不察獨以文字當之於是道德勳業文章判為三途至其甚也又舉所謂文字者歸之乎浮靡詭誕之作而其為文因亦流于俳優之末技家人之俚語則何所繫于人文世道以庶幾古作者之萬一哉惟公

之見不然故於輔經有詩徵有道南三書有學說有同異錄於論政有處置鹽法狀有神聖學光治體疏有西川用兵書有備寇弭盜賑饑諸策問於紀事有翰林誌有經筵詞有郊祀錄有孫炎花雲傳而國家之典章百司之故實散見于碑誌序記者尤多率其言可以適道舉其說可以為治信公之深于文也階往年嘗獲侍公竊窺公之志蓋毅然以經濟自許故在翰林在國子則數上書言事督學于晉參藩于楚旬宣于蜀則皆有功

德于其士民而世顧獨稱公為文章之宗匠豈真以彼而掩此乎抑論文者没溺于舊聞而然也公没再期而此集出維公位不登卿輔壽不滿七十其文在經濟者雖不盡顯于時而所謂輔經紀事通達政務之文猶幸有徵于此然則集之刻固尚論公者所不廢哉宜梓之拳拳也昔公嘗重修蘇文忠傳而大學士桂洲先生夏公誌公墓亦以文忠擬公天下稱為知人嗟乎後世合公與文忠較量之當益知階之序公集非諛矣嘉靖丙

午仲夏望日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郡人

徐階序

序

近代文章家非周秦不談非西京不談然騁宏博者唯叢靡是務而精猵醇駁無所决擇往往蛟螾混處而雅鄭之互鳴也慕古奥者則刻削鍛鍊務極難澁棘喉滞吻若梵唄然殆不可句而大雅之風泯矣周秦西京固若是乎哉文裕公儼山先生崛起東海之濱天才學力

超邁卓絶駿發精英其光燄煜爚逼人宏博而不繁古
奥而不晦周之典雅秦之雄暢西京之豐蔚精密蓋無
乎不備也縱横運化名一家言所謂黼藻化工芬馥宇
宙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非先生其疇當之平生撰
著自講筵史局郊廟臺省以及山川林館之品題祠墓
金石之鐫刻與經史之折東古今典章之辨議家傳人
誦殆徧寰區片楮隻簡為世至寶可謂極文章之盛矣
矧先生經綸匡贊之業雖宣發未究而河嶽默運之功

良不可誣則夫先生之所以傳世垂範者豈唯文哉先生既歿神觀化其子太學生楫字思豫發所藏稾類而成編凡為集百卷外集四十卷咸登諸文梓壽其傳矣兹復訪蒐散佚隨遇劄録編為續集十卷刻附集後以傳嗚呼自古文章大家傳世之作未有若是其富也有之未必若是其精且醇也思豫皇皇乎赤水玄珠之求為不孤矣是固稱揚明著之所寓也况其英敏博洽克光家學所以竟先生未究之業者其在斯歟若先生之

爵里名氏夫人皆知之茲不敢贅唐錦撰

儼山續集卷二

大風

雄風括地西北來吹我狐裘薄如紙吳兒愛熱不耐冷我亦何為行至此丈夫有志事四方阮籍劉伶畏生死有人逐日走未休有鳥銜石填海水此事無成節可壯錦帳紅爐是誰子河山三晉古有靈前唐神堯後唐李兩家際會未易同風虎雲龍共時起紅塵莫漫障白日

待汝終朝聊爾耳

山雞歌 示徐元度

徐生妙小頭角殊袖中能藏碧紺珠客邊候我長安陌雙手送茶行酒盂汝爺今年未三十見汝半尋如玉立時時前稱丈人行再拜乞我題詩急感汝殷勤未能副展卷驚看復迴顧錦翼離離繡頸齊一隻山雞墮毫素漢世初傳樂府詞殷宗曾感中興期竹筍穿泥麥覆壠五色鳳凰空見奇鳳凰遠向西山逝南國詩人歌泄泄

男兒容易厭家雞古聖終然悲共雉萬里烟霄早致身望中一片五花雲製裴未論千金價形影尤堪補袞文題詩贈汝還憐汝聽我題詩作吳語終當徐氏號麒麟

莫使王郎擲鸜鵒

跋

右陸文裕公續集其子楫既刻前集百卷外集四十卷復蒐輯遺逸以成是編為十卷合百五十卷嗚呼富矣哉禮部尚書華亭徐公謂公問學宏博詞賦精工在國

朝可與宋文憲李文正爭衡信斯言也考其篇帙實與潛溪麓堂相埒蓋公自舉進士取高第即讀書中祕進官翰林編摩史局講讀經筵中雖宦跡邅迴間親民社而模楷成均紀綱學政典奉常職宮詹終身周還於文儒之官故其啓沃宴閒粉藻極治析束往昔矜式髦彦既有以鳴一代之盛而緣情體物闡揚贈處者無不領袖風人華袞當世下至瑣言尺牘亦皆握瑜披錦人傳寶之是以若是其富矣抑公嘗語師道曰昔人言人未

五十不可著書吾為此言所悞五十以前志氣壯盛耳目精明不以此時有所就過此僊矣悔之何及公是時年始踰五論撰甚富而言若是豈公所謂著述別自有在而此特其緒餘耶盖公生有美質髫丱大成才既卓逸志復英邁肆意於學奔軼無前故能窮該百氏研極六籍精括天人細入蟲魚無所不窺見之論議直欲凌轢風雅軒輊盤誥而究其所存則雅志於立德立功故氣節政事稍見端緒即足以風厲百世而卒不登大用

以盡展其所藴世方惜之其以文士名藝林固非其所屑也及至懸車之後乃作傳疑録屬續之年方集山居經則始歛其大有為之志以為立言計而非向之區區應世者比然後知昔人五十著書之言似不專為理明見定發亦以用舍黙語固當於丈服覲之耳而公所為悔者其果有意存乎然公著述之旨雖若在此而不在彼而公應世之文乃彬彬作者成一家言天下學士大夫咸宗而歸之葢惟其有立德立功之心故言必載道

而氣節政事之風厲於世又足以重乎其言則其為不朽者莫大於是而又豈專意著述無本以出之者之可及乎若佚卷帙浩博楫必欲窮搜而並存之則卲文莊所謂道極乎變而後可以言道文極乎變而後可以言文亦欲以見公之全也昔曾南豐序王回之文片言半簡皆附而不去曰欲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傳於後世則楫之用意其固仁人孝子之心也哉嘉靖辛亥夏五月朔長洲陸師道謹題

少谷集卷三

憂朔方

疾風吹塵翳天地闌道山東盡兵燹血馬健兒挾長[弓是]
東搏西擊過梟鷙道傍達官聞走避弩屬就縛如棄屣
日午城門不敢開千村萬落空烽燧國家承平重文事
天下州縣無武備向者潢池一鼓聲將軍士卒皆兒戲
青衿儒生無壯志大募壺漿與簞食焚香拜首願勿殺
金帛婦女豈論費落日縣官走饋遺十且八九被拘繫

北方郡縣一掃空田野但見旌旗熾青城圍解清河棄萬室遊魂化魑魅黃昏腥血赭河水白日慘愴照殘骸萬騎長驅入廣平廣平赤子無噍類邇者又聞消息惡北出居庸誘番騎黃頭奚兒好射利陰山之兵史多知黃河氷合不可知東鈎老子母輕易塞内羌戎不可恃目下亦作中原祟天子宵衣重撫諭飛揚跋扈終攜貳少谷山人夜不寐十年家食嘗驚悸一編狂言不敢忌欲叩帝閽淚如潰

苑洛集卷十三

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

謹題為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會同總兵官都督僉事議照本鎮近因大同事變兵馬多調西征本鎮實為空虛臣等謹便宜會選得無馬軍人及步軍一千四百三十四名從公推選得空閑都司李淮才力有為謀勇可取暫委為千總職事試驗得指揮千百戶旗舍六十六員名俱各年力精壯弓馬熟閑指揮等官范

紹宗等六員爲把總職事千百户旗舍李陞等六十員名爲管隊貼隊職事及置買旗招響器䭾鼓長鎗柞木等項俱已完備每把總四員旗軍一千名作爲一營就令李淮統領以聽征調其餘官軍亦令李淮暫管俟足千人之數别選謀勇官員委爲千總職事統領另行具題事寧之後仍令各歸本伍緣係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專差謹題請旨

計開新選過官軍一千五百一員名

官六十七員

旗軍一千四百三十四名

千總都指揮僉事李淮

把總官六員

指揮五員

范紹宗　洪銘　朱達　奚讓　姚甫

千戶一員

管貼隊官旗舍六十員名

管隊官旗三十員名

千戶三員 李陞 周泰 王縉

百戶二十四員

劉成 聶雲 劉錦 郭奉 袁斌

趙堂 李湯 戴鉞 杜江 賀伏

趙定 任堂 高爵 粟堂 周彥清

魏宗 崔琦 張進 趙玉 畢永

張聰 趙相 冀聰 程嵩

貼隊旗舍三十名

總旗二十七名

李堂 劉傑 賈鸞 李堂 楊玉

張洪 張見 褚顯 蘇錦 趙守中

劉月 董斌 王堂 葉堂 董士中

王見 程舉 劉堂 張錦 張添祿

鄭潛 周讓 梁錦 王堂 史仲賢

楊璽 盧仲玘

舍人三名　李時　江全　施洪
一定沠過夜不收官軍五十二員名
官二員　李堂　李湯
軍人五十名
前哨官軍二十一員名
官一員　李堂
軍二十名
後哨官軍一十一員名

官一員　李湯

軍一十名

左哨軍人一十名

右哨軍人一十名

一領過器械共四百九十九副

中軍用

高招一杆　坐纛一杆

響器五副　馱鼓一十二面

隊五用

招旗每隊一杆共三十杆

長鎗每隊一十杆共三百

柞木每隊五副共一百五十副

嘉靖十三年正月

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

謹題為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會同總兵官都

督僉事議照本鎮先因大同事變兵馬多調西征已經

會選得無馬軍人及步軍一千四百三十四名推選得空閑都指揮李淮為千總指揮等官范紹宗等六員為把總千百户旗舍李陞等六十員名為管隊貼隊及置買旗招響器馱鼓長鎗杵木等項俱已完備每把總四員旗軍一千名作為一營就令李淮統領以聽征調其餘官軍亦令李淮暫管緣由先已具題訖臣等令復會選過官軍五百六十二員名並前餘剩軍士四百三十四名把總管貼隊官旗二十二員名共湊一千之數從

公推選得空閑指揮同知路鏜久歷邊方熟知邊務暫委為千總職事試驗得指揮千百戶旗舍二十四員名俱各年力精壯弓馬熟閑指揮等官王清等二員為把總職事官旗舍孫清等二十二員名為管隊貼隊職事一體置買旗招響器馱鼓長鎗柞木等項就令路鏜統領以聽征調事寧之日各歸本伍緣係選軍給馬暫團營伍以實邊鎮事理開坐具本專差謹題請旨

計開新選過官軍一千一十八員名

先次餘剩官軍四百五十六員名
今次選過官軍五百六十二員名
官旗舍二十五員名
軍人五百三十七名
千總指揮同知一員　路鏜
把總二員
指揮一員　王清
百戶一員　徐碧

管隊官旗舍一十一員名

孫清　王雲　鄭眞　陳鉞　劉經

郭文　董陽　施經　楊琦　趙昇

徐淮

貼隊旗舍一十一名

王漢　李鸞　劉杲　崔堂　折威

楊堂　徐俊　陳鉞　楊貴　閻堂

李鳳鳴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

安設兵馬防禦外敵以明烽堠以固地方事

謹題為安設兵馬防禦外敵以明烽堠以固地方事案照先據萬全都司呈將估計過懷安城李信屯新築土堡一座設蓋公廨倉場營房等項該用木鐵等料共銀一千三十七兩一錢七分一釐等因備細造冊繳報前來據此案照先據守備懷安城指揮同知周鏜呈稱本城西北地名李信屯與隔鎮大同所轄天城邊界相去

五十餘里地方平漫各年強敵往往乘隙由彼邊方入侵我境多被殘害合無修築土堡一座設立墩臺撥軍防守等情已經行據守備官周鎧將各項該用物料銀兩數目估計呈報又經案行該司估計明白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議照前項李信屯地方係兩鎮交界之衝兩山俱盡之所實強敵由大同地方入侵宣府咽喉之地若於本屯地方設堡立墩斬崖築牆屯兵戍守則強敵必不敢長驅而下以侵西南二路地方而意外

隱憂亦可為備誠有如守備周鏜之所言者既經該本官與都司估計停當相應依擬除行文都司將修築土堡設蓋倉場公廨等項通共用銀一千三十七兩一錢七分一釐於官庫見收節年農民銀內動支一千兩贓罰銀內支領三十七兩一錢七分一釐選委的當官員買辦木鐵等料如法造作匠役於預備倉每名驗日支給口糧一升五合起撥無馬軍士借倩屯田空閑舍餘輪班修築其築堡占用屯田地畝有種地土於別項無

礙地内照畝易換撥給該用防守軍士三百名查照先
准兵部咨該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喬英奏本部議擬
題准移咨各邊巡撫都御史轉行所屬衛鎮守巡等官
但有額缺正軍清勾補伍其舍餘軍餘果有年力精壯
通曉武藝情願竭忠報效之人查照各邊軍丁收操事
例量給月糧隨宜選用操守有功一體陞賞事例委官
前去該城公同守備官如數召募舍餘軍餘候築保益
房完日安插居住收支月糧缺少盔甲什物官庫查給

該用把總管貼隊官旗另行挑選管理約束操守防禦騎操馬匹照常估買給發外緣係安設兵馬防禦外敵以明烽堠以固地方事理開坐具本專差謹具題知

計開估計過懷安城李信屯新築土堡一座設蓋公廨倉場軍士營房該用木鐵等料共銀一千三十七兩一錢七分一釐

一築堡並公廨倉場及各軍營房地基通行街巷堡牆根脚外圍壕塹南北長東西濶共地

二頃內有餘丁王亜等屯田地七十畝軍餘常玉等地畝糧等地一頃三十畝應於本城迤西十里灘草場地內照畝數易換撥給

一堡牆地基四面每面內除壕塹一丈五尺壕堰至牆根一丈五尺共三丈週圍該修牆垣四百四十丈根濶二丈收頂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垛口六尺四角仍築敵臺瓮城修工人夫於本城操備官軍除有馬架梁防護外

其死馬並步司雜役等項軍士及借倩懷保
二衛屯田空閑舍餘分為兩班編定旗伍委
官管領五日一換共把條着落守備周鎧管
領前項人夫前去産有地方採打堡門二合
堡門樓一間角鋪四間合用木植鐵料共銀
六十五兩二錢八分
一公廨正廳後堂厨房椽房軍牢房大門前後
共房一十五間共銀六十三兩九錢四分五

墪

一砦場二處廒房門樓官廳房一十九間合用物料銀一百三十七兩六錢二分

一教場南北長一百五十步東西濶一百五十步該地九十三畝七分五墪亦於十里灘草場地内照畝撥給其演武廳房三間並旗杆共銀一十五兩二錢五分

一本堡西北與天城交界東西沙河一帶居中

流水南北抵山敵人由此進入令於其河兩岸南就石崖山立臺一座北在河岸立臺一座抵臺往北修壘邊牆一道深挑壕塹至山崖斬削之處堪以拒敵經行其牆共長五十丈及看得朱家屯西梁並圍山迤西石梯山俱四望遼遠合立墩臺二座以便傳接亦用前項人夫修築四墩房屋照依堡門樓鋪木植毎間值銀二兩五錢三分共銀一十兩一

錢二分

一打造鐵用米三十八石七斗五升用銀一十二兩九錢一分六釐

一防守軍士三百名查照兵部題准事例召募本處舍餘軍安插居住每名營房二間共六百間共用銀七百三十二兩

一磚瓦石灰本處燒造

一各色匠役查取本處軍匠於預備倉每名日

支口糧一升五合

嘉靖十三年十月

東洲初稿卷四

奉月湖先生書

辱不鄙夷示玆妙用其刪繁舉要令人信手拈來皆真物也顓蒙若良勝亦似可尋端緒則在聰明警敏又當何如計可必傳故重録一省備草且侍教愛輙有鄙見不敢自諱如祝氏總括圖有天地卦而後有既濟圖得既濟卦而後八卦一圖今欲省文者恐取用猶有未備也至於本數分數陽卦陰卦彼疊書之此截書之又莫

竆意義何所取年卦三千六百歲圖午會起於損祝氏亦未發明其所以起損之秘幸極究以昭示來學續編六十年但見運世已遷若年卦雖更歷三千六百歲尚可仍其舊也若堯即位則合運世入既濟卦一而取師帝賚良弼則取世變之咸卦本吉而凶則曰當數之窮事本違而泰則曰吉凶不協似此連類未敢縷陳不知祝氏因往事而遷就其說以强合于數耶抑別有其妙耶至於動植物數分左右而列陰陽二圖不知世運之

合取者何專在陽圖而不用陰圖耶此與太乙歳計月計專用陽局日計時計分用陰陽二局積疑於人人竟莫知所以辨之也諒高明心得之微益推以袪後世之惑則啟鑰之傳相知厚望於無已者日者奉教所副多矣固亦預有樂也樂斯慕慕斯欲見見斯欲竊餘馥以自潤丘園之志宜亦少厭方今勿謂無所事史職之脩大有可書以定萬世之公論者講筵輔德又吾輩之責也念之圖之

補蘇武報漢書

臣聞天下大勢曰中外天下大義曰君臣義不渝于死生而勢必辨于盛衰也臣在匈奴亦已有年然無孔期臣死有日矣臣死矣而無聞君臣之義有歉也故極言盛衰之勢冀得聞於陛下或以死臣之言加察焉臣昔在朝議者每謂匈奴値衰也臣今未見其然益馬邑三十餘萬之伏不能邀武州十萬之歸上谷衛青之勝不能掩公孫敎李廣之敗度寘顏山封狼居胥禪姑衍登

臨瀚海而士馬之物故亦甚然臣亦每矜以為盛匈奴皆竊以為咲也故知匈奴未衰也漢未可云盛也然而陛下日盛矣彼巧於中陛下者又不知云何如盛也蓬萊海上之遊建章栢梁銅狄之工未息也天馬竹杖蒲萄安息蒟醬之欲未厭也江淮巴蜀燕齊之蕭然者未復也是臣竊議以為衰者將謂匈奴何知也今至此而能言之是可怪也亦可慨也凡外侮之來俱由內患而起我先無以自立故彼得乘之也譬之瘵病人焉督水

也心火也水不濟火則炎矣視者輒曰火之相也欲下之不足其水而徒火之下不相孳而死者茂矣臣雖幽處異域無所見聞竊意陛下與廷臣之議猶下火也火之不可下猶匈奴之不可以威制也欲以制之盛吾之水而已此之盛彼之衰水勝火也臣雖羸瘠猶或肯延以待惟臣有所待固知陛下未嘗一日忘臣也不忘臣固知未嘗一日忘匈奴也不忘其將有事必曰臣故也然臣于陛下不能為有亡者也以臣之故而縻百萬之

財疲四海之兵非臣之所敢待也若曰臣為陛下使而拘辱之陛下之辱也平城之役高皇帝且不食七日既脫而無忿焉拘臣之辱未必似此必欲逞與平城之辱而一洗之則君視秦之威力何如耶秦嘗欲攻之而李斯曰輕兵深入糧食必絶運糧以行重不必事臣初猶以斯之恐君以難今而後知斯之言不可以人廢也是故秦雖虎狼暴露十餘年卒不能踰河而北陛下信少匈奴其亡少秦也哉且臣之幽也人曰死臣曰生人曰

辱臣曰榮益臣之命使如衛律先臣降矣敗將如李陵後臣降矣使臣不就幽於其間幽而隨遣焉則彼將意漢廷之臣皆律陵也臣故甘心焉齕雪之嚙不死海上之牧隱忍于節旄之盡脫者益欲張漢之有人而使匈奴不敢易視也彼亦人也且將以臣為神而不敢加害尚敢輕漢也哉即如臣死於是後之酋長必將指臣牧地而興念曰此漢臣死所也是臣死于漢生于匈奴臣不辱于匈奴漢之榮也雖然臣豈獨無人之性哉不衷

是服亦思冠裳之榮投箸而前亦思炰炙之味穹廬野處亦思廟堂之尊孫窮孑立亦思夫妻父子之樂然而饑勞困頓卒以不死臣之不死蓋將占漢之欲盛也臣敢不顧以臣之敵益漢之衰也然亦顧以臣之敵啟漢之盛也盛之欲何如如臣所謂衰者一省之則截天下之兵阜天下之財文景之盛可復臣知單于將稽顙闕下而奉臣以還是忘臣者正所以還臣也忘匈奴者正所以來匈奴也盛衰之勢較然矣臣於君臣之義亦庶

幾哉嗚呼歷之熟者見之真禍之迫者謀之審臣言是也亦知陛下之欲聞也敢托之鴈足馬拘先氣者如得聞焉則漢之盛也必矣臣之還也必矣臣老矣常恵等尚無恙日望之矣毋惑以爲匈奴之詐而不省焉

東洲初稿卷十四

禮部覆議

題爲禮儀事照得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恭遇萬壽聖節例該文武百官先期習儀至期各具朝服行慶賀禮

案查正德十六年嘉靖元年俱值武宗皇帝服制未滿
節該本部具題禮宜從簡百官各具綿繡衣服于奉天
門行五拜三叩頭禮高皇后忌辰又該本部慮恐皇上
初繼大統又值大喪若於是日行禮誠恐聖心未安故
暫有先日行禮之議續該吏部署員外郎事主事夏良
勝奏稱萬壽聖節遇高皇后忌辰先一日行禮是皇上
誕膺叶祥為九廟之主為萬國之君終無當日行禮之
慶則中外臣工何以盡水木本源之義而四夷酋長何

以輸賓貢向慕之誠禮文有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謂父母也今凡忌皆不廢朝儀獨于衣帶不忍從吉則輕重亦可稱量近時覆議經筵事理月可三行者也尚不欲以忌廢之萬壽節歳一舉耳而更欲簡廢當有以求其故矣且廟祭于陰時取諸幽之義欲俟喪服告終仍于本日夙興行慶禮于殿陛午後舉忌禮于宮中等因該本部覆題俟嘉靖二年六月禫祭之後恭遇萬壽聖節文武百官慶賀儀節悉用全禮等因

隨奉欽依是欽此今照萬壽聖節在邇伏惟皇上自登大寶二年有奇二次聖節俱因喪制未行全禮兼以忌辰暫移先日臣等百官不勝瞻戀竊意我朝以聖節元旦冬至為三大慶禮俱上表賀元旦冬至各衙門止遣首領類進至于聖節惟親王方鎮例不擅離其襲封衍聖公及南京各處都布按各差堂上官直隷府州衛所各差佐貳官并朝鮮使臣俱於是日賫進比之元旦冬至尤為重大闕

張衍瑞等俱蒙
超陞遷授加俸贈廕有差黃鞏陸震又破常格而霑卹
典臣及萬潮陳九川亦隨資地而復官常死者不沒其
善生者與有其榮蓋不必於均被寵私而自知有誤蒙
覆幬者也顧犬馬啚報尚未能副初心而較量資級致
有煩於廷論將使後之議者素輕名檢或以效忠為徼
利祿稍重廉恥深避去官為落便宜此臣所以於前項

陞俸有不敢當者也且臣忝屬吏部又副功曹自進士
歷主事於今十有五年而署員外郎八年憂居家食居
其大半佐銓註未底於精覈與否臧趣滞於賢愚所務
者大而力不勝所志者荒而心益怠恒思避位亦恐妨
賢特以迹涉虛讓而先疑事若近名而中止是臣尋常職
業尚每揣心而不堪其憂故於異數醲恩安能靦顔而
冒受茲寵伏望聖慈俯鑒臣愚容臣辭免不勝感戴祈
懇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欽此

議處朝覲事宜狀

呈為議處朝覲事切照嘉靖二年正月初一日例該天下官員朝覲禮儀節奏率循乎舊章法制精詳足裨于盛治但其間事與時宜政因人舉容有救徧補敝之方足副更化善治之望者畀職寡昧本無所見而分責亦有司存靖恭諧職恒思遠迹於紛更務存大體亦在遵行於故事用是稽之案牘質之見聞講求事體之安少

進尸素之咎條列四議曰旌別治行曰更定奏詞曰詢求民瘼曰區別人才呈乞照詳采議施行須至呈者一旌別治行蓋開賞以厚善於激勸固有微拳而事不為名又豪傑所以自待但朝覲常典黜陟大明其間人品素高治行異等不有旌揚之典終非政體之全是以天順四年該本部題奉英宗皇帝勅旨訪舉得來朝布政等官賈銓等十員堪以旌奬蒙欽賜衣服楮幣宴於禮部正德九年該先任尚書楊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應留

官員中有才行兼優政蹟顯著及守已廉潔的開具來
看欽此訪得來朝在任布政使等官陳愷等一十六員
上請時以災異修省事從簡儉行移撫按官支給官錢
買辦綵段羊酒遣人賫送用彰激勸誠為殊異之逢足
稱綜覈之治顧以爭名者或致辱誣而求全者亦多過
聽以此前項盛典因而寢格未行今嘉靖二年又該朝
覲之期治本維新制須大備合無查照天順正德年間
旌奬事宜酌量禮節用示褒嘉其訪舉各官亦必博采

輿論盡所見聞及巡撫巡按旌異實蹟真足當古茂異而後為稱仍行各巡撫巡按官今後巡歷地方例有旌揚必如部院令次所舉官員方可特具薦草亦須條列實事毋參匪人若果時賢偶會雖羣才並舉不以為煩倘或聞見未真則闕省不薦何妨為慎庶使下年朝覲部院稽訪終有所憑其被舉官員或有官怠宦成自貽伊辱甚為贓典之累更申連坐之條亦聽原舉官員劾奏從重處治其他賢否照常開具揭帖本部查照推陞行取別有

勸懲庶幾士節修立不入於驕詄吏治精明不眩於名實也

一更定奏詞述職之典最隆於古而考課之法亦詳於今我表嘉靖初行覲禮一盛事也

一詢求民瘼敷奏以言羣后之朝是以為職而慶讓之典因以為差故漢宣帝詔常吏以郡國上計而唐高宗集刺史問百姓疾苦以政務日委時勢異宜坐論案牘不若親歷其地者知之為悉遥度事理不若躬勞其職者憂之為深況今天下屢更事變又值多艱寧彬之陰耗剥

及肌膚寢濠之顛覆殃殘魚肉天變屢形民訛未息東南之財賦大不如初西北之軍機失不復救至於有司一切蠧弊之政欲剗革而制節有妨便利之圖欲興舉而職掌未便或上令於下者補於小而有傷於大或下供於上者因於昔而未宜於今合無聽各來朝二司及府州縣官俱要各陳所見務期實用罔事浮詞係本部掌行即與面議可否其各該衙門有行事理釋其切要移咨再行斟酌本部覆議奏請施行曽經給事中呂經

論列間有行之然皆上以泛求下以妄對聊應故事徒
為彌文近年又該給事中劉濟議行而先帝南征百務
簡畧自令着實舉行著為令甲於考課之法斯為備矣
一區別人才本部見行考察事例若老疾罷軟不謹貪
酷在逃各項區分條目纖悉無疑獨有才力不及例該
更調一事尚有未愜衆論蓋緣仕官之法大則量其才
力次則宜於風土自非試而後用終難官必擇人故於
考察之期亦多遷就之議中間有才本有餘或以風土

未宜而量爲處分或以政行少劣而薄示懲戒至於才本不及尚堪散秩者雖易地而難施學可師模者混罷軟而廢棄豈惟人才似亦可惜據之事體終有未安先年本部因給事中李鐸趙漢建議覆題候各處朝覲官員到京本部預戒方面知府等官其才力不及官員或堪任閒散衙門或堪改師儒職事或堪調簡僻州縣務要用心詢訪量才定擬其方面知府本部一體酌量地方查扣年資議擬改調仍備行撫按官員今後考察所

屬才力不及官員俱照前擬開報奏請定奪前項議奏俱奉明旨允服人心而近年以來舉法未盡合再申明除來朝官面議改除外其在任官員必待起送到部驗其年力體貌方行斟酌擬授則器使羣工各得其願而因物成就不枉其才似於治體亦為有補

升菴集卷四十七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剥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遺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絶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

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録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搩高一丈攏打八尺信其然乎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為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册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葢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强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

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

其所以由大臣寡學不欲秉筆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

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曰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為駭則以為狂矣其史法之不待比于前人者可重為慨也

綱目減字

司馬温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為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

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為之昏益誤以婚姻之昏為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益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踈舛固宜今人以為出於朱子合于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

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贇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考功集卷一

塞下曲

祁連山下單于臺漢帝屯兵玉帳開三十六軍呼萬歲狂風捲盡白龍堆

龍沙指日淨塵氛萬里遥天散陣雲塞外降王三十部來朝盡隸霍將軍

長城西北萬重山無數征人若個還明妃死後留青塚定遠生前隔玉關

少年征戰老邊塵文吏由來妬武臣空使鐵衣生蟣蝨不教猨臂畫麒麟日暮陰風吹鐵衣孫軍轉鬭陷重圍陣中白骨行當朽樓上紅粧尚憶歸不分匈奴數寇邊誓將性命殉軍前李陵劣劣欠一死蘇武堂堂垂百年

梁州詞

秦築長城作遠圖漢通西域制匈奴中原士馬曾無補

惟見烟塵滿塞隅

小山類稿卷九

與蔡半洲督府

某以五月初四渡海至瓊因陳副使已去吏書更換一番文卷堆積如山如驅船修路追糧之類上下相拗所屬互相觀望無一著實舉行者為之料理四五日稍成次第其因循怠玩者稍嚴其法以懲之蓋不如此則事不辦而小仁者乃所以為大仁之賊也此間事事姑息而官吏貪殘畧無警憚如感恩縣知縣分守道坐贓明

白累提不動昨又以他事為人告發并訐出此事已差人往提據此一端可見地方敗壞積習已非一日可歎也且如各哨報獲功次假使黎人有數十為羣官軍或追捕得獲猶可言功若只一二人出巢口安知非為魚鹽交易而官軍遇輒執之所以黎人非結宗不敢出既結宗苟可得手者豈肯放過今亦與明立約束但經撫諭地方黎人只有一二人散行被獲者所在官司細與辯問若無別項奸細情由即令本村黎老領回復業不

許妄報為功其所以委曲為之開說者但以其未嘗殺害官軍爾恐賊巢未知此意又與黎停嶺脚徑路穿透大兵先由鷓鴣等峒而後至黎停嶺脚恐此賊先自驚疑而與二峒并力或外聽招撫而内為二峒淵藪皆當先有以處之古人所謂赦罪并曖昧之過而行先零之誅意正如此當行萬州擇土民素為賊巢所信者撫令出官示以恩信又不可以使知剿殺二峒之意但最難得人當詳審之

又

崖陵之役數年之前若有人申禁令明賞罰鋤强扶弱以漸制之其勢可以不至今日而積習蠹壞至于今日其勢已極雖欲不為是舉不可得已中哨地廣各賊散處惟羅活最大初擬四哨並進今恐勢分力弱合諸軍萃於羅活羅活既破據其心腹其餘諸峒如四支無有不披靡者縱使遠遁隨其所往而窮搜之可以盡擒南閭一哨預設以為開通十字路之計既平諸峒進逼五

指山下隨山刋木取逕路與南閭會則崖瓊儋萬之血脉始流通在前只為州縣環繞海旁而黎深據中間地形便利先為所得乗便出入客反為主故賊勢猖獗積成膏肓前輩論者以為其要在開十字路是也但兵難預料且須勉為之儻事勢阻礙則又當别處耳崖州去賊巢三日調度為難牙力柵稍完某暫此駐劄又聞羅活地勢廣闊田土肥美既平之後虛棄不治則復為賊藪若招撫流民分兵屯種設立衙門控制要害此皆不

容已者候經畫稍有次第乃敢具請伏乞炤察

又

征黎之役初意動調土兵掃穴深入功可指日而成及入山之後親歷地方山嶺疊峻林箐密剌賊巢雖破而所在屯結皆據高臨下弓箭悍勁土兵斃於箭者頗多蓋從前講論征黎皆在外面遥度而實未有真得其中險勁之實者信行之而後艱也本哨應剿賊六千餘徒兵入賊巢已四十日所獲僅一千八百名顆其屯結深

林與原圖冊該載不盡者尚無慮數千人剿之則我進彼退誘入深暗而箐勁可畏撫之則疑信相半旁相恐脇而未肯盡來惟有占據要害持以日月廣布耳目擇利而進庶幾平日稔惡者可以漸次就擒不至於幸免詿誤願降者亦可使之心服而不復為非又本哨羅活德霞抱宥等峒四圍皆峻嶺茂林中間一段五六十里寬衍平曠其外將出崖州又復鎖以險遝此乃賊千百年窟穴有田可食有險可恃所資以稔惡者查得左右

二哨郎温等峒地勢大抵相似若不乘此兵勢建立衙門屯兵控扼漸招各處無田小民住種填實則兵退之後必復棄以與夷前功盡棄且深後患似為未便其合行事宜一面會行經畧候稍成次第詳具畫一利害呈請先此稟聞伏乞裁炤

蘇門集卷三

再去都别親知

少缺經世用遭遇明時康出入在省闥仰逐羣龍翔譬如駑馬足側畏道路長頽蹟不終朝中歲還故鄉頗言守舊廬没齒乃其常皇恩究微物明照收羣方改服起漁樵端笏陪鵷行頑疎果難容出處益多妨猶忝大藩居守此國西疆華階豈不崇榮進非所望退念孤蹇跡臨路私自傷無為世俗牽久要不可忘

客路

客路迂回甚驅車悵此分懸崖晴度日洞壑晚生雲怵廹非吾意悲懽與衆羣終當卧靈岳夙志豈徒云

蘇門集卷四

禁中遇雪時有詔祈之

上于宣室坐祈年素霰朝飛春立前乍望瑶宫增潤色還愁玉樹避芳妍天門雲氣屯青瑣帝苑風光動御筵為報郢中知帝力陽春白雪讓今傳

賦懷

閒卧春忽盡愴然中自驚吾人豈衆草常畏鶗鴂鳴迴心望夙昔百慮無一成獲福異北叟慕道愧南榮猶思宰府辟雅志辱弓旌玄冕世所重但使微身輕日月遂以往拙疾久所嬰中園存弊廬儻以藏平生茲言當誰語伏枕有餘情

其二

嗟昔昧榮利戮力壠畝中我生誠鷰雀不望鵠與鴻虚

從郡國舉皇鑒收愚蒙凡弟俱弱冠鳴玉天子宫身輕
施每重軒輕路靡通回思濯園日身本無三公偶然得
與失何啻浮雲同幸謝當世人吾欲息吾躬

内丘讀時伯詩有感

與君何處别飄忽遂如今一覽窻間句重驚世上心身
名那自料年病況相侵可但他鄉夜公庭月照深

夏日雨後步至白石岡岡人爭迎致知余卧前村

姓名

落日長原獨客行郊園暑歇正新晴林懸宿雨千村似
禾入涼飈四野平尊酒笑從田父飲柴門靜識古人情
翻愁人擬陶元亮前遻初無五柳名

蘇門集卷五

山西鄉試録序

皇上臨御十三年益敷文教思復於正海内斐然向化
歲甲午山西當鄉試辟命教授張玠學正羅林八人玠
竊覩國家取士與往代異自漢唐宋氏法令屢變或頗

求詞章士常遷於所好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元亂嘒然思成周之制開科之詔曰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文字程式每文各限以字數若篇不及數者猶取焉雖當時風氣純簡高皇帝葢不欲示人以文也垂二百於今士習稍媮於時而文章反模古爭能本末可謂舛矣上既憂之而監察御史某實臨斯試則先與提學副使某約務崇雅黜浮棄名取實以稱德意於是某以所錄士

來試皆已精取六十五人及其文上之如舊式先是山西歲屢饑御史某會有司議所以紓民急者事多所裁節然至於開科曰是不患無費患不得人山西雖四府之地本堯舜故墟山川雄鬱瓌傑間生自春秋所錄晉國生材甚衆近古郭有道王文中司馬文正皆號稱大儒皇室龍興卓然有聲當世者不可勝數誠為國家得人大之佐輔朝廷建無窮之業施不朽之名雖其次一守令猶被澤郡邑即所得多少豈但錙銖之間朝夕之

計乎凡内外防守之設供役之目不敢增也吾知謹奉焉爾宴享之禮賓祖之用不敢損也吾知自省焉爾故法益簡而飭事益慎而周百執事盡其心士盡其長視往事益得人焉是試也禮部侍郎某總制兵部侍郎某巡撫都御史某某御史某某余皆以天子股肱耳目之臣秉節兹邦疆埸大寧士所以勸戶部郎中某工部員外某某兵部主事某各以使至觀事之成諸司提調則參政某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僉事某在外襄事則右

布政使某叅政某叅議某副使某僉事某餘具左方

蘇門集卷六

附袁永之書

裦不自量竊欲附於古先哲人追其遺烈承父兄嘉澤得奮跡畎畆廁班行中依望聖天子光華素位守已不敢有所建明又自知愚陋命途屯蹇乃心日思東歸嘗希高平仲蔚之風願築室大山長谷以三餘暇日取古詩書且耕且讀上自皇墳丘索經傳子史下逮稗虞百

家言悉通其大旨凡天官變易陰陽律歷輿地卜筭名物瑣細伎術之流靡不該綜約十載就緒乃效子長觀游歷諸嶽鎮藪澤窮其險要考土風民俗厚薄方言清濁及達觀異人與之論議期遠者或六七年近者五載言旋故廬發為典述必有可觀不朽之業庶在斯文懷抱此志未敢以語人語云可與智者道耳所懼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天假數年諒非虛語足下積蓄道德廣涉藝文傾葢綢繆久要相示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東

門洛邑儼然在望言念君子我心冲冲告之話言幸甚幸甚

愚谷集　　　　別集類五　明

愚谷集序

和長興日潘安仁多多矣安所稱拙為也蓋世貞嘗北遊燕代間觀勒習兵諸將所合者以萬計老弱間之金進鼓退坐起挫節旌旗之色坌然益西乃有新秦之卒三千其騎組珓如繡勁弩布前長戟距後衆目麾衆耳鼓即卒然而陵之而未易敗也夫以萬人計而中精之三千人足也然不能加三千人三千人而萬人之用在

也世固有巧用其少者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吾不知其所繇庶幾龍城氏之風哉夫以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而斷不敢以其才而溢先民之法意至而言意竭即止大要不使辭勝意如此諸後生少年剽略而博綴緝而草者將無少李先生乎哉李先生詞語體裁約之簡與而指事類情各極其則誠少且巧矣余故序其遺文而梓之李先生諱舜臣字茂欽號愚谷舉進士禮部試第一嘗為吏部為國子師為太僕卿矣以

其才輙斥補外後遂廢不用其于官恬靜自好如其文

云瑯琊王世貞元美父譔

愚谷集序

齊魯之間為文章之淵源也久矣方二國建時當周道

之盛及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故韶樂在齊周禮在魯

孔子以至聖之德詘於季世則脩六藝之文明百王之

法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孔子之後微言稱絶有

孟軻氏出馬游於齊退而脩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仁義之言藹如也故曰孟氏醇乎醇遭秦滅學斯道缺數千載漢興諸儒復纂戎先緒潤色鴻業言易則淄川田生言書則濟南伏生言詩則魯申培公齊轅固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則齊胡毋生其後公孫宏為最著矣皆齊魯之英也可不謂淵源之所自乎要之以粹然出於正者為孔孟之宗焉經十百載有樂安李公為詩為文並爾雅溫純無一字不根本六學而振掉古風唐人尚詩而薄許奺其匠心宋人尚理而周程優於

聖域明興合藝與道盛矣宏正中豪翰之士雄杜甫而右馬遷既升堂室之觀卒依傍籬壁而已余讀李公愚谷集大抵詩似燕許文似周程蓋一音之契足以究清和之極一義之旨足以闡中庸之微而況衆善悉有犀美咸備乎測其優柔涵泳之趣而靜深之蓄可知挹其潔芳秀潤之標而華實之致可想即聖人復起諸儒並列質以公之載述亦必謂之粹然一出於正者矣噫此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雲中守滄溟程君於公有

舘甥之誼則刻斯集以傳記戶曹趙陽谿君以余為叙
公毓美大國之風蜚英上第之選位列九卿蔚為儒宗
炳然文章行業其行業自有書者余特序其文章遡齊
魯之淵源焉隆慶四年仲春上日河汾山人孔天允譔

陸子餘集卷六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一章

魯齋仕元之非郎文莊公所論殆不可易伯生乃當時人稱譽之言恐不足為據近時何侍郎粹夫以鄉里之故欲為魯齋出脫力排文莊之論乃引孔子適楚以比之抑又過矣楚與吳越春秋所不取先儒謂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孔子特惡其僭王故斥之耳所謂篳路籃縷以啟山林者未嘗無令主

也然使孔子得用於楚必革其僭號上尊周室下安生民其施為自有不同者夫孔子豈不欲行道救民然必先顧己之出處得正與否耳鄉若楚人篡滅周家而有天下雖盡坑一世之人盡廢儒者之道孔子必不肯為此之故而詘身以仕之也如元代積弊多端魯齋何嘗正救得一分然假使真能正救得而其出處之際已有愧於君子多矣孰若隱居不仕著書講學以明此道之為愈乎賢如龜山晚年一出猶為

晦翁所不取況下此者耶故嘗謬謂何公之回護魯齋正如象山之作荆公祠記雖强為分疏終是費力也

楊忠介集卷五

家書

九則

我前有書令舜卿北山中買柏木與叔祖母作壽材不要遲悮重我不孝不德以速受上天之誅今日家門凶禍各宜小心謹慎以消災變安貧守分忍事讓人凡一切田土大小諸事必存推遜之心切不可與人爭競寧可我怕人勿令人怕我力善脩德念念不忘取法古人

勿效世俗庶回天譴以消災難于萬一也我一日未死此心不能不為汝等掛念也偲疾愈否我昔年曾患此病一日取漢書坐墳中柳下讀之殊覺爽快疾病脫體你令病或少可即宜潛心學業掩門靜處堅你心志純你德性凡百家慮置之度外勿亂胸懷斷目前之俗計思終身之遠圖經書性理之外五經白文次第讀之反身修己善者法之不善者改之如此則心地漸漸開明義理漸漸曉暢文字議論已有可觀如此三年不入

于科第者未之有也可惜歲月你都空過了今宜猛省大凡人于日用間此心思于為善一念萌動畧知警惕處即是天地鬼神于默默中開示啓迪之也于此不知擴充復以私邪蔽錮戕滅善端是自棄此身自絶于天地鬼神也你深思之

楊忠介集附録卷五

楫幼侍先大夫京邸見先大夫奉持忠介公懿行嘉言巨細唯謹歲時指揮凡弟輩詔之曰某事祖之為也

某事祖之意也手輯遺書授梓輒感嘆垂涕不自勝云祇今五十餘載庭訓在耳壯心灰落中年蹭蹬一子先喪遐矚黙念露晞霜高惟生平自矢絲毫不敢苟且懟怨祖靈墜棄父教粥粥于家緒之欲隕而已今年庚寅適孫紹武服官永嘉遂呼而告之俾盡蒐遺文重訂而廣鋟之蓋遇與不遇主之者天也但令此心不壞胸中眼中常有一忠孝祖宗怵惕其前邪妄自然消退先人所謂出去幹天下大事亦只爭此

一心耳夫先人爲嘗稱得志哉持是心讀是集亦可以慰先大夫志矣其敗倫辱德隱微不堪自問者先人吐棄久矣日取而誦之何益曾孫國楫謹識

記吾父曾云忠介祖遺集初刻于汝上繼刻于燕晉間丙子偶失火將一箱燬燼止存什一于千百逮後赴選入都先兄三人隨仕讀書後乃相繼云亡遂至無人收藏其遺失者又不知有幾吾父至庚寅冬始轉返里辛卯夏始同古書等收置一大箱時久客初

歸家務紛紜兼以孝廉凡棄世傷感請告赴京又出亦未暇整理棟于癸已秋冬間一取閱睹殘缺之僅存恐散佚莫知底止心切傷之而幼年亦未知安頓次年甲午余方十五歲矣始另擇出置一箱中以俟考訂編而集之期祖訓之永垂冀來裔之稟仰至崇禎十三年避亂堡中余長子與從孫紹武採錄成冊既紹武宦遊東甌取而翻梓之真祖烈重光矣棟不肖年餘古稀弗克舉前烈而光大之迴想六十年來

收藏苦心竟成往事言之愧恨謹述始末是所顧望
後人之率行四世曾孫國棟謹識

先公去人間世甫及百年遺集傳播屢經剞劂初鋟
汝工繼之金斗燕山迨晉秦行而稍存什一胥王父
廣文公暨嚴考司徒公從顛沛險阻際衿帶佩之心
口識之多圖土數載朝樫暮拮中一片心血也其居
平撰著歷家難淪亡散佚卒難蒐致嗣是古幽有梓
則合椒山先生為雙忠江右有梓則合文清先生為

二賢諸如此類尚有耳目未逮者要皆旁搜霏屑徵學問之一班爾夫懿德之好人心攸同百世具瞻豈云物故最疚懷者藐兹寒裔其衆勿競山斗伊邇無能希竹帛之事為世業光而日居月諸僅捃摭前修之殘芬剩馥晤言一室而迄無力焉裒成合璧黙然䫉䪻者久之會從孫紹武聯綴甲第守官粤甌甌令雖凋瘵乃形勝雄浙左儲發多靈奇其間達官貴人與諸俊秀咸斌斌雍雅碩人之範而蕪茂緇衣之怵

睹先公遺集而中心悅之遂協力翻刋增所未備先公居平撰著雖無綠普存是集出而凡廟廷鄉黨畢世歷閱概逗端倪矣學問之醇涵養之素脉脉留精記曰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吾以為父沒而不忍不讀父之書亦正以手澤存焉耳故祖父有書而後人弗能讀與後人讀書而不識祖父之用心均不可以為孝古繼述之家栝棬杖履尚爾與感矧前人簡冊貽謀心法垂遠而身為其後者不能寳

此遺澤祈以尊聞行知君子亦何樂乎其人之為人後也如吾光祿忠介祖生平著述大者列國史小者載家乘聲問皎皎燦若星日昱向為兒時父兄嘗口授先公軼事逮稍長就外傳日課之暇時取封事及㡻困等篇三復沈思嘆先公以主徳成敗社稷安危為計而一身一家原在所不謀今春來遊嘉署從姪式穀復取先公手澤謀所以彙訂成帙藏為世珍昱乃得盥讀數過用是惴然懼慄然思識先公之所以

為先公者在是先公之啓佑我後人者不即在是乎
先公上賔已歴百祀而英風勁節凛凛紙上明德何
穆然深遠也迄今想其抗觸天庭訊杖幽繫處常人
難堪之地而日與周劉諸公講學註易無入不得且
廸我曾王父輩每以守禮秉義種種格言悉教孝教
忠之旨而叔母猶子未嘗己于懷忠厚愷惻洋溢於
言外已昔人過墓思哀入廟起敬猶然流連思慕感
動不遑而幸生其後弗讀先公之書與弗識先公之

心其自對何如也於戱先公往矣當年之心事萬世而不往者以有是書在吾氏子孫服膺斯編可無引伸先公之志於不窮乎若夫先公之學問道徳其在此書其不盡此書則讀是書者當自遇之又豈不肖昱之愚昧敢贅一詞也哉順治辛卯不肖元孫昱焚香盥誌

紹武不肖幸生先公六世後去先公即世之年將計百禩吾高曽祖及吾高曽祖同時其得與吾先公周

旋親見吾先公言行者已寥寥絶無其人且先公半生險難居官不數時居家亦不數時其所遺謨著亦絶少而憂患之餘遺忘頗多即至今相傳數卷槩出獄中自武稍能記憶時便好從祖父笥中私取而竊覽之雖其旨歸未能盡識而至其躬受挫楚及感格神異處未嘗不神激魄動擲卷三歎云考其本一刋于高祖兩泉公諭固始時僅兩帙畧甚一刋于曾祖頻原公綰工苑時較前雖稍加詳焉而散落終有遺

憾蓋先公兩下詔獄旋繫旋釋與周劉諸公終始艱貞備歷其震喝催蕩之苦故詩文發越大約多憂時悟主之言而時異世移半落門人知友之家隨地散見原非同名山石室成録可尋也況高曾祖時水火播遷頻經變態以故摭拾輯定之為難耳武自念弗類當先緒衰息之際田國非故滄桑改形既悲深于風木復艱措于食指先人書香縷縷不絶如線有書而不能讀是曰不孝有書而併不能守其又何以對

先靈故遑遑于兵燹踉蹌身世浮游之際而蠹簡蟎碣巷傳里聞凡岀先公遺跡不厭旁誌而博採之以期廣先志時搜得其未錄者約一二而五祖吉泉翁并岀其所藏家書及諸公手帖以示武曰此忠介手澤也吾什襲珍藏者數十年矣武視其筆迹多生氣英英透紙上而闕佚有間援編次而手錄之奉為神明每俗氛靡雜精神倦懶或邪妄横生時取誦一過輒若先人陟降左右不知其乜寶莊嚴聲律身度作

聖賢想先公之教我後人章章金鑑不啻提命矣逢
歲己丑武復得以先公聯飛期冐名
國朝賢書科侍罪東嘉維時宦洋颶颷震爍飄忽日處
跼蹐逐走中訃武所處視先人所處患難名不同而
實畧等也撫思弓冶黯然斷落因取先後遺文稍一
辭正以備家乘免愆志而諸門人王子玉仲項子小
韓翁子克生金子元素王子川子輩遂時為過從欣
然樂與有成夫生先人後貴能讀先人書且讀先公

書貫識先人所以著是書與是書所以由傳之故先公之靈其猶佑我後人也紹武謹跋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

仲弟少玄集先為編次未即選校泰樞兩姪將圖梓之動我友于嗟彼孝思撿閱一過悲感百端因賦二篇系之詩末

開囊憶吾弟字字是琳球宦惜長公拙心懷杜甫愁名應垂日月身已逐氷漚一詠一腸斷汍瀾涕泗流

如江濯潘錦喻海韞機蓬雲彩輝秋月瑶華灑惠風無論百年後聊慰九原中白髮悲吾道康成得小同

嘉靖己酉冬十月朔旦華陽山人沖題

瑶石山人稿卷六

和白石蔡公薊鎮報捷

喜極輪臺詔當關猛氣揚驕兵驚虎略絶塞識龍驤拓地收元菟旋師擁白狼遥邊頻獻捷恩意向東方

聞青州報警

烽塵猶赤縣井稅豈平時按劍憂三輔分麾奠四維矢當來肅慎兵莫起潢池尚愧山東少長纓請出師

止山集　　　　　　　　別集類五　明

北觀集後序

詩之教曰温柔敦厚夫心正而後辭順辭順而後聲和聲和則温柔敦厚舉之矣周轍東而雅亡孔聖刪而絶響教學不明治心無術是故性情戾而聲淫趣卑而言陋詩道熄矣雖然文與世相升降製格變而道存律調殊而聲一後世言詩率以盛唐近之以其渾含有三百篇之遺意焉他其無足與乎吾師止山先生早治詩

以明經進時其吟詠蓋得之三百篇者而以唐人之音律發之耳獻忠恒侍於先生辭温而氣平能羣而不比論學必要諸心而不執於聞見論事必質諸義而不滞於成言是知其詩皆原之性情成之學術其為教者即此焉在嘗得其北觀集與在門二三子私相筆授慮其弗廣載謀梓之先生夙負四方之志學浮於位隨所履歷感斯詠焉有山中集南行集東遊集西居集北觀者乃觀光于北時所録特其一耳嘗并請登梓先生不可

於戲玉抱潤不以璞固而藏輝珠含光不以浦淵而沈彩縣知諸集終當並珍於時也嘉靖丁未蒼梧門人李獻忠謹識

具茨詩集卷二

輓鄒望代作

寂寂東風芳草蕭蕭北郭垂楊日落啼猿何處秋來鳴鳩堪傷麒麟卧殘清晝杜鵑啼徹黃昏萬里深藏齊魄江上難招楚魂花發石崇金谷月明范蠡扁舟為問當年事業不堪滿目松楸

鄭海濤索壽鄒謹齋八十

短棹溪邊紅樹清尊籬下黄花秋興偏同春興田家何似仙家

看山歲蠟雙屐沽酒日懸百錢野鶴休猜老鬢靈椿應讓大年

具茨詩集卷三

洋門弔段夫人墓

陟高原兮引睇洋門沓兮收夕霏俯江流兮若帶亘重

岡兮逶迤鬱佳城兮芊芊春令哲兮悵遥思緊幽貞兮
婉嫕鍾靈粹兮昂溪既嗣芬兮孟母亦纘懿兮鴻妻爾
敎兮孔淑爾家兮孔宜胡祿養兮弗終奄蕙摧兮蘭萎
萎摧兮奈何白露泫兮風凄覽芳躅兮延佇聊宣悲兮
我辭

具茨詩集卷五

題月初生 調寄瑞鷓鴣

雲收碧落迥無塵月出東山未半輪桂影今宵逃玉兎

滄波何日淚珠蠙　一鈎休訝虧全魄萬里曾經照古人
從此就盈堪擬福願歌天保祝楓宸

補遺

擬古樂府三首

出自薊北門車軫鄰以躅躑躅欲何之南行西入蜀丈
夫志四方何能坐飡禄朝下銅龍樓暮向江皐宿差池
鴻鴈飛繚繞川原曲豈不難别離念此王事促把袂訊
返期平蕪幾回綠

空虚足音絶異域寡所親出門即兄弟何况同里人駢裾接高譙卜宅多芳鄰鶯飈溥飛蓬念予西南征僕夫整晨駕迢迢見明星慷慨數攬袂宜為憐苦辛顧君自努力奕奕昭令名

燕雲西北浮越水東南流之子辭嚴親萬里遠行游行游何時還蒹葭滿中洲纍纍綰銅章翩翩騎紫騮歸過入里門一問平安不高堂結綺幄中廚烝庶羞舉觴未終竟華燈爍朱樓樂莫樂今夕庭蟾明素秋

閒居四首五言律

細雨斜侵几疎籬曲映江鶯飛猶怯樹梅老正横窻抱甕緣清澗鳴琴寫暗淙逢人偶相問說是鹿門龎

由來疎懶性喜近野人家儆地共栽秫分畦各種瓜鳥巢臨屋樹蜂趁隔籬花載酒時相醉村醪不用賒

寂寞滄江上為園比辟疆鳥鳴初隱几花落正焚香草閣留春靄柴車背夕陽自憐麋鹿質時著薜蘿裳

暫爾違朝謁悠然洽隱淪方思耦沮溺幸復參荀陳綴

飲更今日劇談惟古人掛帆豈云別百里猶比鄰

題畫七言古

草閣何年半山起背倚巉岩面清沘石牀紙帳文竹几白雲英英滿庭戺寂寥四壁圖與史偃仰無心問朝市於乎子真已往仲長死千載高風竟誰擬我欲尋之此其似

秋蓮七言律

百畝深池繞郭紆遍教栽藕作蓮渠新花照水粧凝粉

碧葉連天雨散珠草閣已添狂客興蘭舟初上美人裾遲留細草還侵座正是擕尊秉燭餘

壽詩五言律

清溪真隱地華屋世臣家鶴髮徵千禩鸞章下五花文雄三耳辨年邁六身加安得遺余佩從君夌紫霞

送人南歸絶句

他鄉送歸客况復是春過寄語湖山道移文今若何

贈孫都督絶句

傳道兵戈滿朔方自言結髮事戎行孤忠欲上屯田奏

却許功名屬破羌

壽詩絕句

何處歌鐘動四鄰黃花初照舞衣新持盃笑向諸孫語

七十年來又小春

畫到漁舟偏得法詩蓬僧寺易留題

落照林蒲明極浦衝風鷗鷺起平沙

院中聞鶯七言律

雨過仙瀛清晝涼啼鶯忽度苑東墻蒴羽幸沾天露潤歌喉巧囀景風颸乍參鈴閣揺金報疑引宸居漏玉長青帝乘陽聦正達交交空借一枝藏

具茨集附録

敕命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志有之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仲尼以勝質為史豈非以史官職重陽秋言成軌範必文質彬彬之君子庶幾乎爾翰林院編修王立道以吾良

臣之子能禀守其風以振耀其家聲比者奮名甲科朕
屢閲之儲材秘館學識文行久而益彰可使執筆纂叙
鴻業往以大慶爾言遘茲幸會預請褒典朕不爾吝特
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翰苑殊選命服嘉名并以
與爾足為優異敬服休恩勉揚令圖欽哉

勑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欲其稱也國家推恩臣
下爰及内人豈非取諸此哉爾翰林院編修王立道妻
唐氏生扵高明漸扵禮義來嬪德士恭慎儉勤久蹈家

人之貞以暢刑于之化推恩褒錫國之彝章茲特封爲孺人尚勵相成宜其象服

敕命碑陰記　　浦應麒

嘉靖乙未三月春望皇上旣如制親策禮部會試所舉士四百人者于奉天殿廷賜諦第焉旣廼以祕館儲材越四月初吉復躬御文華殿進所策士于廷覆試之賜諦第焉於是獲選者蘄三十人而吾錫王君懋中寔爲之冠一時榮君之遭者僉謂自文皇甲申曾棨榜以來

未之有儷也於乎盛矣未幾又以大慶覃恩賜諸廷臣受封典而君與卅人者業方在選例未及封然而聖明簡注則獨至也遂俞諸吉士之請詔以授職之日各給敕如其官於是君廼以翰林編修階文林郎首拜恩焉噫亦榮且奇矣仰惟我國家重進士之科而尤隆吉士之選迨今已百八十年于兹厥猷尚矣顧惟選掄之際率或委之館閣鉅寮而其親臨授簡品自御裁者蓋不一二見也而君適遘兹選焉可不謂殊遇爾乎矧我列

聖寵錫褒封之典亦嘗屢頒而覃及要皆循資程叙著有令甲若迺官常未服而褒旨先承俾恩岀恒數者則自憲孝而上或未之前聞焉而君復遘茲幸會抑不謂之曠制也耶夫我皇上殊恩荐寵優茲庶士若此肆卅人者亦罔不慶其遭逢矢心殫力以圖報稱而君扵諸士中則尤為恭勤秀拔雅受簡知雖其才性夙成非緣感遇而後奮然扵夙夜聸承之下亦寧無匪躬靡盬之懷乎憶予往歲嘗亦廁名翰林僦第都城東偏與君寔

相鄰邸每中夜猶聞君諷誦之聲徹于垣外日則見其
棲門謝交兀坐几閣中著述不輟以為常予每謂勵志
如君者當無負朝廷之儲養矣旣而凡閣試輒果稱首
大為元宰任丘李公崑山顧公所嘉賞即同輩亦自以
不及也踰年銓授編修君又以職專文史益大肆力于
學博綜羣籍考論古今治理留心經制民物之畧隱然
負公輔之望焉無何旋以劬書病肺或勸之輟業君固
弗輟也久之寖劇乃丁未冬仲竟弗起嗟夫君真可謂

盡忠所事死而後已者哉矧君齒力並壯行邁等夷榮業方有餘地使天少假之年則其宦學崇深服采服休以究厥施者又寧有涯畛也耶而遽賷志以殞悲夫先是君之葬在戊申迄今已七閱歲矣至是君之弟重道望道復營其先大夫九巖公之兆念君荐被寵渥義不可無紀述以寶琬琰之傳爰揭制詞樹豐碑于墓道謂予嘗執筆隸史氏而又與君有婣也記是焉徵予不佞謹題其顛委于碑之陰俾君之世世子孫毋忘先懿且

以同其報效云

翰林院編修王君志銘　　唐順之

君姓王氏諱立道字懋中號堯衢常之無錫人其自少勤業誦習有節雖精力與獨居不夜觀率逮熹而作逮燭而輟在翰林亦然旣病則不日輟書其學强記尤注意國家故事自金緘之藏野史稗官之録莫不勤苦購借長綴短輯曰吾史氏也其爲詩文能於平雅中出奇險語爲人猶潔方簡其在翰林於諸閣老未嘗有屛人

之謂其家居於郡縣未嘗有邑子之託其京師士人往往修交遊走馬飛刺君獨閉門如家居時其鄉曲貴人或淩轢漁獵君獨泊然斂飭如秀才時君自嘉靖甲午舉於鄉乙未舉進士選為庶吉士二年授編脩某年謝病家居已而赴官復謝病兩年間病羸疾既愈矣至京師又病羸遂卒君雖強學博記而善自韜藏雖交遊亦鮮其燕居所讀書或叩以故事君拄腹不一泄以士人多東書遊談而君恐以己故形顯其短為人以狷潔中

有鋒鍔而持以不露小心慎畏世事利害人情短長羣居中禁不語及無意中或語及之則輒悔其與已合意者雖心喜之未嘗有翕翕之態而不合意者雖心疎之未嘗有踽踽之色嘗曰吾非好弈也在羣居中可以寡言省尤故昔人以弈為坐隱信然其小心謹慎若此是以人人一口譽君其卒也人人莫不惜之

錫志原傳

王表字邦正幼聰敏好學於書無所不窺為文浩瀚馳

驟舉嘉靖己丑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已皆報罷出辦事工部會諸司選諸進士有文者纂脩大明會典部僚長皆首推公始除户部主事以母老乞改南得禮部宗伯費公宷雅知公屬以删定宋史及訂正律例比附每竟一帙上費公費公未嘗不稱善久之為郎中以病自免歸念母年益高再疏乞致仕部使者先後薦于朝終不起公為人好脩寡合平生無他嗜好顧獨好書竟老書未嘗一日去手所著有讀書紀要仕途録要過庭直

訓代奕稿消夏編若干卷子立道立道字愁中自為諸生時耽嗜讀書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比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凡五冠閣試除為編修愈益疾力問學卜僻遠居日下楗誦讀其中為文力追古作者性方簡沈默無世俗靡靡之好在京師未嘗造請諸公居鄉不一輕詣有司惟刻意經史時時括古墳籍刺取之今事大者皆牒記將以成一家言竟蚤夭不遂云立道父子仍以文學入翰林而性行猶潔亦畧相似當世稱之

明翰林院編脩王君懋中墓石文　　張治

君姓王氏名立道字懋中無錫人南禮部主客郎中表之子也懋中爲兒時即不事嬉游比長入郡校舉子業日唯靜坐躭書史外若弗了了而其中洞然沉鬱有精思故所造日深涵衮然出諸生上嘉靖甲午與諭德南海倫公奉詔典試南畿得懋中文讀之相與嘆曰婉而達和而平浩然而有餘思其吳之俊才乎鹿鳴之旦晉諸生堂下而謁焉懋中美鬚古貌溫溫如處女皎然

秀者也予竊喜之乙未予復校易禮闈簾中有持詩卷示予曰渾渾乎若冲淵乎若深而不可窮湛乎若光發於大空其天下之俊才乎及啟卷則為懋中也予笑曰丹砂玉札置藥籠中久矣今為子奪之相與以得人賀既而廷對懋中賜二甲進士是歲天子親選士於文華殿試詩文而懋中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懋中益大肆力于學每閣試輒稱首丁酉授本院編脩懋中曰翰林院文字維時俗弊久矣奓浮惟靡非所以稱

良史潤賁皇猷也徒區區槧墨閒不通天下之務土苴馬耳國亦何賴哉乃與編修孫子陞趙子貞吉檢討王子維楨裁質疑義論度古今治理得失及經制民物之畧其為文力追秦漢而止乎理詩沖雅駸駸入韋柳門戶也長安出入駃童羸馬望而知其為有道之器與人言吶吶然不設畛城而是是非非較若皂白可謂貞不絶俗介不忤物者矣庚子以禮部君在告上疏乞歸省于適自南來遭之濟上謂懋中曰子何歸之汲汲也懋

中曰立道宦數年矣雖是吾二人懷荷天子寵靈茲歸寔得吾之私心予笑曰君子亦顧其私乎懋中曰孝私其親忠私其君人君能私臣之私以成其孝則人臣亦私君之私以効其忠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遂別去癸卯懋中來京師以父母在留其妻唐孺人侍焉甲辰唐氏卒于家懋中哭曰是重貽吾二人憂也子女呱呱在襁褓吾安能宴然旅食哉哭輒病復上疏乞養疾詔可之歸二年承歡之餘閉門檢方書閱古圖史而已

丁未復買舟來京師至潞河幼女夭舟中哭曰是重貽吾二女憂也哭輒病未幾以六載考績予適視院事考之曰介不忤物而清脩之行益彰學不務名而純美之才自見蓋紀實也月餘病復作作輒暈暈輒吐痰數升不能已予往視之舟中獨坐一室中木榻布被蕭然如寒士予因與論治心之法蓋欲其斂神情以制浮陽也無何舟中死矣予往哭之既斂予又往哭之朝縉紳士亦莫不嘖嘖嘆翰林失佳士也訃聞禮部君遣其子望

道來奔喪且以書丐予文表諸墓上之石予時在奔走
未有以應也比予來南銓禮部君復遣其子重道來請
不置嗚呼予知懋中者其忍弗有言哉王氏世居邑北
郭之江陰巷高祖曰遜遜生子輝子輝生冕贈承德郎
戶部主事冕生表嘉靖己丑進士以禮部主客郎中致
仕表生懋中無錫多豪右獨王氏以善稱于鄉比歲有
家僕附商舟入江忽遇賊執而問之為王氏僕也遂舍
之曰汝家素善吾安忍害善人僕哉噫嘻君子之行可

以化強暴而乃不能庇吾懋中之死也豈天之未定者耶懋中生正德庚午四月五日卒以嘉靖丁未十一月二十四日年三十有八母朱氏封安人衡陽尹惟聖女有懿德娶唐氏封孺人永州守有懐女唐生子一曰化弘女二長許聘鄉進士秦季宏子渠次夭側室陸氏生子一尚幼以戊申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與唐孺人合葬于天授鄉前王村之原嗚呼先民有言遠跡頻於促路長筭屈於短日吾於懋中其曷為弗悲然懋中無可死

之行而竟死焉則其死也可哀矣視碌碌以生者何如哉

王太史傳　　王維楨

王太史者無錫人也名立道字懋中舉嘉靖乙未進士已選為翰林吉士是歲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命題校第諸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闕中人王維楨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内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習李公文尚温夷爾雅詩婉切乃懋中文素温夷爾雅

詩婉切適與恭合一試輒冠吾曹再試再冠又再試又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又數數稱譽之由此名顯楨竟試與歴中同寀歴中見楨作至閣次則恒獨居後為嘆之復規曰子第易子手即可前不易不前也乃楨固不易其後歴中授編脩楨亦為檢討歴中既為編脩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為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臨而罔識闕而弗脩如職何於是卜僻遠居盡括古墳籍剌取之今事大者皆牒記客時過

其門每見其下楗也盖自其為士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即宗黨造者莫得睹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也後十二歲為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稱歐陽永叔之文粹固湏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以為質而近及索其作讀之果皆似敬之予亦出作觀太史太史輾然曰子自昔固不易而今乃如此太史為人静定沉篤蔑世俗靡靡之好旣乃曠故郎復楗門著述如曩時不輟居無何太史病肺楨說之輟業已察其面

霜白兩頰銷縮骨稜稜出又說之歸太史於是遂疏歸
太史號堯衢頃改海樵語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
山也將腰斧伐林于東海之側羣樵人徜徉足終吾年
吾誓與雲霄冠珮絶矣疏上未報而太史卒即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曰九巖以禮部郎中自
免家居太史在京師遇一果一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
九巖公為書訊其親必盥手焚香乃始書書就含涕封
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雖簡嘿覣合然心依忠厚得

一善必揚之人過則口惓惓不忍道一詞也是皆足不死乃顧死天道果遠哉太史美髭髯垂幾及臍貌癯而骨清日者咸指為奇將穹致顯榮綿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篇誣邪龍湖張公者太史舉主也病數自來視卒哭之哀曰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聞者咸為嘅惜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若干人既會哭其邸櫬還又送之郊踰年而楨為作傳太史有二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永州太守有懷公之女荆

川太史之妹先三年卒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而靡有憾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太史病且革予入省其卧内見側案有劄取視之則自記病起加減除日次予問記何為以白吾親令寛之勿繫戚病予也會又孝烈皇后薨太史自枕上加素冠曰即一日不死猶為朝臣安可以病廢儀嗟乎由二事觀之孔所謂聞道者非邪死可哉死可哉世以壽命終者豈少乎若其罔罔泯泯也誠何以死焉

祭文

維年月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嚴嵩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費寀詹事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承恩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翰林院掌院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徐階禮部左侍郎歐陽德國子監祭酒周文燭南京國子監祭酒李本左春坊左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李璣右春坊右中允孫陞左春坊左賛善吳山右春坊右賛善

兼翰林院檢討閻樸翰林院侍讀郭朴敖銑脩撰黄廷用秦鳴雷李春芳編脩康大和邢一鳳閔煦潘晟董份瞿景淳胡正蒙檢討林庭機仝元立郭盤王維楨張思裴宇梁紹儒晁瑮掌典籍事大理寺左寺副劉鎧孔目陳綬詹事府主簿秦宗儒録事屠應埈吴晉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祭于太史堯衢王先生之靈曰語曰寄珠于人求不越宿藏劒于匣代不踰年其王子謂乎王子負踸而需時蓄才而善閟乃其光焰灼灼見他期與照

乘之珠斷犀之劒異耶則天固靳之矣而能弗戕之耶嘗觀夫東下之波與西逝之烏即彭殤等死耳顧獨念賢者天才者促藴之雖奇施之未逮悲夫昔賈生早夭李賀弗延君子曰既賢之才之而又夭之促之天其謂何乃令王子又奚異于兩生云人恒言有不可詰之天今王子若此豈非不可詰者歟尚饗

維年月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貝𤀹謹以牲醴庶羞致祭于太史懋中王先生之靈曰嗚呼孰

謂懋中之學之行而顧遜殀耶往懋中選為翰林吉士授編史即卧病還山病愈復入翰林余觀懋中勵操節刻意問學而神骨秀聳美髯而玉膚知天乎固將厚之而究所藴蔵也乃顧止是耶豈豐之前而嗇之後或亦有變數存耶余安得而不悲懋中之翁九巖碩學而篤行曾試吉士入翰林未幾俱報罷授户部主事改南祠部郎是時余為禮侍雅知九巖為人甚敬重之乃其後抱痾養高杜門不出盖有子如懋中足樹立雄儁未艾

也乃顧止是而殀減亡耶老翁在堂宦子在殯桑榆方樂繼述未竟此豈徒九嚴之憂而亦人情之所心惻流涕者余安得而不悲嗚呼頬子以粹德不壽李賀以俊才減齡而名傳至今是造物者與之不朽矣懋中將不庶幾乎是耶九巖可以無憂而懋中又何所遺憾哉素車將駕丹旐于征寄哀一奠以寫余情懋中其亦鑒此而來歆乎尚饗

維年月日大理寺左少卿沈良才順天府府丞任瀛左

春坊左中允掌國子監司業事李璣右春坊右中允孫陞右贊善吳山翰林院侍讀敖銑郭朴修撰黄廷用編脩康大和閔煦檢討全元立郭盤林庭機王維楨戶部郎中郭鏊等咸徵帛治具合祭于翰林院編脩堯衢王先生年兄之靈曰王子之行賢者之侶也乃遽五月而病三十八歲而死朝大夫聞者無問識與不識皆為雪涕予等蓋重有傷焉王子操慎約精密以名其德然亦以是殃其身病且劇尚猶延朋考德勵志何兢兢甚也

雖然伯牛之洪也隆然癬矣顔氏之弗違仁也溘然夭矣此又闕人哉夫命猶幅尺也杼柚既定能益而長乎王子獨奈命何若曰作善以速殃教躬而戕性天如是寘寘也非然哉非然哉

解王子哀文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翰林編脩無錫王子懋中卒於時同館之友得會哭于次者十幾人既為文合祭之明年八月予至京師十幾人者哀王子不可復

作賢而不得其年也咸謂予曰予知王子得無辭以叙永傷於戲予昨過無錫升王子之廬撫其木哭之盖慟云已而歎且思曰天之於人其可以常意控揣耶壽也夭也吉凶之相擾也既不能並出一軌則或然之數與適然之變人茍遭之固難可形問類詰矣顔冉之不獲乎天豈非尤章章著白者而獨王子之賢之足慟與於是援天人之際反覆其故為文以解王子之哀以復諸館友抑又以自解予哀云耳噫何芒乎天者吾不知其

所存命者吾不知其所致善胡為而福興惡胡為而殃至生者其寓留乎死者其往休乎壽者息而夭者游乎智者從而愚者憂乎賢者安而不肖者讐乎已乎已乎生之與死旣莫知其所自來則善惡之趨吉凶之應智愚賢不肖之棼泯相求亦莽莽焉已爾芴芴焉已爾夫孰識其究取之由乎惟天與人間會其相值於是善惡之分智愚賢不肖之參錯糾戾而生而死而吉凶夭壽皆持然若合乎左契以為天之道是固然也人當修為

以勉企噫其然乎其不然乎天之為天者不變命乎人物者紛糅互施要未可猥索而窮辨是其為莽莽芴芴也久矣尚何無情生死之足疑眩故或蕩之而旋沫或鑽之而出燧或蒸之而成菌或洩之而感蠣金膏之鑛含其輝玉寶之樸耀其媚雲霞煥氣以吐文雷雨觸空而作厲彼物化之顯藏已難影迹之捉系矧生死倏寄於其間又奚人意之得窺睇覽壽夭之差惑愳吉凶之藐異每歎古而傷今誠壹不知大化之昭昇即王子之

賢而弗慭三十八而死一官吾曷從問其所以天生之不能成又俾遽奪而奄止將玄宰之司存生者不尸其死乎抑生死循環於穹覆夭者不能為之所乎噫所謂棼棼芴芴莫識其究取者吾其迄信之已矣以生為樂以死為哀是狥物之溺情也庸詎知哀樂之不存乎生與死乎以永為壽以不及於永者為夭是私身之迷見也庸詎知壽夭之不存乎降年永不永乎王子得免於是而吾猶獨哀且慟焉則不能達生死之無累遵夭壽

之弗貳又曷足以觀王子之賢吾具棄吾戚捐吾涕招王子而解之以文庶幾王子之我與乎為之歌以虞其殯曰天降地升大化隨死生旦夜轂交馳鬼伯聚斂亡賢愚壽夭更迭何常推已矣王子今焉悲

嘉靖二十七年冬十月朔翰林編脩年友永新尹臺拜譔

哀輓　　胡松

痛惜龍蛇運淒涼鵩鳥篇故人今若此吾淚欲潸然鴻

寶空留帙鸞坡竟乏賢斯文誰羽翼消息問皇天

又　　唐珪

經綸雅望正駸駸最是令人感慨深留得文章千載事獨憐忠孝一生心

懷賢念女不勝悲泉咽寒聲山斂眉為向孟光傳一語鍾情而父轉衰遲

又　　頤可久

休沐秋風里翱翔春日辰青溪時問訊玄覽雅相親宣

室行當席葸郊慘泣麟猶思池上詠不謂絶車茵

王冢婦唐孺人墓志銘　　唐順之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户科給事中曽可公之孫永州守有懐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巘之婦編脩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爲第三孺人幼頴慧紃組字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爲之兄每曰惜女不爲丈夫子而有懐翁亦爲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帰二十有六歲以

懋中官編脩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輙為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為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為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故為君聘之既乃時時為理膏沐笄櫛飾

容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撙約於既貴之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妾於方盛之年盖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温厚無比孺人於諸姒中尤曲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為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内行修飭孺人揣其意所注輒婉娩為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

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臾其間是以櫬中每自喜以為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櫬中而北也則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欵欵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櫬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櫬中數千里外欵欵然如在櫬中之側也既死且憒矣索杯羹嘗之以為甘也目女奴使進櫬中所盖猶如在櫬中之側也嗚乎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櫬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

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携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憔悴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絶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于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于室也獨孺人為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豊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

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葬孺人于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為狀矣而余為之銘曰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兹

青霞集卷五

詠懷三十首

其四

淵明出從仕務亦計秫田一朝倦束帶唾棄如飄煙了知此賢胸窮達皆超然我尊可亡酒我琴故無絃擕琴玩空尊惟我樂也天

其六

荒凉半畝居風煙夜沈沈安得清夢間尚有車轂音夢

境通前生染習良已深歲月不可磨愈礪如精金勿學

孏似偎膏肓恐難鍼

青霞集附録

紹興府志人物傳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生平慷慨有大志復雄於文下筆

輙萬言嘉靖戊戌舉進士知溧陽治大畧倣敬霸論大

豪抵死因再抗臺使其屬尉贓墨錮之尉又自經鍊遂

三徙終不少變為令久不得調時相知其才稍移錦衣

幕會宣大有警集廷議鍊昌言邊事由相嵩父子廷詬之已而復上書數其罪詔杖鍊徙置保安時鎮臣晉敗以捷聞得賞方宴會諸寮稱賀鍊以詩大書遺之云殺生獻馘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黄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鎮臣大銜之已又刻木為檜日令人捶射作射虎行籌邊賦寫諷時事而邊人慕鍊忠義多附之者鍊乃招流亡倡城守為備禦計於是鎮臣與相嵩搆鍊將為亂鍊遂被刑並戍其子襄隆慶初詔贈鍊光

禄少卿録其子襄襄上書訟父寃鎮臣坐死越五年臺使令有司祠祀之錬所著書悉亡於逺時今僅存青霞集祀鄉賢

歴朝忠義録

沈錬字純甫浙江㑹稽人嘉靖戊戌進士初授清豐令入為錦衣衛經歴庚戌敵薄城下求通貢趙貞吉昌言不可世宗命文武羣臣雜議錬在衆中大言申貞吉指喋喋不休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此何小官而言若

是鍊曰大臣噤不言故小臣言之何怪明日又上疏請以數萬騎當一面必大勝不報已復抗疏言嵩父子入將帥賄誤國大計請僇以謝天下詔以誣詆大臣發口外為民鍊見邊事日壞益忿恨縛芻為偶人三目為秦檜盧杞及相嵩而射之以雪忿嵩聞大怒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圖之順托巡按路楷誣以煽妖作奸竄鍊名白蓮教中請誅之時舉朝咸知其枉而大司寇霞溪如順楷議令即時斬決遂殺鍊於宣府市並二子長子襄置

獄中幾死隆慶改元贈光禄少卿録其子襄登科孫存德補官予祭今以禮官請謚

題准會議謚疏名冊

錦衣衛經歷沈鍊庚戌都城戒嚴集廷臣議通貢趙貞吉以為不可時鍊在衆中大言申貞吉指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喋不言故小吏言之奚怪也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倉而合勤王師出戰不報又上疏數嚴嵩奸貪十大

罪上怒杖於闕廷編置塞外見邊事日棘益憤惋縛芻為偶人三日為秦檜盧杞及相嵩而射之以雪忿又為詩刺總督楊順殺平人冒功狀順受嵩指與巡按路楷比竄錬名白蓮教中殺之並其二子又捕其長子襄道獄中幾死諫臣雖多氣之狀禍之慘未有若此者也以

上詳載各官書册應謚

天津刱祠始末

先大父當世廟時由清豐令名為錦衣幕勁直忠果不

沮不撓有大節畧值分宜秉政招權誤國賄賂公行乃上疏論劾歴數十罪請誅之以謝天下於是權奸恣怒坐以誣詆大臣廷杖謫田保安在保安見邉事日壞激烈骯髒之氣日盛時順梏為分宜黨日朘削膏脂事媚結及宣有警無能出一策反縱兵割道路之馘以冒功賞大父不勝忿懣手書詆之順梏益忿恚且唯唯分宜密囑竟陷大父不法事而致之死言之痛心摧骨可勝悼哉先君姚安公時為諸生以大父禍戍遼東嵗壬戌

含冤嚙蘗叩閽復讐而陷大父者始得正兩觀之誅穆
廟改元詔復大父原官加贈奉議大夫光禄寺少卿遣
官諭祭録一子為太學生會稽保安遵奉撫按並立專
祠有司永久烝嘗兹天津祠宇繇先君早年僑寓津門
今真定撫臺柱石王公辛巳春以屯田直指巡歷駐津
晏夢一人道衣來拜自稱沈某言生平及冥中事甚悉
俄而儀衛侍從滿前擬於王者公怪問之大父曰吾授
上帝命主宰北天適徵服來者恐見訝耳語畢服冕旒

衣裳秉輿駕空而去鼓吹娟娟不絶王公驚寤進天津霸州兩道問之相與錯愕先一夕俱夢沈公投刺沈公其神也耶事亦奇矣王公乃割俸六十兩議構先祠時先君在西署出已積俸若干卜地鳩工建祠於居址之東逑後先君擢守姚安終養大母南歸人事不齊廢興叵測歲甲辰緣事典高中軍高犯草没祠於官漸致傾頹町疃之隙鹿豕為埸八嵗於兹殊為欠事不肖存德仰承祖德竊禄留都假差寓津睇盼之餘黍離興感乃

邑勉拮据得贖香祠於是築堵圬墁緝庀灑掃不旬日而升主焉嗟嗟大父生為正人死為明神則其英爽磅礴魂氣無不之也而會稽而保安莅兹祠鼎建為三時其神靈所陟降者果死乎哉是役也王公感夢兆而托始制臺齋宇王公兵憲東白高公同府澄齋趙公秉至公而電鑒雨露之溥無遠或遺日月之明容光必照曠古奇逢熈朝盛事爰及參軍霽寰顧君片言折獄成人之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信不誣矣大父不可忘諸公

之德其敢忘耶時序殷流興衰在念漫述如左或可徵
後萬歷壬子歲季春十一日不肖孫存德頓首百拜敬書

入祠告文

維萬歷四十年歲次壬子三月乙未朔越十一日乙巳
不孝孫存德謹以柔毛庶羞之奠致祭於皇明贈光禄
寺少卿祖考青霞府君之神曰惟我祖考浩然正氣烈矣
劉勝籌邊著書鋭志安攘抗疏賊臣身罹禍讒天回贈
䘏遣官褒揚會稽保安並列蒸嘗海門構祠驄馬兆祥

瀆淪有日祀事允荒玆孫行邁斬刈榛棘因仍其舊已
緝其新卜吉登歌惟洽戚鄰趨蹌工祝曠典復禋吁嗟
我祖神豈沉冥日月經天光彩晶熒庶幾陟降鑒予後
生儀刑懿範執玉捧盈氷蘖自矢懼墜家聲靈爽有赫
歆此微誠尚饗

滄溟集卷十五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公既移鎮薊遼者三年所奏議先帝時疏凡五十有一章拳龍受而讀之曰大臣身制四裔從閫外請便宜報成事機權相生利害旋踵兼聽獨斷務出萬全而使凡厥為功若自口出下從中議如凡所見以稱上意而論道之臣無覆詰之沮有將順之美義所必至辭足達之非是曷繇哉先帝神武雅釐疆場之政屬鎮以來敵數

入侵輒下明詔切責違玩風火示恩輒以遏大臣徒往來文書問鎮十路而齊二三其悉意以實狀唯是孔邇京師主將舉事朝發夕聞誰敢哉徼寵靈益持重以假須臾無它變與其幸不可知之勝挑怨嘗禍不可也即圖戰守戒屬番忸卒常媮近效與其易而置焉之駭衆不可也莫尊於中國莫嚴於畿輔天子命我而敵數入侵主憂臣辱是周公所膺義不至懲艾不得已矣疏盎曰必翦滅此而後朝食着臣之心也公一經略輒思捍

禦而使敵常備我其罷不減於中國則自憚入寇因以為今先聲致之又使首鼠顧望結聚瓦解是謂伐謀且曰殘傷之餘次第就緒卒期底績以慰永懷盍先帝前已壯之遼之役一月三捷為拊髀稱詩馬而公復條所自與創舉者三事感動上意延論道之臣以終前疏自今觀之置畏糧待敵之士不以食飯藥自衛之力則坐費而其防必不工中屬畨挾賞之詐不以廣各邊分探之情則仰寄而其備必不豫欲唯勢是乘戰守相為非

先立於自强之地則失恃而其應必不給也信乎發白
新於熟計身倡始於前聞也調集兵馬疏更拳拳戰守
奇正帝為采納其說非常視公矣請斥四海治壹使邊
無遺險論道之臣見以為得策公猶曰設守之兵於深
於堅可據以形即末出鋒鏑之下終不敢自詭必勝是
豈一日忘戰也不然無翦滅此而後朝食之心狠以幸
不可知之勝於殘傷之餘施無次第挑怨嘗禍若怵於
易置不著超然遠覽之見嫌以創舉自與而恒率常以

塞命上且按疏切責此何義乎徹將軍誰不樂此者論道之臣覆詰相難安得采納其説明詔相勞羣推得策也是編也疏所謂今之急務臣之所言即臣之所行者也公起進士賛畫雲中蕩平倭患三十年於此籌策北敵明矣非不知朝廷之大議臣如流嘉謀日聞於上無非奏議顧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身閲利害豈嫌創舉以要明主哉昔人螢嘗憂之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分自報罷重得讓誰復言之者不

知其所條奏無以便其事若凡所見耳魏相諫止趙充國伐匈奴右地而先零之役獨身任其計可必用也豈凡所見乎儁傑之士指世陳政言成文章昔人所難若是者無幾人即能從中將順身任其計非凡所見較如指掌者幾人哉又不然從閫外請便宜計定而後發矣可而後舉得之千慮失之一詰豈其才之罪也然則是編也公益上以紀先帝知遇總安攘之略下以明論道之臣任大計如己出實有其文武云

滄溟集附録

祭李于鱗文

王世貞撰

維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李先生于鱗卒於𦚆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孤子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為位而以家難歸至明年之三月壬戌朔哀毁小定乃始能為詩百二十韻以哭之又為文章絮酒炙雞裹糧授其僕之濟上而告先生曰嗚呼惟子文章珠藏王府示世模楷為明黺黼獨立熈

臺子鼓余舞炳烺長夜追琢萬古余所心悲鬱曲齟齬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酧而告汝昔署爽鳩從若風虎為郎序遷不隅跬武清霜晝粲白日宵烜子前西逝余亦東邁髙揭二華嵯峩泰岱黄河其間烱一衣帶玉女騰喻海若横恥子之挂冠鳳蟜鴻騫余嗣解組屈蠖哀蟬清泚衡門其跡則然所不接席徂垂十年聖人中興纁帛交賁子時幡然顧我色喜當為女先女其彊起余謝不可子曰毋爾疇族女儺疇燭女幽得不思

報節士所羞女以佚歸造物所仇雪涕而冠實惟子謀
句宣於浙從子之後汴繻子被晉介余授大白配月俯
視列宿雲物睥睨風雨潺僽子之詰妣悠然見遺扶服
脩途弔影縂緯小人有母能不攢思美疚朝閲夕而拂
衣奎壁晻翳滄波竭涸忽傳子耗既疑且愕曾未回睫
家禍亦作髓淚駢枯肝腑寸鑿嗚吁哀哉人生鮮歡惟
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一旦盡矣膚立同朽惟余
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以逮休戚凡子先驅余必偕

值予令溘然視我若捐余獨何恃而能久全余復何心而游世間予困尸譏余困人言存者受憎歿者受憐嗚呼哀哉惟昔濟上坐而丙夜執手浩歎誰為來者尼甹聠則軻周分駕邀爾漢季有兩司馬不聞揚扢以紹謨雅蘭金協契山水齊轍惟余二人開闢所希浮生如寄胡能不歸金石可泐榮名庶幾言猶在耳其人已非嗚呼哀哉子之遺孤駒而汗血子之遺編家傳白雪有丞相在戚若昆弟二三友生其進未已素車雖杳斑管鏤紀人誰無死子死可美嗚呼哀哉尚饗

詠李于鱗先生有引

姑蘇劉鳳

歴城李君當世宗肅皇帝時登朝位列曹郎時景命熙洽四方學士大夫輻輳省寺然自李何以還氣亦稍衰下矣公與三數少年夙夜淬勵力振起之風於是再變雄峭奇勁矜厲莊迅可謂古之極軌無復遺憾詩則唐氏之盛七言軼丙旦之餘轍極豐隆之杪勢自昔構篇者未之有矣免關内後居數年復起兩歳再遷以太夫

人不禄歸遽卒嗚呼若君之生實二氣之光靈
數百年來所毓孕以顯章我國家盛業昊天有
成命非所得議其短長也即不登三事然使一
代之文典誥並光四始六義王風不墮是誰
之力歟余與君同舉吏嘗按杯酒殷勤之懽自
後相見亦甚疎獨聲氣之合有慨於中遂為之誄
於維浩淳厖深混溟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儀軌儲
與誕精穆允乃初劭質以正迸亂爽耀式遏三靈挺以

日惱窕汰焉取麗靡之降浸以謾侮弊撇嫗掩沉散墮
窳不有高張更節易柱風之蕩蕩不圖庸瘉奧乃皇造
惠諗九土矯矯李君覃作於魯泰岱融絡蒼精嘔育纏
戒婁分星璣爚煜時文峻命疇不祇蕭昌徽茂符見象
川瀆茁裔肇啟漂黃歷宓龔殷逮周窮於汗竹明始著
姓越乃邦族爰所憑藉亦既湛畜氣之和雍遐不熙淑
時乃有挺耽耽其詣恂美沈渠敦備醇至介以幼清齊
給辨肆秉斯烈朗恬不待甚洪承顯休迄我敷貢駿發

於文薄於霄戾倔奇麟振駭疾龍掣倏出閶入莫知其際風雨飄忽體變機勢芬思敏裕虛神漠志踸踔玄昧幽理翳翳力自摽建黜絶侈弊古有休則是惟弘諦曠代綿邈抑豈無綴時與道裂重玆言衡河洛騰涌滔因怸滯結駟方馳鳴鑾顛蹶乃徂自東奮彼千裔式從選造一有揚藝翩其飄翔載惟專厲昭亮介業不忘劬勸時之淪踰獨我其繫誰謂緊淹以先朝晰誰謂邃遐欲及吾世濔追爰始排伉謇諤隱軫雄深轢轥佻易鬱勃

氣往凌切才肆橫奔絕驅馬復曩態叶他計拓落逢時偃蹇曹閭叶徒對抗論振襟正色抵袂朝右畢傾英賢以彙森涌雲蒸藉甚蓬氣憑負節俠危行高睨二三君子共奬厥懿推瀾泝源浮揚擊汰同律緝聲陳風敘致調上徹急節峻音比格以慨憤偏宕沈鷙激則哀促疾則强忮壯紱彌極慘不傷憂駘藉無當脫略恣雎在東斯喻諷而無刺情動言形抑豈其細止怒懲忿風政斯寄乖乃兆衰競亦和沴齊氣之奮不乃侘傺質文相變代有

所悲雅鄭殊曲孰知其毀彷徉自放御有逆轡譎而能
整切人不媚極所蕩沃排調貴位與既洪邑芒亦康劇
儻瞬不殊曾是足畀所務快心遑忤觸計衆或側目從
之釁顙乃顧發舒託於泲齊遠棄列埒非謂則醉偭彼
知荼幾何不麗出守畿輔邢襄馬試身可抑折中何誘
誕檢察六條孤立行意狂笑山川碣石瞋恚觀者自失
莫敢姡媚据理心開刺史高第稍用序遷受憲臲卼封
傳滂移紛擁髦毦輔以文法胡寧執事緼藉無害雅所

湛漬德之休明膠遂所視敦惟在寛國中策篤誘啟卿
成邁跡上最聲勲累積榮闈塗曳云何渭溪不可涉揭
惟薫自煎曒固來忌英儁並游温於大愍容與濟上句
請蚤稅芳之不卭豈惟鵾鵠相望移手隨踵言逝取酒
賁媼織絇忘衛千里命謝憑心獨喟綍其弘高徐然域
外屬運更始秉天之懠恵此羣公徵命遑逮無余舊疆
推擇言莅致令舉典俾新於治公曰驅之賦於百吏敢
介用逸臣職覃瘁式時薦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勿庸

以次再陟作監蓋且未歲貽玆儁功榮寵相揖茂揚豫土匪亟來字追宗召周赫赫分地庶其益躋隆我鼎司叶息利慈養倏違盡焉摧毀在疚亡何遽軫傷泗殄矣伊人邦之云瘁人倫岳隕典墳靈墜有識纏哀豪彥興涕斯緒遹造失之何亟烈烈桓桓白日幽瘞嗚呼傷哉憶昨道周款言江汭死生契闊胡泣之啜間承燕閒殷奉崇儀刋酌沉略軌程篇制騁觀三五窅渺閎邃掊擊作者鉤深探秘標之遒崒崛稱雄慷非之先覺猶訾後悔晉

氏流靡餘波方潰子輿視之豈獨無裁俛仰一時綜足嫠歎即有避回辭何不載洞達中懷生氣如在慷慨謂何旋即寞昧嗚呼傷哉公昔闢沈越再輯玉軼代興伊誰錯衡是繼操馭學駕其功不啻面想容觀郁何棣棣狀不甚偉視精而銳踈縱不拘敢往開敞造辰彌海雲清霧靄比量絜度云孰能企萬務糠粃才術詆隷蒙叟臭分曠祀遥酧嗒然俱忘惟爾清獻嗚呼傷哉故以彼貽塗議君之出叶尺類不固其節庸所有鈌叶窺瑞忠蹇投

軀與恤赴義業追未融精貫可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
公餘厚終可謂不匱良友瞿然急公之嗣悉取其書使
遂傳被蘭臺石室將馬著記生平故人不聆吹灑總一
厥文徊遑嘆噫叶烏界包洞鬼神含朗方罡九原可興嗟
孺子歎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嗚呼傷哉

祭文

山東巡撫梁夢龍

惟茲齊魯賢哲代生公之崛起更擅才名探珠龍淵對
英甲第馳騁漢秦睥睨當世垂天之翼縱海之鱗奇葩

玄藻貽揭古今三陟法曹一麾鐵郡藝苑清芬甘棠令
問文衡載秉志挽積衰化洽關中韓歐是推引疾東山
徜徉泉石再起觀風薇垣沛澤總憲河洛龍門望崇慈
闈仙逝臥轍靡從悠悠洪河巍巍華嶽馳想風裁永懷
先覺惟公體道忠孝不渝塈室讀禮廓廟位虛五十七
齡詎云非壽觀察清階宏施未究溘然一疾曾不少延
台鉉方屬大化遽還調掩陽春樓空白雪箕尾上乘文
光未滅龍拊循兹土麗澤為親竊謂交孚究若有神邂

追餞何淪亡倏覩頓令一朝竟成千古陳醴潔牲脩詞告誠公其來格庶慰鄙情

祭文　　山東布政徐栻等

東山巍巍東海汪汪山海氤氲誕産賢良德則璠璵材則豫章學富珠玉揮瀚如揚千軍筆掃烝掇天香帝心簡在擢峙巖廊圖事揆策正議貽彰上釐時艱還補名邦寒潭秋月陰谷春陽六事咸備羣黎允康歌謠滿道曽號龔黄督學闗輔身範綱常文風丕變桃李門墻載

握憲符攬轡入梁河洛澄清風紀振揚遄歸讀禮寢食惶惶蓼莪廢誦霜猿斷腸孔孟故里公之同鄉聖賢至教公已備嘗天假數年鴻猷更張鹽梅調鼎或亦可方詎意長庚倏爾淪亡訃赴玉樓賦對彼蒼生平詞翰積貯縹緗覩者墮淚惜付杳茫幸有鳳毛志節軒昂紹公遺徽將翺將翔公雖溘逝令聞無疆杖等叨莅茲土景行孔傷爰集香楮痛奠一觴

祭文

陳九疇

仲尼有言君子慎辭寥寥誰解千載於斯嗟乎先生文不在茲北地反正先生繼之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手闢榛蕪周行有夷彼不相謀成章甲甲弟畜揚馬風雅是伍天下汎汎作者自苦庸冀其後而徵諸後邦有文獻曰齊曰魯文學天性爰始尼父著在六經文章之祖先生摛詞亦繩其武嗟乎先生既擅於文吏事亦易西曹平反近畿臥治三陟外臺其如示斯身固遭時學弗阿世於道苟合於俗寧盭十年移疾靡請弗避拜命起家

亦惟上意嗟乎先生出處大節日月爭輝鄉有先覺後人所依胡天不弔與世遽違國中休杵哭者盈扉翔駒朋輩而不沾衣丹旌在庭長駕將歸辭以告衣物則良徵

祭文　　王宗沐等

隆慶辛未春三月十有一日歷下滄溟李先生靈輀税駕將封夜堂三司長貳王宗沐等慨哲人之永逝增今古之長悲引紼酹酒而侑之以詞曰猗嗟滄溟昌存昌

亡亡者蕩浮埃而存者激天壤其渣滓已膾炙人口而精者與元化而翱翔斯文未喪大雅未亡孰是崑丘而瘞琳瑯孰是驪淵而閟珠光蓋古今一抔同淪浩刦彼牛眠馬鬣疇能與兹丘相頡頏耶猗嗟滄溟神固縱游八極矣而體魄於此乎終藏升爲星辰七曜用章止爲河嶽四維奠方蓋金石匪堅而彭聃亦殤矣芒芒宇宙孰短孰長千古永訣盡此一觴

祭文　　嶺南歐大任

嗚呼泱泱東海㟽㟽岱峯李君挺起獨亢文宗原本詞騷揚扢風雅登壇齊盟西揖作者天目維徐吳郡維王廣陵之宗南海之梁五子一時天衢驂褭予與黎表方避嶺表君驅上駟相遇中原汗灑風呼萬馬亦奔昔君西曹邢州出守視學於秦横經未久中年勇退乞歸䰟山潛心大業日撻其關醉矣天全靜焉神王安石不出五十益壯丁卯有詔起君於家浙藩汴臬陟帖日嗟樹諼忽萎泣盡繼血九泉可從喬木竟折濟南經術海右

人師百身莫贖天意何為黎生在京予滯光郡訃自北來風沉頓盡昔年江北別君竹西飲此代興敢貳以攜游龍嵩君今豈死海岱炳靈萬年在此嗚呼哀哉

祭文　　　　同邑許邦才

惟靈間氣挺生斯文攸係解曠千載才逸一世君親大節移孝為忠出處大致達不渝窮青雲結友白雪論詩思通無間妙絕當時讀碑校里覆棋餘技詞濤峽倒文芒星耀粉署懷香梓里勿藥讖内理繩關中振鐸憑軾

兩浙攬轡中州翁翁與望濟濟名流邦才生得同時童習比藝相然以諾相許以艷山棲同隱宦轍同游吟情觴興道味窮愁四十年所有如一日莊同惠異君斷予質通年婚媾尤出天然一載丘園同病相憐予髮已皤君顏未改百年之願於是乎在欻然遘疾溘然常逝非慮所及豈情所計數月以來形神俱喪雖勉生存已失歡懽地下同遊宿昔夢寐相隔幾何死爰易易即兆有期俄當永别臨柩一哭肝腸疾烈

祭于鱗先生文

陳陞

余小子某宰歷下者垂三載矣于鱗先生歷下文獻也游先生之里而不式先生之廬謁先生之墓某也人乎丙午冬將假裝入計余刻先生集成乃挾一帙拉五雲孝廉同詣先生壠頭爲文以祭之曰人之宰官典刑是尊邦之典刑先生其人先生之生也沉冥圖府酣豢丘墳先生之出也頡頏人世羽儀斯文然其論著則以已鑄古以古鑄今文章博洽而奇絶詞賦雄渾而深沈故

孔璋之駿發子建之茂材亦瞠乎其後麈即元美方軌並駟猶然推轂之曰漢朝兩司馬當代一于鱗余生也晚不得造白雪之堂而問字猶幸操一割於此有以拾剩馥而聆遺音奈三年簿書之瑣尾徒向往之維勤茲官成少暇始得留意於先民先生之門不振矣余不靳白粲朱提以䘏先生之貧先生之墓未封矣余不靳樹木立石以安先生之神先生之集欲蝕矣余不靳開局鋟棗以埀先生之文在先生之文在先生豈曰文章之不利在某也

頓覺道脉之相親於是乘官暇之一塈爰攜同調之五雲遂秣車馬於西陌薦蘋藻於河濱用三酎乎苦醲以聊慰乎吟䰟先生之無後人也嗚呼其何恨哉其何恨哉

哭李于鱗一百二十韻　王世貞

歷下無真氣詞林失大賢那能詛岱嶽誰與問髙天才去垂三斗悲來遍八埏人應疑頓挫帝或悔陶甄念爾千夫俊生操萬古權仁禽産丹穴仙驥秣青田妙取星

弥發精驚月脇穿鈎深百丈餌摶捷九秋鶚文許先秦
上詩罕正始還五言珠錯落一字玉規圓思逸龍雲表
神超象帝先殷盤高詰曲周雅美便嬛獨表齊風大俱
疑汲冢前峥嵘露頭角擺脫謝蹄筌海潤珊瑚老雲深
石髓堅錦裁還蜀郡璧就必于闐繞筆江生蕋芬裾屈
氏荃乍窺饒駭異精識解鑚研有眼看從白為郎意尚
玄志長輕濩落才大得屯邅不欲過千石憑他滿百愆
傲時誇樸被貧肯較偷鐘縱倒中郎屣能辭太尉牋交

游盡緋紫歲月耗丹鉛路鬼揶揄去腰符累若懸扶風
京尹亞襄國輔城專推衆姦爭吐操斤劇自刺買牛因
解劍飲馬亦投錢治理聞丞相徵書下潁川手堪為木
鐸腹曉別栝棬漢殿勞將作泰山募梓楩法冠巍揭宿
藻鏡迴臨邊衿傍函關擁帷從太室褰驪瓜真結實華
井獨擘蓮究駁收垂畢寘鴻興杳然叱回卭坂馭歸作
剡溪船避客同干木逃封似魯連蓽門寬偃蹇蓬鬢詘
周旋自撫高山操人収白雪篇披雲凌巇嵲乘月弄潺

洩雷澤深堪釣讙陰近可佃居疑潛洞穴出競指神仙芝朮鋤端有芙蓉木末搴探真揉離坎覩道得坤乾懸圃壺開鏡崑崙雪滿巔縱饒家累迫斷不世途牽過容寧歌鳳門生乃獻鱣中興逢鼎革聖主下旌旃省鶵初飲入臺烏再賀還錦開梁左席花覆越來舡煦沫沾江表澄清劃淵灑九苞騰見瑞萬蟻率歸擅綦介猶拈手潘輿未息肩氷霜挫葱烏天地幻啼鵑髮短窺吳練腸迴斷郢絃壞梁通寤寐辟穀悮真詮始作步兵慟長耽

北海眠春秋麟獲日庚子鵬來年營魄三尸妬膏肓二豎跧本因支骨毀翃討捧心妍以心痛卒玉樹埋將迫金莖病不瘥慰書煩孝緒刦藥少醫扁撫舊人人戀傷心事事捐魂辭宋玉去藁託所忠傳伏櫪駒差壯歌盆鵲早瞑夜臺依聖善秋閣鎖嬋娟不及分香履猶闇墜寶鈿有情推入夢無累割歸緣日月長何補風雲快自便朗融歸霤霪混沌脫雕鐫佩惜干將化棺堪麈尾塡蒼皇鮀山色冷落峼湖烟馬鬣封猶壯魚燈闇詎爇纍纍墳

四五轟轟劍三千宰木俄圍拱佳城易鬱芊埋光騰斗柄含氣吐蜿蜒本自成夸父猶疑侶偓佺訃霾秋照黯妖孛歲星躔直是魁將魋寧分蟻與鳶舊游俱短氣何事不堪憐思入張衡苦二甫悲將吳質纏明卿般侯正甫吁咄咄許掾殿卿涕漣漣七子孤徐幹子與生平一仲宣衷腸須繞骨烈魄肯投湞忽報驚難定徐徵或有焉聽來杯酒墮語罷帶圍腰減損也恍忽時譫語怦營曉索算邪知寸草折翻斷百愁煎蹤跡堪驚虎幽憂更怯弦羸軀困邁

軸跛足類拘攣滿掬揮鮫淚輕裝漬酒綿暫憑青鳥達莫怪素車延欲哭仍枯眼將歌已塞咽悠悠思往歲娓娓訴重泉茅本曾名蒠夔今反惜蚿欲知吾變魯總為昔游燕刪筆推丁廙忘形到鄭虔雄雞唳黄鵠哀不廢鳴蟬竊喜陪脣乘猶甘讓祖鞭尊分御露美管奪采霞鮮左癖編三絶輸攻下九淵縱横儒後俠跌蕩酒中禪不受尚書命横翻開府筵中清籌罷漏赴籟影過磚風格留揚抗波瀾借泝沿商空爭矯健大鹵放騰騫負任

呼癡物官初並冗員跡甘龍蠖近名忝雁鴻聯慰別勤
加飯分貲與槖饘調歸形影合交入肺肝偏霓罕招難
轉義輸去更遞代與愚敢任後死恨適綿痛欲隨蘭槁
狂令愧瓦全浮生長寂寂怒目縱瞷瞷百六貽多口尋
常飽老拳弔形添慘澹無計覓連硎牛耳誠貪執雞尸
敢放顛蕭條五子詠乖格二鳴編欲勒太丘石親題京
兆阡詞場空滿目誰定筆如椽

哭于鱗先生　王世懋

宇宙無情甚斯人忽杳冥中原埋骨體泰岱失精靈萬事輸垂白千秋付殺青松風在丘隴謖謖尚堪聽

其二

祇謂能窮汝何言遽奪年解憐猶薄俗深忌是皇天世已河山杳人疑屈賈前樓空雪色斷不忍問遺編公居有白雪樓因以名集

其三

真宰終何意浮生轉自疑誰令萬人敵不解百年期天

地論才盡文章與數奇遺書明主見應恨失同時

其四

大塊還真氣中原喪主盟風流不可見永夜望長庚雞骨生前恨公尚居憂龍頭定後名猶餘千里在不負阮家聲公有子駒字千里

其五

不朽自吾道人間無大丹縱横千載易偃蹇一官難委骨憐神駿攀鱗絕羽翰平生國士淚忍向鮑山彈

其六

佳人難再得死友見何由貌有中郎想人非鄴下游居

闤無俗客送葬必名流莫擬招魂些君今在十洲

其七

海内論標格龍門未可攀曾緣阿戎貴得御李君還交

態死生外朋情季孟閒何時素車往絮酒酹空山

其八

生平故人弟雙美愧南金片語憐才子浮名竊至今青

山一慟哭流水若為音零落西州路空餘醉後心

哭李于鱗　　余曰德

白雪樓成記屬君不堪凄惻故人聞撫牀色動延陵劍展卷風餘郢匠斤滄海天寒悲逝水鮑山日暮黯淮墳早知後乘元龍種千里驕嘶慰出羣

其二

淚眼雙懸歷下亭白楊蕭瑟路冥冥傷心此日驚長夜回首當時憶聚星九地精靈堪宿草百年身世總浮萍

朱絃慟絶音何屬併入山陽笛裏聽

其三

縱轡崦嵫杳莫呼斯人何事即長徂金蘭四海纔諸子鞭弭中原自一夫渴病著書生未已孝廉將母死仍俱茂陵日復来中使未識曽遺禪草無

其四

楚些歌残夜泬寥招君不返自魂消陸沈虛擬龍為燭夢杳長疑鹿是蕉詩統栢梁功徳大交情磐石死生饒

更言執紼何人事白馬哀鳴怨路遥

哭于鱗先生　張獻翼

不遣風流盡文章北斗懸藏舟自今日御李復何年劍氣秋原上詩魂暮雨邊但存千古事脩短任蒼天

其二

千里晤言同相看國士風雲初聚吳下星遂隕齊中芳草殘書帶娥眉謝漢宮微言從此絕令我泣無窮

其三

七子不相待空林惟五君郢中無和雪天際有停雲留
奏全披怨芳蘭半落芬重陽千里駿狐兔且為羣

其四

白雪非時調青雲豈世情齊亡天下士漢失濟南生知
已人何在忘年座已驚悲歌寄燕市猶可重西京

哭滄溟老師　李齊芳

謫仙鳴鶴返天閣藝苑逢人拭淚痕秖為琴亡鍾子聽
何關客散李膺門家無遺稿言封禪世有明珠照夜昏

搖落江南悲已老汶陽誰為一招魂

哭李于鱗　黄姬水

奇氣高才性不羈憐君溘死哭親時馬揞未宿墳前草鵩集先枯壠上枝千古障瀾垂作述九原埋樹想風儀山陽舊侶今餘幾腸斷王珣萬字詩王元美嘗賦一百二十韻以哭之

其二

江上相逢是長別百年灑泣伍胥濤乞文空諾徐君劍惠綺真成范叔袍賦鵩人亡悲促界草玄篋在檢重騷

徒行千里魌徐孺酹墓何能致一醪

哭李觀察十首　　　　　　吳郡俞允文

余本中林士懔懔常獨棲王子特先賞飄風揚濁泥蕭條榛棘林荒塗自成蹊

君起濟水陽高視無匹儔與君共一世道里阻且脩各言懷繾綣中章結綢繆

綢繆復何為譬我服鹽車恨無非子御躑躅將焉如分隨深情昵終當相與俱

竭來浙江氾顧瞻若堂階別乃經敝廬奈何復云乖蹇
步滯一方後期終難諧
祇命陟大藩驅車赴河陽奄忽逢辰缺銜哀歸舊疆拄
淚未及收一朝罹殘殃
物化固有紀流易無淹期百年須臾間冉冉從此辭顔
景豈再旦念之中心悲
欷歔檢遺札字拙語自工句陳恥重襲文奇秘難通何
必希知音然後稱才雄

言登太華顛蹻跡升雲烟高清無翔羽金絙萬尋懸何
不訪靈藥輕身以延年
嗟哉若伊人脆促易淪夷來者安足仇往者不可追空
懷蘭芳感何以表余思
余思結不解歲月亦已除況復昧平生焉能使予疎捘
筆寄苦調望遠增踟躕

哭李于鱗　　四川張佳胤

案頭新報㟢湖詩濮上之音事可疑久解謫仙終厭俗

溘然捐館遂騎箕生來語出千人廢死後名從四海知
雙目如君堪自瞑傷哉泉路盡交期

其二

大招東放淚紛紛路隔重泉未易聞紫氣已沈秦觀日
玄亭猶護岱宗雲琴逢山水難為調眼到乾坤始信君
最是人間悲絶筆不知地下可脩文

其三

隣笛孤城晚自哀哭君秋氣更悲哉風雲遇主偏多難

天地何心似妬才無故事傳滄海變有時歌發泰山頹
宗梁久作游魂者李白於今到夜臺

其四

當日羣雄共請成登壇得爾定從衡千時各抱風雲氣
末路俱爲襆被行末必斯文留後世坐令吾黨失先生
莫憂此道終長夜諸子猶堪守舊盟

哭李子鱗　　嶺南歐大任

梁園歸去老菟裘閶道先生不下樓太白星沈滄海夜

岱宗雲散大荒秋歌風東國泱泱後作賦西京楚楚流

千古巫陽招莫返青山何處掛吳鉤

其二

金尊日向㟍湖開白雪泠泠一代才齊客詩傳三百在

闕門書授五千來孟諸烟莽麒麟臥碣石天風鴻雁哀

華髮凋零玄賞絶嶂前明月照崔嵬

其三

瑤草歲蕤獨閉關至今顏色白雲間相將向長婚初畢

便逐盧敖去不還孤鶴驂回棲二室片帆風引到三山

側身東望金銀闕憶爾仙人第一班

其四

過江諸子各天涯得我猶將劇孟誇自許會稽狀竹箭

似從華頂弄蓮花代興共有中原約絶學能傳博士家

誰料交游攜手盡扁舟淮海夢高沙

哭李于鱗　　四明沈明臣

文章直是渺三都王李今稱兩大夫濟上忽摧華不注

幽州似失醫無閭荒荒日落中原暮泱泱風徽大國孤悵望晨星還數子不堪清淚濕江湖

哭于鱗

譙國曹昌先

清朝雅望擬龍門歎息俄成異代論一斷朱絃空日月長留白雪照乾坤五千言在憑誰授三百篇亡見爾尊謫籍至今人世滿未須詞客賦招魂

其二

白雪樓空薜荔霜嵴湖寒月正蒼茫一官總讓文章大

百歲寧同姓氏長劒化青山猶黯黯琴亡流水自湯湯
松楸寂寞中原地多少生芻哭道傍

哭于鱗　　雲間莫是龍

盛世評才侈建安當年赤幟立詞壇運牛氣盡龍文暗
千里名流駿骨寒歷下青山成夜壑樓中白雪化哀瀾
慈明自愧論交晚人代空嗟御李難

哭于鱗　　玉峰梁辰魚

蕭蕭不注山南路細雨孤村憶別君剡水還期同泛雪

帝鄉何事便乘雲千秋北海青樽竭一夕中原紫氣分

極目三湘悲楚些傷心忍誦大招文

其二

當年孤劍走齊疆曾記題詩過草堂岳岱雲霞原有路

長河波浪已無梁青衫獨下江南淚白雪空吟海右章

何日山莊重繫目楓林樽酒對斜陽

哭于鱗　　羅良

濟南天下士一往竟長年高臥功名薄雄飛詞賦傳先

驅神物妬後死故人憐知有延陵在招魂共惆然

其二

攜手齊河道離筵酒慢青忽殘梁苑賦乍失漢庭經一
束人如玉千年客已星浮生成底事悲往淚飄零

其三

文章空逐鹿道遠竟天涯力絕追千古詩成失萬家志
安知燕雀年不禁龍蛇灑淚山陽笛相看歲月賒

其四

歷下逢君日疎狂氣轉親賦來疑是鵩筆往竟爲麟宿草三年隔遺文一字珍斷絃山水意寂寞向誰論

哭于鱗　朱多煃

春色乾坤黯不開驚心忽報泰山頽定應明月騎鯨去或有悲風識鵩來友道可忘金石契詞林初失杞柟材主盟豈獨思諸子招隱淮南未盡哀

其二

檢罷魚緘一斷魂文章白首命王孫公報余書以白首效顰是圖平

生淚自神交盡萬古名猶死孝存著作先朝虛虎觀風標後進悵龍門何須漢帝遺書問已見人傳道德言

哀滄溟六首有引

檇李戚元佐

予昔在儀曹滄溟先生奉萬壽表來見友人徐子與別二十餘年亦來乃相將集燕市邸尊酒黃花稍稍論詩甚懽予時方有子雲壯夫之悔甘自斥遠乃今哲人云亡追憶往事不能不深恨當時之踈逖也為哀辭哀之

生平元禮懷愔然幸一遇裔裔三年隔人言君死矣斯言良可疑予心能無悲

大雅絕響風流緊先覺縱横人間世千載仰玄邈蘭摧蕙蕭條何人賦大招

慷慨燕市飲一一古人意有烏符妖識飽山忽東墜接琴自長歎聊為白雪彈

仙人不死藥去在三島下君家滄海邊何不求此者溟渤多風波列真涕滂沱

令德不可見中心鬱陶爾惻惻已吞聲誰能終護此亡矣濟南生微言當何程

神物墮世間不久且化去吾以實寓人急索還故處事理固有然人徒苦怨天

哭于鱗祝兄　　許邦才

上春隨杖出簷扃霜覆前除感不庭空望白雲人已杳遽萎青草淚方零憑陵灝氣乘箕尾哭兀中天見歲星二百年來文墜地滄溟依嶽寄儀形

哭于鱗先生　　任登瀛

詩豪誰復探驪珠感慨曾經舊酒壚函谷振衣凌太華錢唐獨棹醉西湖黃金骨掩重泉杳白雪樓空片月孤莫罷椒漿河淚注哀琴絃絶立踟蹰

寄弔于鱗　　濮陽李先芳

四海論交二十秋夫君佳句勝曹劉懐中久握連城璧歷下重開白雪樓入夢長庚元不偶行空天馬故難留灌園剩有山翁在倚杖柴門哭未休

哭于鱗老師　門生于達眞

十年高臥白雲秋間道仙居每在樓一自騎箕去不返平陵日色澹相愁

其二

李膺何事罷登龍魯國諸生失所宗傷心欲擬招魂賦知在華陽第幾峯

其三

雪樓矗矗黯諸山雪調寥寥千載還精物轉爲天上有

惟餘此曲向人間

其四

十二朱樓夜不扃仙才原自厭塵溟東方一棄人間世

太史應占識歲星

哭于鱗先生　　　　王伯稠

盡道文園臥俄傳岱岳游聽來俱墮酒訪去欲迴舟名

大時人忌才高造化仇空餘千古淚灑向暮江流

其二

此物千秋遇一朝安所之驪珠世已失燕石爾何為天地都堪擲精靈未可期蒼蒼華不注心折白烟馳

其三

齷齪乾坤態雄飛日已難為郎甘擊筑臥郡幾投冠死豈青雲重風留白雪寒即今知汝少吾欲向誰彈

其四

淩厲中原日縱横萬古才一埋和氏璧無復酒人杯大海魂俱杳秋風鶴自回蕭條草玄宅過客有餘哀

其五

車馬忽如夢高賢非所親寧隨濯園客肯作折腰人削跡段干木躬耕鄭子真千秋泰岱色巉嶫在蒼旻

其六

歷下無雙士凄涼一古墳琴疑流水盡笛向白雲聞敢謂留王粲空懷御李君龍門滄海上寒雨日紛紛

其七

江海悲時變乾坤憶雨賢雖驅五紫馬徒剩一青氊愛

子叔遺稿佳人泣斷絃平生龍劍氣空射斗牛邊

其八

人間沈大雅天上墜長庚應共山東李寒騎釆石鯨雲

愁千古色波咽九河聲落落西京後夫君獨擅名

寄弔于鱗　　瑞郡況叔棋

樓上飛飛白雪花樓前慼慼發悰千家斗閒氣色留天地

身後文章自泰華賈傅未須悲鵩鳥鄭玄早已夢龍蛇

眼中多少曹蜍輩人世厭厭未可誇

其二

乘風歸去白雲鄉世路寧須論短長張翰猶堪彈數曲麗姫無復淚千行黃金大藥欺仙境白玉為樓倚帝傍悵望秋原何日起招魂欲擬問巫陽

其三

百年擾擾總塵寰何處逢人問九還東海大風遺魯國太行真氣散函關尾箕騎入雲霄上詞賦憑淩宇宙間楚客從來悲感慨不堪墮淚向牛山

其四

文苑當年數慶陽山東李白更飛揚代興得爾推齊霸染翰同予侍玉皇岱嶽烟雲秋黯淡鮑山風雨夜淒涼南州亦有生芻束極目中原路渺茫

冬日過于鱗先生墓　　陳陛

佳城何處是驅馬日斜曛俠骨埋衰草吟魂結斷雲青山空歷歷白雪自紛紛惟有文章事千年好屬君

刻于鱗集成有感

莫憐衣鉢盡大業已千秋同調存詩藁孤蹤寄雪樓才高神鬼妬名在古今愁獨怪吾生晚思君淚欲流

登白雪樓懷于鱗先生　　劉勅

白雪今銷盡樓存濼水傍鮑山雲黯淡蓬島路微茫回首人千古銜杯淚數行誰來同調者倚檻醉斜陽

同陳明府晉卿謁于鱗墓

紛紛冠蓋客死去竟如何非是文章在寧堪車馬過當年倡和少千載故人多何必饒兒女芳名自不磨

懷于鱗

誰結高樓傍水干泉光入座倚欄看吟魂自寄蛟龍窟千古常噴白雪寒

其二

樹自凋殘草自零荒原何處覓文星當年紫氣今銷盡墳掛枯藤鬼火青

登白雪樓　門人李應聘

悠悠魂夢繞滄洲此地空存白雪樓千載吟詩推雅調

十年伏枕動高秋寒風夜半泉聲急明月城頭樹影浮
援筆當年誰倡和登臨我輩獨生愁

弇州四部稿卷十四

上谷道中遇北人答

降人何方来白馬綀懸椎寒霜腰鳴鏑宛轉疾於飛問之不能言譯人為致辭少小雲中住徼命便如絲大荒衡風發吹落樹頭枝十三行過敵令牧青海羝二十乃娶婦遂有兩佳兒有羊既千足馬亦四百蹄槖駝載穹廬水草去隨宜春漁條支渚秋獵祁連陲國中無文綱貴賤不相欺肉酪富醇鮮所過皆若歸剽人長城裏忽

憶故所居父母猶在堂廬井未成移抽矢射北方誓與
氷天辭幸蒙主將顧收作帳下師不知中原好但覺飲
食非炒㪚調水漿醉飽永難期夜卧不得甘晝起不得
馳余婦屬他人兩兒盼爺啼語罷吞聲咽慨然涕交頤
胡寧君臣分要在恤其私寄語諸邊吏厚禄擬何為

弇州續稿卷十二

鄒朱將訪道遠叩余言别侑以七言三長句勉成

小律和贈

結束禽生憍來從夏甫論似憐文死溥轉覺道民尊夜
辨青牛色秋挪白帝源新詩大堪步余意欲忘言
為靜然上人題號時將有五臺之遊
聞師號靜然禪觀已經年斷却千條路惟明一色邊鳥
啼花更發雲破月長圓欲問清涼界依稀在眼前
王太史出與鄧太史要偕隱之作命和其韻鄧君
尚禪王君尚元故為合之
隱峰元鄧氏緱嶺復王君南北土俱淨仙禪機不分江

湖吾自濶玉石世從楚但曉三乘義何煩十賚文

壽張光禄七袠其子亦光禄也

家世二千石行年七十强居人那不羨父子並為郎汎

湖睽青雀延賓競鸘鷫更堪諸叔季觸目有琳瑯

其二

觴來俱法酒容饗盡殺蒸身是大官令兒仍尚食丞治

遊徧矍鑠小語亦馮陵若作脩期貴寧甘七袠稱

讀書後卷四

讀孟子

孟子聖之英者也於辭無所不達意於辨無所不破的其鉤摘聖人之心神辨論千古之學術精深痛切有吾夫子之所未及而至於是湯武薄君臣亦有吾夫子之所不忍言者不幸而不見用於齊梁然亦幸而不見用於齊梁也患毋論已即齊宣而用之其始必受掣於文忌騶忌之輩必不究稍究而受忌於秦楚燕趙之君兵

交於臨淄之境故將畏上刑而不出必以諉孟子翼之以章丑則必敗其勝之而先移二周之鼎天下之罪叢焉則又敗夫惟其不用也而後世以王佐目之以不遇惜之故曰幸也韓子以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為功不在禹下愚以為尊夫子功也闢楊墨非功也凡天下之術有可久者必其便人情者也墨氏利天下摩頂放踵而為之怯者不自便也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為貪者不之便也此皆非人情是故不待闢而終自

廢如使者雖至今存可也吾竊以為夫子而下顔氏子醇乎醇哉曾子子思孟庶幾焉荀子大疵而小醇者也揚子醇與疵俱小者也孟子大醇而小疵者也孟子之醇非諸賢之所能為醇也孟子之疵猶之乎諸賢之疵也

海壑吟稿　　　　別集類五　明

海壑吟稿原序

海壑先生詩文若干卷余公餘取而披讀之大都質而綺贍而不纖放而不詭於則工而不費鑪錘之力其取義也精其垂教也大渢渢乎伯仲唐晉之間夫人而能言之獨竊謂知先生直詩文而已非能知先生者也先生性靈瀟洒蟬脫塵表而浩氣充然利害生死不足介其際嘉靖間筮宦司城抗職忤權姦與楊椒山公仝厄

人僉為先生危先生談笑當之時與椒山賡歌迭唱竟荷聖斷得白已出判秦中先生以此聲籍籍無何敞蹝簪紱益肆情於吟弄閭即膺長公大封泊然若無有而更解世網惟意之適追於今踰耊望耄手不停絲桐興至浩歌敲金石剌剌不休此其人豈所謂闢天地參盛衰者耶世譚詩文家則嘖嘖口陶李李之丰度飄飄乎羽化登僊陶得性情之正倦還舒嘯乘化歸盡夫觀陶李文章而不究其然則皮相而已矣世之觀海壑先生

者其母皮相先生哉余與長公叨世講兼厠寅末知先生最深茲受命之閩行逼無能為揄揚萬一聊叙其所以知公者而屬繁水令柯君以綴諸簡云萬歴十年端午賜進士第知常州府事中憲大夫前刑部郎中判天雄年家晚生浙西王三錫謹撰

海壑吟稿卷三

暮春雨霽感懷

風柔雨霽暮春天可恨塵寰不了緣柳色不知城郭外

鳥聲已亂市嵩前桃花野逕雲中騎絃管湖天鏡裏船
多少風流嘗心事白頭擾擾俟何年

備忘集卷六

保甲告示

保甲之法令爾等相親愛相保守身家甚美意也不差遣不煩擾於爾等一無不利閭爾衆多不樂為一僉為兵輒難色怨言爾衆果㝠頑不靈如是耶爾意豈不以一編為甲則有覺察有廵夜不得如舊閑遊近六都一圖三十一都三圖被礦徒刦掠為鑒不遠若先事防禦豈至如是二里之人悔之無及爾衆又不鑒之爾衆㝠

頑不靈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其一也又豈不以一僉鄉兵則有患必我為敵如倭寇如礦徒皆舍死之人也我則欲生焉能敵之夫倭寇礦徒為衣食計而来也為圖生計何云舍死惟我兵望風先奔彼得直行衝突勢若不顧生死而前者若我氣壯直前彼必退避易地則皆然直前則彼死我生退避則彼生我死此必然之勢平時不願僉兵臨寇望風奔潰爾衆冥頑不靈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又其一也其間向敵亦致死者正因保

備忘集

甲之法不行故單身被害若果互相救援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其中首尾俱應誰能我傷不幸而死上為朝廷保地方忠臣也下為鄉隣救難義士也死無愧心遂有芳譽視之懦夫怯士愧色强辭苟生人世者相去何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知惜死不知取義爾衆寔頑不靈圖眼前不圖遠大此又其一也姑以一事譬之淳俗喜訟好争其来久矣至今毫髮争忿服毒自縊比比有之小亦犯刑憲破家業而不悔忿争鬪氣比之

禦侮出之禮義之勇者何如乃礦徒臨門束手伏死倭奴經縣遠近逃竄爭訟氣何其壯遇寇氣何其餒反而用之功業過人遠矣由今不變甘為無名枉死甘為健訟刁民本職嘗試思爾等訟爭之壯氣逃賊之懦氣倒行可怪逆施可惜爾衆冥頑不靈圖目前不顧遠大此又其一也正謂爾等偷安日久蔽痼不明故再以禮義諭再以遠大之計為爾辯說若仍前不聽報甲隱下壯丁僉兵臨危退縮必以法律從事前日礦徒窮民計圖

衣食情猶可恕令劫村殺人罪不容誅矣爾等可一心力防捕拒捕者隨即殺之不死於敵必死於法死敵為忠義士死法為愚頑民爾等試思毋貽罪悔

議者謂王陽明行保甲法至宸濠之變又徵募客兵當之謂此只可立為之法不可驗之行事利於自守不利遠夫良法遲久而後驗習俗偷生苟安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決肌膚淪骨髓歲月焉能驟變我法未成他患適至勢急不得不别計應之同井之制已

矣乎不可復見矣取其稍近古意還淳朴修為和睦便益禦侮法莫有良於是者必若以迂濶視之則容兵之害甚于盜賊者何時而已王道之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者何時而成耶是不可見其末遂不深探其本計目前之功不思尚有遠大之利而謂保甲之法為不足行也

謂保甲法於禦侮有大益者蓋此法行則人各有親愛隣里之心知進退攻擊之法平時相親愛臨難必相救援假

使倭寇至一縣則一縣足以禦之至一圖則一圖足以禦之至一村則一村又足以禦之矣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何事客兵無饋餉之煩費無過兵之騷害韓退之謂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法莫有良焉者但人情偷安日久不能責效於三五年間耳若謂此法是不可行則古昔居為比閭黨族州鄉出為伍兩卒旅師軍者亦迂闊事耶同井法驗於前保甲法亦無不驗于後之理也

招撫流民告示

淳安縣知縣海示諭各都圖逃流他方人等知悉爾等割舍鄉土遠離了平日所聚會的親戚交游遠離了平日遇時節所標掛祖宗邱塚者非獨無天性不忍之心與人殊也葢因不能賠補錢糧些小産業賤賣與富家者再無可賣或本身或男女寫作奴婢於富家者再無可寫衣食不充錢糧何出妻啼子號苦惱萬端而里遞多科尚未已官府刑徵猶不息致小民不願有斗酒彘肩之賜惟願無催税打門之聲不願有連篇累牘之

詔惟願無放黄雀白之文奈人願不從顧天無路所以
忍割天性之愛含淚逃流他方以求衣食以避繁刑非
事稍可已而爾等為之也雖然竊為爾等籌之泣碩鼠
而適樂國爰得我直矣萬一不測賦杕杜者呼昆弟而
不見恤歌采葍者依婚姻而不見收空擲白年夜室致
使棋童躑躅其上此時懸想故都寧無脊令之嘆乎歲
時伏臘寧無故舊之思乎迫至回首山陽荒烟野蔓走
燐飛螢種種凄其寧無廬墓之悲乎雖云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不足若本縣與爾百姓不啻子父視之也我實為父而使他人之子吾子吾無忍矣我實有子而向他人之父為父爾百姓寧忍之乎言念及此遡歸之志應有不遑脂車者矣令本縣丈量田山必有一畝收成者方與一畝差稅無則除豁自此以後無賠補無虛錢糧爾等可回還原籍赴縣告查述占產業取贖男女無業者本縣將荒田給助工力與爾開墾區處住屋牛種與爾安生不能耕作者照鄉例日給銀二分或用充答應

使客夫役或用充修理夫役各隨所能使用凡爾所回之人給與執照待三年之後生息充足然後科派爾等本身身後多方區處如是則室家相保上下相安此亦淳安再造之天日也爾宜體之諒之毋疑遲貽悔

勸賑貸告示

賑貸之事古行之矣吳有申叔儀之請魯有臧孫氏之告無非急病意也故周民之急者如救焚溺焉揖讓救焚徐行救溺無及矣今本縣細訪得各都鄙富積穀粟

之家每每乘荒歲勒措貧民質物典當倍約利息其貧甚處無可償者雖倍約亦固吝不與夫當凶歲小民菜色羸形妻啼子號甚者顛仆路衢輾轉溝壑少有人心者見之有不能為情者爾輩獨無惻隱之心至是耶貧民富民均一天地所生之民也一偶而富一不偶而貧假使以爾等處貧者之地貧者處爾等地步亦如爾等坐視待汝畧不加恤爾等無從取食亦將怨之否耶恨之否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爾輩偶以利心蔽真心故

令里老人等將本縣言意勸諭爾等量將所積穀粟借貸貧民不許取利積厚德以遺爾子孫其有念人之急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與之者本縣以尚義名目書扁鼓樂奬之列名縣誌如仍前畧無惻隱倍稱取利許貧民指告以憑重治夫積財而不能散者昔人以守財奴鄙之爾等將為尚義之美抑將為守財奴之陋財積無用德積慶及子孫爾等念之

諭礦徒告示

淳安縣知縣海示諭盜掘礦人等訪得近礦山村落居民屢被爾等擄掠毒害人各有身各有家人毒爾生破爾家爾心何如我縣官與爾等皆天地之民也當相愛相生不當互相殘害故諭爾等使爾各回本鄉各圖安穩生理若仍前所為是終自取禍亡也爾等念之反思之毋自貽悔

稟袁察院揭帖

淳安縣知縣海為給由事蒙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

察御史表批呈蒙批知縣海方呈給由而已爲陞任之狀倨傲弗恭不安分守等因備闕畀縣伏而讀之自責自思日夕惶懼解君子有三畏者謂聖言大人皆天命所當畏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今本院糾察一方上有德位可欽下有刑法可惕畀職奔趨下風亦竊有志於君子者也何至無知如是古人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畀職素昔雖不以不孝不弟自居而檢點未周不能

以兄孝兄弟自盡今日檢點未周忠順不足罪莫大焉正當俯伏受責復念本院德潤九河膏流萬畝周賜貧生不令遠謝各縣官送至淳安者鈞語分付已遠了不要再遠送了知本院天地同流存神過化未嘗以非禮責人德之盛也越越境奔趨曠廢職業或重罪責為此畧敘心迹在職待罪伏乞寬恕原宥等因准此擬合備由具申伏乞詳奪施行

石洞集　　別集類五　明

石洞集序

羅浮葉化甫先生固古所稱豪傑聖賢哉鄉余垂齠赴
省試道錦田劉聆先生治狀埒單蒲矣泊作宰五年道
禎州則覯先生姱節邁吏由矣比先生以薦起貳郎中
而余爲瀟湘逐客相晤於大別山下稱莫逆焉曰與體
認性真探索道旨恒津津有得也迺諗先生真鄒魯以
上人物矣夫聖門設教文行忠信本爲一途陳蔡四科

或云德行或云言語或云文學政事蓋記者模擬之辭非尼父軒輊意也先生學術經濟合一不偏余初聞其政載覩其行今迺信其學問有過人者自悔知先生晚也茲手是集而誦之飄飄然神遊物表安敢以文目先生哉先生家羅浮去江門不數百里早聞白沙勿忘勿助之旨與羅文恭往來十年文恭寄書有窮高極深神遊八極之語蓋期之也而先生以尚絅名齋有味乎中庸闇然之趣矣所寘力者唯淡而不厭一語為兢兢一

切世味擺脫都盡會移廟初應詔上書縄縄三萬言均保泰藥石奈乏鍾期誰賞音者廑廑振鐸閩清鳴琴惠安旋向羅浮老也世或以負氣太高嫉惡太嚴為先生病余曰否否孔子為魯司寇僅三月而誅少正夘至答王孫賈之問則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季子然具臣之請則云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聖人言行氣象曉能窺之先生學孔者也其論學與迂見相類余卒業是集一字一句斂衽再三最起予者則序小學近思録性理解太

極辨疑諸篇何者小學示為人的也無容辭矣西河子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為近仁宋儒多疑之先生謂學問資於人志思本於已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發子夏深矣易道大道家廑得其數歷有顏門在性理什伯之一二耳部堯夫獨窺其妙而學士家難言之先生謂理可虛談數不可欺也信然哉太極一圖濂溪啟之紫陽象山互相譏駁蓋千古不決案矣先生之言曰天地之始一易耳易無極矣而有所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之

本謂之太極流行不窮之謂道合一不測之謂神此即無極之說也朱陸又奚辨焉噫吁斯數語者真悟千聖不傳之祕矣尼父有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所以載道也先生之可愛可傳者具在集中余戔戔者流又奚足為先生重也聊弁之以當執鞭云萬歷甲午春暮閩漳同志友沈鈇繼揚甫撰於晴川別署

石洞集卷二

上書記

嘉靖末諸臣多攻袁州葉子謂人不足與適也著書三篇一聖學曰陛下敬一即堯之欽舜之恭事此足矣黄老非帝王大經大法濡足何為其兩篇則午朝經筵也又著萬壽金鑑録四篇一帝王享國之永一帝王享年之永一帝王致壽之由皆摭經傳并外家言而疏其下一令上萬壽之實即敬一箴也曰修己安人一於敬則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萬壽之基不出於此何必

偃仰詘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哉以示吉州羅太
史俟丁卯八月上之太史曰報聞然人謂求知矣丁卯
三月大行皇帝晏駕詔到惠州臣春及痛哭今上即位
詔求直言乃躍然曰此千載一時也著書二十五篇凡
三萬餘言十二月至京師寓崇文門外明年正月旅主
人言大興宛平買翠蓋搆鰲山云念蘇軾上書先諫買
燈殆類是乎問通政姜公無之姜名寶丹陽人遷南大
司成未出是時南宮試迫書多傭書未就未上司成見

書則游揚公卿間於是京師皆知葉子上書矣徹闈名在乙籍上書未遑托友人書不仕誤書仕選署閩清縣儒學教諭乃改職名以三月二十五日赴通政司通政使李一元貴池人左倪光薦右則何甲李閱正書倪閱其副竟二三篇李怒目左右曰是司成所稱葉舉人也傭書十二金愚且向朝廷弄學問傲葉子將辯李勃然曰呼來前前則嫚罵女恃聰明鼓唇吻費心思造無用之言吾棄之如敝帚耳告君有體惡用女三萬言為於是

葉子對曰古人告君一言不為少千萬言不為多惟其當也蘇家策畧體固如此李益怒火烝烝湍眉宇榷案曰庸哉蘇氏無論唐宋且談秦漢葉子曰漢武帝時主父偃輩皆上書偃言九事史録諫伐邊塞一事耳如令悉録豈少哉李遂指葉子腹曰湍腹文章無所發洩第此伎倆吾豈無之復睨書曰此豈治安策耶葉子謝曰雖不能比賈生其心則一倪摘廣聖知篇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前一人後又一人耶李曰有本倪曰難言難

言文章雖好如無用何李遂圍兩手曰爾如明珠不用亦魚目矣且聖人在上大臣竭智須小臣聒聒哉葉子曰天地之化有日月雷霆有昆蟲草木大小不同孰非贊助天地者李曰正行乇鹽女復言何不言於太宰太宰楊公博也葉子曰惟行故言天下事非一人能行非一人能言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春及雖不肖不猶愈於芻蕘乎其詢之也何曰高才何不廷對李曰不當以成敗厭之良久曰豈非已官欲求知於諸公耶葉子曰春

及年十七則志聖賢不肯應書詔到操觚著書不肯登第上書後改轅而南徙以乙籍受此羈勒非其志也李曰未試上書司成已云度不能折則給曰書不中式盍去其寸業合式於卒史矣至是阿意絜以尺牘則長一寸退而自惟不去已中去而不中吾復何辭遂不去也見司成司成執手相視奈何以此官累公哉李通政嗔公自任蘇文何見罪之深也次日李通政飈言于朝曰閩清教諭葉春及應詔上書真狂真腐自任蘇子即蘇

何貴焉來則糾之光禄少卿趙公謂公何糾焉古人有以九九見者李曰彼亦自言九九第惡爾向何中丞非公卿人乎中丞曰然此君平日以文章氣節自負吾固勸其涵養涵養之言若為李發李嘿然中丞又曰陳御史善其書李怒曰御史不上書乃縱臾人乎光禄名錦越人中丞名維栢南海人御史名聯芳閩人退朝中丞以李怒故則令其弟進士維椅報葉子且休矣通政將糾之葉子曰吾何懼焉律從横之徒假以上書為由希

圖進用杖一百邀戲實封者斬吾受杖不知通政何當也二十七日復抱書詣通政司謝曰昨有罪上臣李復怒曰姑寘此當今極文之世女文勿謂天下無之葉子不對而出而通政司吏則謂葉子君二十五日退後倪曰是必再來何曰已官矣無庸倪曰公謂無庸彼思為忠臣也李曰隨口而辯何曰能著三萬言顧不能辯耶春及上書自惟雖不能如主父偃朝奏暮召入見無不達者不虞為三通政摧抑何故哉司成南則就葉子而

省曰通政二字李且不知又謂余奈何稱公天下士不服善書留通政司十五日吏曰字字礱過矣四月十二日封進十六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忠誠未至學術謭劣不足以動天聽是春及之罪也夫是春及之罪也夫先是趙文肅公在南太常何中丞謂葉子太常閒曹正宜與之論學公名貞吉至是召拜宗伯直講葉子見第揖之坐定適一郎來拜而傴僂甚恭坐遜葉子先出趙公謂葉子此禮部郎也公傲不能小官當舉進士如應

詔書四試無難何論三試勸讀程氏遺書明道之讀若讀伊川是謂益多又曰公名臣也名臣大矣非輕許人者出戒毋忘臨别之言既出與東莞譚清海入曲阜謁闕里遂如閩李通政弟一中以進士司理福州與余善

羅浮葉春及記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九

奉廓翁

某不肖幸生吾邦夤緣長者風敎聞學近二十年矣然苦質駁習深展轉陸沉未能有得虛靡時日忽忽四十其間雖號名從事亦終竊二氏之膚末其於聖人中道槩未逮也邇年叨與令子繼甫兄同第同署竊於家報間獲窺手翰領帝矩之訓又見今世學者往往恣情欲以認性命樂圓妙而遺天則辭受進退皆不合道每自

僉以為陽明子之學豈端使然哉然嘗觀陽明子平生仕進之間祇見其退而已絕未嘗與當世比而老先生之居身垂訓莫不皆然然後知今之學者之未知有矩也而陽明子之教荒矣然猶幸有陽明子與老先生之矩誨在後生小子尚有歸依焉去歲同司諸君均擬致壽門墻而令不肖某為之言緣鄙薄逡巡又坐奔走不能即就所謂游于其門而難為言者是也至今乃得勉事一書而未知其能得老先生之一二否也專使獻上

并以請質焉仰惟門下鑒教幸萬萬矣

鯤溟詩集　　　　別集類五　明

鯤溟詩集序

郭鯤溟先生始仕為袁司理即能出奇筴以破散大奸慹天下聞而壯之既擢吏部郎數上書言事如裁有道擊中貴人阻抑僥倖平亭遷拜至請身以考功法試郡皆鑿鑿出人意表無不以為賈長沙陸敬輿復出而絳灌裴盧之徒不能無側目出參江西省政先生飄然請告歸垂名用以病死天下無不高其行而惜其才之未

盡究然未有能名先生詩者余與先生雖晚合傾蓋以來踰十五年杯酒之暇相與捉麈尾擊唾壺慷慨談說今古事遠至八埏之外近而閭井瑣屑無所不及獨不及詩以為先生豈厭薄之將以余非其人耶先生殁而其子元望出先生槖中詩可千餘首駭而讀之則自五七言古近體無所不有而近體尤富獨得十之八其辭感調暢清麗句穩而字妥不露蹊逕而近體尤渢渢可咏以徧少陵詩例考之則窮而詩達而詩遊息而詩感

觸而詩適而詩拂鬱而詩為賦為興為比不一而酬和贈祝餞之篇十不能二凡皆以自抒吐愉快其情意而已然後知世之不能名先生詩以少所見故見之未有不能名者也嗟夫先生古遺直也直不可必達其志故在事之言可以致人忤而不顧其志不在名故有韻之言雖足以致人許而不肯出藉令果厭薄之則先生於居平時當焚筆研狗錐刀胡以若是其夥也夫余與先生交既久雕虫之聲頗墮人耳而不能以一語挑先生

非望幾遂失先生嗟乎余果非其人也於是望將梓行之而屬余為序或曰行之將非先生意乎哉望曰不然三百篇之什非明堂清廟而雅頌者往往出於畸人遊女之口太師采之聖人紀之以為風而不敢廢春秋作嬴氏失其官而詩不在下當散與時重足無論矣以長沙之才其牢愊感慨豈僅賦鵩弔屈二章而竟寥寥乃爾要必有任其責者先大夫固不為名計其於名當亦不在詩第奈何弁髦其平生之寄而棄焉姑請梓之天

下大矣當必有心賞如鍾期者乎曰善子姑梓之吾以為中郎女猶賢於文圍令婦也耶王世貞撰

鯤溟詩集序

叅政郭鯤溟先生蘇郡之典型也余奉命來守兹郡其裔孫鸞以先生詩若干篇屬余為之序顧余非知詩者何足序先生詩然而先生之詩不可以不序也夫詩之為道有從乎其詩者有從乎其人者從乎詩以言詩則備格律具聲調琢句修詞以求相勝自

漢魏以迄今茲苟有作者不可廢矣若從乎人以言詩則不必計其詩之工拙而但視其志之所在以為足以千古此或詩或人得其一節而詩皆可以不朽如必人為近世所希有而詩亦當時所僅見若斯人者吾恐屈指數之古作者之林亦不數數覯也乃鯤溟先生獨能兼而有之觀其由司李歴部曹以至出為參政其奮擊奸宄犯顔諫諍立大節于朝端彼專以詩名家者其何以及之及其見幾能作棄官如遺寄之于詩歌以發抒

其懷抱又能絶去淫哇而一歸于大雅讀先生之詩者
僅欲以廉吏名先生吾知其亦不可得也余雖不足序
先生詩然以曾守先生之土得側聞其遺風而相資為
吏治且獲弁以數語與其詩共傳不朽焉是固余之幸
也已至其詩之淵源派别如何位置于詩林則王張諸
先輩論之篤矣余無以易之歲在癸卯仲夏既望長沙
陳鵬年題於潤州城南寓舍

震川集　　　　別集類五　明

震川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點閱二十卷博為搜求二集復存余架上矣二十卷者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卷先生之嗣君子祜子寧所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謁于其間且聞于諸前輩所見云先生

遺文尚多余最與其裔孫雪菴同事禮部雪菴以重刻
道傳集相貽既而余年友刑部公裔興之子孝儀公車
來都下恵以裔興新刻之集覽其跋語乃偕先生孫文
休與其子元公編輯為前輩諸老所次第正集三十卷
别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集仍止二十卷或尚未
盡刻未可謂全集也余夙向往先生之文今老矣雖不
能讀竊思得覽其大全間與汪戶部茗文計孝廉甫草
論及而恐如也亡何董黄洲正位令崑山乃屬其訪求

先生遺文于元公徧彙諸刻勒成全集亦官其地者所應為不獨為藝林美譚黃洲唯唯而别嗟乎先生之文照輝今古每一篇出即有同時諸公稱引于前逮乎没時又有諸公昌明于後非若昌黎之文歷久遠遇永叔而始顯也矧先生賢子孫比肩接踵咸能哀輯遺文傳之遐邇因歎海内文人如晉江王遵巖平涼趙浚谷皆有遺集晉江之集尚有存者平凉則未之槩見頻與宦其地者言之平凉則馬學使之駿先獲我心為之修輯

晉江雖再屬衡文使者尚未見有馬君其人也夫士大夫宦遊所至試訪前賢之遺文不致散亡磨滅有如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者亦華國之瑞事也黄洲乃能識余言從元公謀集已刻未刻彙為四十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間助剞劂之資遂居然為先生全書黄洲之志行殆非俗吏也已是則可感也元公寓書命序于余先生之文照輝今古何待于序況余豈能序先生之文者哉聊述與黄洲之語以復元公元

公其有以諒余矣康熙癸丑仲夏宛平王崇簡序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不無異同亦多紕繆元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與其友人較讐次第之編定四十卷然後訛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太僕之文前人論之詳矣然人每惡夫稗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而余獨謂夫文章之遞變非一世

之積也宋之推經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後諸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擬之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萎薾益頹而為老生學究之習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則不難一切抹撥理學之緒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浮響雜然並作至欲遠駕於古之作者夫天下

豈有離理而可以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太僕少得傳於魏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上其寖以時之講道標榜者為非至所論文則獨推太史公為不可及嘗自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趨故余謂文至太僕始稱復古非太僕而言文者明中葉之病於剽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以前之文其不為剽竊而猶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之風格薾萎者是也欲知太僕

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
久困公車屏居絶跡淹綜百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
元恭負盛才既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于同人醵金
而刻之垂竣身没不見其成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如此
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康熙十四年乙卯春
三月同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少室山房集卷二十五

鴨綠歌寄趙相公

鴨綠江干浪花碧玄菟城頭燧煙熄樓船使者大海迴天子乾清動顏色憶昨倭奴躪遼左鉦鼓如山勢倉卒漁陽老將縮手坐半天憑誰射賊窟相君怒請上方劍立遣元戎奮雄戟王京一鼓平壤復觀築鯨鯢血殷壁波濤震懾渤澥外肥後長門讋心背西飛款塞乞朝貢匍匐稱臣叩警蹕堯仁如天覆八荒慈愍生靈聽蘇息

明堂發使度遼海都尉輕車後先出一時謀議盡忠悃
時務終須老成識咸陽借箸憤繞朝五利和戎繄疇昔
不見三苗格虞陛更有呼韓拜漢室唐文雪恥酧百王
頡利生禽度沙磧當時渭水亦通欵以守則固戰則克
堂堂大邦匪弱宋日本訌豈金元匹越裳重譯白雉馴
天王聖明在中國巍巍獨斷九重上辛苦中郎節旄濕
狡夷受封謝天使稽首扶桑望圭璧坐看雨露窮遐陬
乍喜乾坤載安戢天子召見諸元僚禘廟郊天告社稷

相君一笑頤九列赤舄几几重譙抑大夫謀國義當盡羣策皆良難遍屈功成君命幸不辱上賴天威下百執自茲宇內重更始萬禩千秋播忠赤疆埸晏寢遠斥堠帷幄謨謀肇封邑他年太史繹金匱麟閣元勛書第一

少室山房集卷三十三

同伯玉遊桃花源得花字

十里春山色芳菲亂水涯瑶池迷故蹟玉洞闢新葩野谿千林霧川明萬樹霞不知劉阮輩何事到仙家

少室山房集卷五十五

是夕酣飲丙夜潘張兩生各擁一童子就榻而皆同姓即事二律嘲之

狂歌痛飲夜徘徊不減紅粧照玉臺普救風光前殿合河陽春色後庭來雙飛羽翼寧知假同姓昏姻不待媒十尺沙棠無限事支機何用覔蓬萊

綉褥華裀綮陸離絶纓遺履興難支虬髯底事攜紅拂俱張姓故騎省何由締玉兒玉兒潘姓須信比肩仍比翼不妨連

理是連枝龍陽對倚雙清絶笑殺崑崙賣樂時

少室山房集卷五十九

出西郊訪蘇君禹留集時郎君靳以偕計至

樹裏芳樽照緑酷春明雲色半蓬萊河梁羽翼飛龍並天闕文章瑞鳳來桃李盡收梁國彦時門下以計偕至者甚衆芝蘭高擢謝庭材當杯莫訝公榮輿白日長歌動薊臺

過蘇生叔大戲贈

意氣翩翩結客場朱顔明月照琳瑯梅花夜宿羅浮洞

柳色春攜灞滻傍講肆未須鄰馬隊歌樓頻許挾龍陽叔大航舍遠太學而與歌者謝甚暱故云怪來池草新篇麗白日西堂夢謝郎

送崔侍御之淮南二首

鼓吹春風出禁城褰帷晴日賦南征中原寢廟瞻龍氣上國巖廊聽鳳鳴驛路霜飛停處節河橋雲擁別時旌埋輪莫問都亭事草木江淮識姓名

矯首明光伏柱年西臺爭覩太微懸緋袍冠豸紅雲下

繡斧乘驄白日前大海波光明劍舄長河風色避樓船
觀魚咫尺濠梁近肯道逢相是別筵

夜同孟𤼵話舊作

一尊殘雪坐宵分話盡江東日暮雲作賦暫呼雲夢長
飛書重謁洞庭君千秋總向愁中得萬事那堪別後聞
秉燭對牀真夢裏屋梁寒月故紛紛

上元宋西寧忠父招同胡李二孝廉劉王陳三文
學侯都尉杜金吾夜集別館徵伎張燈觀鼇山

火樹情景暢絶即席成詩

坐捲珠簾散落霞長安春色半侯家瑶池尚積千林絮時殘雪尚未消金谷俄開萬樹花鳳管過雲來北極鼇燈擎月上東華燕姬趙女皆如玉唱徹梁州白鼻騧

大學士洪都張公招同孟㢮諸子夜集賦謝一首

煥爛台光襲錦袍徒開東閣坐蓬蒿虛疑上相調羮暇轉憶司空據饋勞夾日槐陰鸞輅過參天梧色鳳城高無論絲竹安昌盛繞座龍門列俊髦

東陸履素使君

一別呉山郭外潮西風無賴起蘭橈瞻依北極龍樓近揺㸃西泠鶴寺遥太液霞光青瑣夢甘泉雲氣紫宸朝青衣尚憶歌紅線爛醉湖頭第六橋

同胡孟弢李季宣夜集區用孺太史

把袂荆高共黯然十年杯勺阻瓊筵重逢太乙紬書夜猶是長楊射策年寶劍衡星豐獄底瑶琴飛雪廣陵前相攜一借羅浮榻萬朶梅花達曙眠

懷崔子玉明府

尺素慇勤問五湖蘭陰迴首白雲孤青牛關外書傳石黃鶴樓中賦就無柳色横琴當海甸桃花飛舄上天都黃金突兀華陽邸試覓長安舊酒壚

沈純父新拜司空奉柬

咫尺青雲動彩毫司空新命属人豪寒光北斗驅龍劍爽氣西山憶馬曹萬仞扶搖看奮翮百年金石付持螯不緣沈約腰圍瘦誰戀當時范叔袍沈文舊任同卿

答何仁仲

千里長安問酒徒故人相對夜呼盧淒涼古調翻瑶瑟慷慨雄心碎玉壺吏隱何方非日月身閒隨地即江湖明朝共發官梅興為採天街雪有無

周太史過訪賦贈

回首錢塘握别年山光湖色尚依然青雲獨步燕臺上白日雄飛帝座前繞夜魚龍吟太液深春鸑鳯集甘泉寧知尺五台垣近一駐華鑣問太玄

飲酒示趙汝元陳仁父

千門晴雪帝城東百尺珠簾卷暮空試問飛談摧碣石何如豪飲卧新豐紅顔半擲乾坤外白髮重搔海岱中爛漫灞陵桃柳色相將遊屐醉春風

送李汝藩使日本

金函晨捧出明光玉節東行島嶼長萬甲玄雲移細柳千帆紅日到扶桑投詩鴨緑天吳静諭檄雞林海若藏最是翩翩書記好行營何處不飛觴

同王伯固夜集劉百世齋頭賦贈伯固先任太湖再任臨漳

扎策當年共五湖飛揚文藻出菰蘆公庭晝下銅臺雀帝苑宵乘玉殿鳧種秫倘同彭澤否栽花曾遍洛陽無青藜燦爛談天夜何限星辰墜轆轤

李叔操以新詩羅襪損餉報謝此章

挾日平原思並豪緘書霞色爛揮毫光分宛女新羅襪艷折長庚舊錦袍虛擬蓮花生殿陛且隨桃葉步江皋翩躚掌上非吾事十指惟將伴蟹螯

同王行甫顧朗哉李本建徐彖先易用晦汪明生王資敬夜集李叔操館行甫約以翌日過城東白氏園

帝城何處不西風籬菊開殘九日叢詞賦應徐曾鄴下酣歌劉阮但新豐壚頭獨抱河山感筑畔猶傾海岱雄拂曙章臺楊柳色聯翩金勒問墻東

明晨諸子復集城東白氏館行父攜酒脯為主人

十里平康路未賒青絲躍馬共天涯誰將桃葉誇王令

轉見楊枝擅白家愁斂翠眉窗墮月笑舒紅頰座生霞

飛觴驟發壚頭興惆悵南城促暮鴉時彖先以寓居郭外先行

周元父美風調且善書畫音律客西寧宋侯館時

時遊美人狹斜中適遇復迎其內子適至邀贈此

章

何物周郎賦興饒秦樓深夜合鸞簫金釵餉處偏憐杜

齊高帝以金釵六雙賜周盤龍妾杜氏綵曰餉周公阿杜

玉管吹時正憶喬周公瑾妙音律

白練書裙時自媚綠絲紉褲為誰嬌周弘正事

侯門此日鯖

堪戀一任移文到泬寥

王行父招同李叔操諸君觀院本雜劇二首

逸響繁絃並入神西風聊濯五陵塵尊前鸜鵒千聲合廡下魚龍百戲陳擁座誰非談劒客當場不少美丸人毫端欲試成風技夜恐寒芒射北辰

綺陌華筵接上林樂遊原樹半沈沈竿翹碣石虹千丈座擁昆明獸百尋爛漫飛花傳羯鼓飄摇落葉送鳴琴亦知不是陽春調一為王郎奏越吟

嶺右徐孝廉象先以新詩投贈殊極推挹之至奉

報此章

風前何處赤鸞簫握手徐郎意氣饒蓮葉江南聞舊咏象先贈薛素素以采蓮歌桂林天末見孤標玉簪攜恨同心隔于曲中陳生甚暱戲用侍奇玉簪事調之金錯傳書半面遥徐叔以金錯硯寄秦嘉又徐妃常作半面粧象先繼娶僅兩月故云不是偉長貧縱酒飛霜無賴徹秋霄

為象先再贈陳姬一首

委巷千花照綠苔平康新賦若為裁明粧陳女專金屋

麗藻徐卿冠玉臺徐陵輯玉臺新咏扇繫雙鴛愁送別亦戲用傳奇陳尼事鏡分孤鳳待重來亦陳氏事樂昌異日如相遇未信楊公不愛才

即事調袁王兩生

莫訝元生興太狂傾城無奈素羅裳當時誤託張公子今代重逢薛女郎鳳吹已傳新北里鶯聲猶戀舊東墻惟應羌笛歌楊柳首坐詞人合姓王徵之記名張生與袁仝字

淡然軒集卷三

贈司馬王公還朝敘

懷棘王公始以上谷廵撫入佐西臺復以少司馬節制雲谷山西三鎮諸軍事若曰公在鎮久習敵情偽非公莫可使慴敵者居二年而廷推公可大司馬不報又一年而公以原官入貳樞筦故事封疆之臣歲苦邊事晉秩視內地異等以酬其伐公之內召福心者或為公快快公顧無少望曰孰非上恩人臣患不能為主用職耳

嗟乎公之心古人臣之心也古之為臣者無以有已故計職業不計功名不計功名安計榮寵後則緣職業以就功名緣功名以徼榮寵甚有功名以僞建職業以虛居者是不勝其有已之累耳公粹白之衷自筮仕至今如一日故鎮之朋銀市租無改于舊而不以供境外之交束修之饋也昔有借貴人勢以恐喜人意挾刺而來滿載而歸者徘徊不敢入公之門也私帑所積故稱外府而公一不以自潤不忍以膏脂實橐槖也謂兵不試

則頻頻不可以應卒暇則為賞格以校士如格者賞無虛日日擇馬之羸弱者而更易之所為佐其費者皆公餘所儲而公不以自明不欲有其名也士飽馬騰喜事者不無倖功之思而公日相安於無事意吾居其功則中外必有受其害者孰與無其功亦無其害也布雅台吉者敵王父行也擁鐵騎抵塞下言賞增則兵罷不且入塞公發兩營戰士擒之易耳然屯而不戰但使諭之曰而主意當事者諱言挑釁故每以要賞吾無諱赤白

橐已達長安矣而主遵約束漢過不先不然惟有戰耳布雅大阻使使來謝過布達實哩諳達愛子也兵鼂強且多智水泉關市令譯夷王筆寫氣計龍輩恐喝司市者加金繒至逾千公聞之劾罷司市者革其賞敵王為請公曰布達實哩忠順夫人子而王季父也渠即少忠順與王可縱使壞約乎小人教誘背約法當誅以而主故姑緩其死賞不可得也敵無以應部將夷丁舊為大成布濟克部落者受我豢養久一旦逾塞去挾大成譯夷

來索其孥公詰之曰若吾卒也無故敢闌出塞既出敢復來豈以中國無尺寸刃耶立杖殺之夷使懼逸去公在鎮三載諸邊以好語乞憐者即假詞色慰撫之其有出不遜語者必譙呵之使咋指去有乞牛酒者或與少牛酒以示惠其息哮要金幣者即錙銖絲縷不可得予之則為恩不予不敢為怨予之如例即為恩予之不如例不敢為怨操之縱之張之弛之隨變而應當機而發靡不帖然咸服人以為公積威約之漸也不知公之動

靜敵時耳而目之彼見公日積芻糧日蒐卒乘日除戎器無事而時防不見敵而時若戰以為公且犁巢且絶塞至徙其累重於漢北譯使問故公笑曰吾職也而王簡士馬吾不與知吾簡士馬而使來不太怯乎吾方以大信示人有罪則聲罪討之掩不備以襲人吾不為也敵王益敬畏公每欵市輒戒其部衆俾毋譁以干公令彼擺腰諸部姑嘗試公以兾萬一之幸耳故狺狺而來慄慄而去不然悍桀之性奔踶蹋嚙固其常也可以空

言讋之使服哉邊疆大吏檢身不如公愛卹士卒不如公備不如公而欲折敵齒頰之間籠之羈紲之末則敗道矣公之行大中丞霽宇王公具公行事之畧來索贈言昔公之撫上谷也王公實左右之復代公建牙上谷公安攘鴻猷多王公贊襄之力茲且繼公作鎮矣有如公入陪朝議殫忠赤之猷王公外總方鎮效規隨之誼則雲中上谷間可保數十年無事矣

贈郡伯定余劉公備兵西寧敘

令諸邊歲苦兵推轂内外諸才術吏備疆埸之衛而吾郡伯定余劉公實為舉首乙未春公方以計吏入都乃即都下拜為陜西按察司副使備兵西寧公在郡未一考也邊陲需人故越恒調而用公如此公之治郡也以愛利為政務安全諸長令人人畏之如嚴師依之如慈母古所謂循吏也今以備邊行矣或者言治郡以寛治軍以嚴馭民以恩馭遠以威愚謂寛嚴無偏用恩威無專施軍與民何異敵人與吾人何異顧用之何如耳且

公以備兵為職而以撫治為名撫而治之非徒嚴而威之之謂也彼西寧孤懸絕塞隔番與氏而介其中西寧所以不中氏者以番為之蔽也番不為氏之爪牙而為吾之藩離此古人斷匈奴右臂之意然此熟番耳自我以市馬之利啗番而生番亦為我用自請達西行襲番我不能救而番又為敵用夫番為我用也以趨利為敵用也以避害利害何常之有彼見利則趨見害則避利與害交見則趨利不勝其避害將為敵用而不為我用

我與敵兩仇也番為我用是彼益一敵也為敵用是我益一敵也兩相敵則兩相勝兩相負益一焉則益者勝吾有番吾不能庇使為我益而我操常勝之權此不能撫治之效也今火寇之强邊人所畏也加以珍岱諸部盤據海上為敵犄角而吾之兵不益火寇之騎不數千其合而入也動以數萬計而我之兵不益豈獨不益又日損西寧之兵萬餘已瓜分而四矣而又老弱皆兵也役占皆兵也稽之尺籍則有兵試之練習則無兵給之

餽餉則有兵用之戰陣則無兵夫有兵而後可以言寬嚴有兵制敵而後可以言恩威兵且無矣尚何言哉嗟夫今邊事誠極敝矣然西寧之地固後將軍之所屯而種者也其水草非乏也大司農之金錢轉輸而西者歲有加也國家治平無事即一二悍將亂卒旋起旋殄非有尾大不掉之勢也天下事豈遂不可為哉惟無人耳今推擇而任公謂公其人也公往矣願熟計之以治郡者治軍以馭民者馭敵汰老弱清役占討練軍實拊循

卒伍蓄銳養鋒乘暇俟隙酌寛嚴之宜妙恩威之用使
番有所慕不至外合而貳我敵有所畏不敢内合而抗
我則邊境長無事矣公其留意功名之會此千載之一
時乎公之屬徵贈言于予顧予安知邊計姑述所諭度
者應之後將軍有言明主可為忠言兵事當為後法予
不佞請載筆蝸頭徐觀公圖上金城之畧

淡然軒集卷八

送李霖寰巡撫遼東

邊外健兒健於虎閑磨寳刀慣彀弩西乞市賞東苦兵
廣寧城邊日擊鼓廣寧城頭夜燃炬將軍提兵在何許
心折搉竿歎首鼠吁嗟邊民何太苦男號女啼淚如雨
慘淡愁雲黯不開僵尸縱横莽如土軍書飛來天子怒
誰哉為朕整其旅四岳咸曰李大夫惟有納言堪禦侮
聖主臨軒親授斧邊塞征人歡欲舞天生李晟為社稷
人言吉甫兼文武昨日檄書急飛羽君行不得辭炎暑
鐵騎如雲轡如組旌旆風生前後軍號令霜肅左右拒

金馬余生卧璟堵病軀不得為君祖願君壯志凌雲霄
秋颯一夜清疆圉更掃醫閭一片石為君勒作燕然語

小辨齋偶存　　　　別集類五明

欽定四庫全書

小辨齋偶存卷一

明　顧憲成　撰

顧季時墓誌銘

嵗今上乙酉丙戌閒政地以諸建言起家居中不便一切計去之而都御史海忠介公實舊人岑岫為承意人房寰所螫存廷閉喑不敢發一語俄有顧季時進士振臂而起同榜彭諸兩公應之遂合疏指寰七罪且曰人固有食穢自肥反欲攻人之廉于君父之前而無忌者

第為衰甚易為瑞甚難衰誠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
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聖賢有名教史冊有公論在也
陛下方借瑞以風天下衰乃欲逆銷天下之氣是士君
子之所師衰之所必擯臣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忍與
之並立於朝也陛下為動容留忠介行顧其言與政地
迕詔削季時等三人籍余時俟罪滁陽太息曰夫夫始
進為國家擊此搏人者嫠異時蔪九首而扶六飛者非
異人任若之何其陰用而顯棄之且先朝諸進士議史

議禮多感慨陳言時不聞以言為罪也如必預防其口而訓之誤安望其叱奸指佞於授任之日乎乃露章論救賴陛下寛臣誅僅加切責天下愈益賢重季時等至以一出處卜世否泰而季時溘焉已矣嗟乎相門傳法意在坐艷髙流二十年來壯者老老者死眼中名舊屈指幾何即欲遠同屈子問之帝閽又柰此九閽之虎豹何也余心崩摧尚忍言哉余所為季時誌若銘也則有叔子涇陽先生所述及髙公存之之狀在按狀季時諱

允成別號涇凡季時其字也其先自宋百七公始家錫之上舍里世以潛德弗耀迨六世廷秀以本富好行其德載商文毅墓表中數傳為麟麟生緯緯為邑諸生以癖書家益旁落緯生夔夔生學此王元美所誌南野公者忠信直亮以風義聞贈戶部主事娶於錢氏封太安人有婦德以勤儉佐梱政里中人慕贈公而稱太安人賢子四長伯時次仲時次叔時即世所稱顧叔子涇陽先生又次殤又次季時季時生有慧質頭角嶄然頎好

弄其塾師張使贈公更傳焉以激之已幡然語叔子請一切受教贈公請於塾張復之初謂曰悛耳卒操縵下帷若老生也叔子怪問之曰弟恐傷兩尊人心叔子輾然曰若見及此人地基之矣復同叔子游儒舊張原洛門張帥以詣方山薛公與語大悅輒手考亭淵源錄授之曰洙泗以還源委具是若志之異時無忘老夫也遂呼其兩孫純臺玄臺締兄弟交季時弱冠補郡諸生屬文遒贍為識所賞時施守周令直指使者郡君並遇以

國士不獨以文重也已卯登鄉書癸未舉南宮心獨戀太安人遄歸至丙戌始對大廷時上册鄭貴妃季時憂治危明射策數千言纚纚不少諱其要云皇上以鄭妃勤於侍奉册為皇貴妃大小臣工遂私憂過計請册立皇太子册封王恭妃不報罷則峻遣矣夫鄭之勤於奉私也太子天下本忠言國之輔皇上奈何以私掩公示天下偏則皇貴妃或以愛憎弄威福於内其戚屬或以愛憎弄威福於外閹人宮妾或乘而弄威福於内外之

間又云頃皇上以天下事付張居正居正罔上行私一時臣工莫不風靡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羣小然懲居正之專而公布之則可若轉而付之羣小臣恐居正之專尚與皇上二此屬之專遂與皇上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其辭甚剴切大約懼内寵將盛羣小將逞兩端讀卷者驚怖其言殿置之季時退而自傷此言不得達上耳即達上死不恨也尋以擊房仲海歸侍太安人膝下驩甚適會御史陳荆諸君嗣余剡薦久之起南康府

教授李時念太安人春秋高又善病力請於臺使李君代乞致仕無何丁太安人艱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尋陞國子監博士癸巳晉禮部儀制司主事會詔並封三王季時謂此吾職掌宗社安危在此舉矣與岳工部石帆張禮部文石合疏極言之其畧曰本月二十五日皇上出密札付元輔王錫爵臣等不知札中何語竊計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皇上當早定國本必不遲廻册立以負祖宗在天之靈次早乃接聖諭元子與皇三子五

子一併封王臣等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皋張位不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皆至錫爵邸並不得面乃知今日之事皇上僅以錫爵一人為政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蓋言公也況冊立一 事關繫何如皇上奈何易視之錫爵奈何嘗試之臣等不敢危言遠引以瀆
聖聽即如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並無
三王並封之事臣固知皇 上不安於心也且聖諭惓惓

大旨以皇后生子為言皇上獨不記正位東宮時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為未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可思也臣等深惟聖祖寶訓一句一字無非維持宗社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徒借虛辭掩飾過舉此奸臣借以固寵臣等所飲血椎心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疏入不報當路切齒已而趙考功儕鶴司內計秉公黜諸附離當路

者幾令奴婢廡一空當路御而逐之季時吏與陳儀部圓嶠賈計部太石薛太傅玄臺張儀部文石各抗疏言之甚力諸君皆左遷季時出判光州時同志諸賢風尚名理而叔子涇陽先生遡源性道興鼎洙泗天下學士多宗師之季時由左次得假義高從兄參驗身心猶欲然以為靡當叔子妙能啟鑰使認自家季時曰聞者吾省吾矣思為天下第一流人情則近狂比按其實尚硜硜也性復近狷竊恐兩無成耳叔子以中行進之季時

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我何敢焉特自審膏肓將在粗耳叔子謂粗最近真由粗覓真則中行不遠且狂是習情狷亦是習性若真性情兩者何有從此究極便識自家譬之親承孔孟即五霸七雄當之靡耳彼魔雖厲見晛消也季時憮然曰命之矣夫子之稱中行政以喚醒狂狷夢寐半生遂焉大覺於阿兄當下也其質疑發難攻堅叩洪摽篪互協稱道義中天親有以也季時義學既邃恒謂我輩一舉事出言須從太極起念若旁

出陰陽五行則猶形與景逐耳或有疑者曉之曰使於本真得定不妨六虛周流不然於此糢糊便思融通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自失性命且以誤天下蒼生又鄉愿之篡理學直將弑逆萌芽佈人心髓使天下滋蔓不覺下此則天崩地折無少關繫在搢紳則明哲保身在布衣則傳食諸侯而已此其持論大都時從邑中高存之安我素劉本孺諸公互證名理偶得楊龜山故址于東林請于叔子為築廬結社四方儒碩風趨雲就訂期

彙講翼正點衰時稱顧氏叔季素王功臣云季時孝友得之天性家居色養曲當兩尊人心痛贈公之不逮禄時時與叔子語及交相泣也事諸兄尤恭謹叔子嘗遘厲季時精心默禱願以身代叔子夢誦金縢而翼日乃瘳其誠格如此性尤潔廉從南宫得儁歸里中蔡氏長者授季時弟子室赴其招而却之金諦所俸積頗豐兇後中丞遣致之季時曰匪人在假而敢尸禄乎堅謝之其他取予尤嚴不少假借平居布衣疏食角巾徒步自

謂可與木石居也又假黨好施歲饑輙分半廩以賑尤張二塾師及門弟子孫生沒並經紀而勤恤之所交多名碩海內諸鉅公一時藉以主張世道者皆忘年下季時其未面者亦以心許季時時自砥曰無令他日媿見諸公與同志處虛而含坦而則恂恂不言而令人意消至於論臧否策成敗初似駴人久之若持左契故錢起莘以有眼推之嫺於書削即數語寒倹或游戲筆墨具有關鍵意趣可諷覯也居恒尤好靜終日據梧手一

編竟業而後易之然讀書不句櫛字比彷彿意象亂氳而止獨念天下多故見諸司章奏百氏微言有關廟社者輒諷誦不置嘗輯朱紫陽無極王霸諸辨冀以覺世又彙其論治者為編冀進陛下少佐治平不果南粵瞿布衣從先者欲上書訟李中丞見羅寃於朝李時力從史之代為疏草居平言事如不出口遇是非可否奏刀剨然高存之嘗稱季時真除魔手先是留都王御史藩臣論事不關白憲長為總憲耿定向所劾薛進士玄臺

以阻塞言路論耿其言甚壯近當路旨座主次揆許公論薛至以貢舉非人自訟陳給事復望風排擊季時闕而扼腕遂上許公書大指謂今天下欲正紀綱維風俗不在使人不敢言在使人無可言則先後建白諸臣亦何自張其喙乎如必以建白為捷徑則今之尸言路躐躋清華者不徑走耶以建言取貲者世誠有之然亦佹繞指而以晒合者耳設使守其故吾矯矯不渝將進退維谷坎坷萬狀未見其位之躐徑之捷也其辭數千

百言掊擊給事不遺餘力余嘗得其書及其前後諸疏讀之曰夫夫也義理中之鎮悉文章中之辟邪也嗟乎孰意其年止此乎當季時病革語叔子曰吾第凝神定慮循循默默俟吞天機若攙入他念便屬暴棄且我計身則身非我有計子孫則人一乾坤非我與也斯已了然于易簀之頃去身世如履脫卒之前三日有大星隕于居旁至期自謂張睢陽且至家人都從空中聞鸞噦聲此亦其正氣相感云季時生於嘉靖三十三年十月

二十九日卒於萬歷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有四又以明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陽鄧圩之新阡所配華孺人處士承軒女初不宜子育長公伯時之男與漑已而生與演與漑國子生娶太學生華秀嶺女與演娶邑諸生吳湯華女女三一適行人副吳霖陽子諸生欽錫一議光州學正薛玄臺子諸生憲埀尋殤一適商丘令華本素子肇般孫三曰机曰檖曰杬女孫二聘許皆名族所著有小辨齋集多名言以不輕著述不能多

季時即世璩光州移書仍致前所郤倅兩孤告几筵仍郤之此所謂石生堅蘭生香者人或以季時得筭巧將明道象山不知明道歿五十四年而生象山又不知季時生距明道歿年元豐乙丑四百七十歿距象山生年亦四百七十蓋與程陸兩賢後先協契其生其歿非曰偶然要皆遠承五百之運耳不得以尋常修短為季時惜也

銘曰六九之齒六乾是鍾考德以方占變而適確乎不

扳止弄以金柅之功閑邪存誠所以同入亢宗進德修業躡虎尾而登庸昌言自試壯惕出其何雄天下利見美交如以來同與時偕極宜厥敵之有亾此季時之乾用以銘其幽宫

附埋銘釋義

乾之初九有確乎不拔語初變爲天風姤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金柅用以止車一陰始生喻其好弄而止之以金柅也此指九歲時事

乾之九二有関邪存誠語二變為天火同人同人之六二曰同人于宗喻其改過而亢宗也此指十八歲前事

乾之九三有進德修業語三變為天澤履履之六三有履虎尾句喻其德業盛而科名反不髙也此指二十七歲事

乾之九四有自試語四變為風天小畜小畜六三有惕出无憂懼意喻其建言不懼此指三十六歲事

乾之九五有天下利見語五變為火天大有大有六五有厥

孚交如語喻其名滿天下朋交之來也此指四十五歲事

乾之上九有與時偕極語上九變而爲澤天夬夬之上六有無號終有凶朱子云君子當之則敵人有凶此喻其遭時不偶而遽云亡也此指五十四歲事

事定録卷二

明 顧憲成 撰

顧季時先生行狀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季時其字顧之先於吴爲著姓

元季之亂譜逸不可考其可知者自将仕郎百七公始家錫之上舍里世業耕讀以高貲行里中好行其德里人愛而敬之數傳至諱廷秀者義聲益著語具商文毅公輅所為墓表中再傳至如月公麟娶於錢生友竹公緯邑諸生有書癖絶不知家人生事家盡廢娶於朱繼娶於鄧生侍竹公夔夔娶於朱生贈户部主事南野公學再遷涇里家焉忠信直亮環數里内外兒童婦女皆能道之卒之日里為罷市娶於錢封安人能以恭儉佐

公白首相莊稱合德生五子長曰伯時次曰仲時次曰叔時即世所知涇陽先生又次殤又次則季時也季時少敏慧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弦張公習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南野公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師笑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公然之令更他師居半歲季時忽謂涇陽先生曰弟知過矣弟知過矣請歸稟繩墨先生大喜請於張公復之衆未信久之果如所言乃服先生問季時弟何感遽如是季時曰恐傷兩大人心先生曰此是

做人根子久之業日進為舉子家言不甚經思而簡拔
遒勁不可及同里雲浦陳公見而奇之弱冠遊郡庠輙
冠其曹邑侯念庭周公郡侯龍岡施公直指梅墩部公
俱待以國士又不獨賞其文已也同邑原洛張公嘗游
毘陵唐薛兩先達之門季時從涇陽先生禀業焉每語
輙契張公曰舉子業未足以了子復帥之見方山薛公
公大喜亟呼其兩孫締兄弟之交而授以考亭淵源録
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異日其無忘老夫也

兩孫藎大薛純臺小薛玄臺云萬歷己卯舉鄉試癸未舉會試丙戌大廷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畧曰臣聞之宋臣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及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垂絶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以唐代宗之昏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

不崇朝而去其心腹之疾何則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改為而常患於不及見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所以不悟也臣誦其言未嘗不反覆嘆息也恭惟陛下虛懷若渴采及蒭菲進臣等於廷賜之策問不知陛下於臣之言將重之如太山乎抑輕之如鴻毛也抑臣有言而君不庸非臣之罪也君有求而臣不言實臣之罪也況臣感時發憤有慨於

中久矣令明問及之乃忍緘默以欺陛下耶陛下所以策臣者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法常有為意常無為有為者以運天下無為者以宰天下令陛下式古訓遵成憲賞罰之道甚具而有法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制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即

臣愚所謂意也臣愚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皇上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好皇上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内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逞也夫人主席崇高藉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為甚色之中人也微而其溺人也最沉錮而不可解聖王之所極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冊封為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

册立皇太子因而請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温旨報罷則峻旨譴逐矣夫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勤勞以視天下猶為皇上一己之私也今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己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不獨此也閹人侍妾又將乘其偏也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皇上之好惡用而為內寵之好惡用欲

其信且必未可也夫人主之耳目惟一而天下之耳目
人主者且萬萬雖甚神聖其聰明宜未足以偏也將必
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
邇年以來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蓋辨及左高察及
淵魚幾於偏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伺察而得
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不得其人耶私計皇上非不知
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
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

風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於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為不然夫善為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公之於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專尚與皇上為二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為一與皇上為二則救之也尚易與皇上為一則救之也倍難柰之何其弗思也且此輩之始用事適皇上鋭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稱述指陳類多依於公義猶若未害久之則陽公

而陰私矣又久之則純出於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皇上之好惡用而為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為欲效忠於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皇上視無事若有事以臣言為重於太山則皇上之明也皇上視有事若無事以臣言為輕於鴻毛則臣之愚也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諗於衆曰此生作何語耶真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

季時退自傷以為不幸不達皇上即達皇上死不恨矣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峯海公屢為房御史所詆季時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柰上望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旦陽諸公景陽合疏言之數其欺罔之罪凡七且曰今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寀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如瑞者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寀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寀之所必擯也以如此媢賢仇正潑惡無耻之人而晏然居師表之位

驅天下之士風而入於欺罔諂詐之俗臣等有裂冠毀冕而去耳不與之並立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褻有奸如山不可揺動然公論既明人心自快褻雖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於褻何私於瑞但恐是非之公欝而不宣一海瑞尚不足惜正人如瑞者相繼而指為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褻尚不足畏小人如褻者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剥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

不為之深慮也疏奏得削籍歸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警亭陳公直指厚齋荆公先後奏薦戊子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安人年望古稀又善病不忍去左右懇於直指雍野李公代疏請致仕無何丁太安人憂壬辰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尋陞國子監博士癸巳陞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衆議洶洶於是又與岳公石帆張公文石合疏言之其略曰本月二十五日皇上出禁中密札付元輔王錫爵私邸臣

等不知札中所云是何天語第料得君如元輔春元輔
如皇上信有無遲緩册立以負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
禮部出聖諭則元子暨皇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
爵亦且入閣辨事臣等始遂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嘖嘖
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臯張位並
不得與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等
俱至錫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始知今日之詔皇上以
一人議之臣等不至病狂喪心寧敢無言以負皇上昔

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況以宗廟社稷之計而可付之一人之手乎皇上試清心而籌令日册立一事其關係何如前而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所顧盼而咨嗟宮闈近習之所望風而承旨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皇上奈何易視之而閣臣奈何嘗試之臣且不敢危言以激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宋故典及祖宗朝遠事以滋煩

瀆敬體皇上法祖一念直據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近事請皇上法之世宗肅皇帝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該禮臣具題故實見在並未有三王並封之事而皇上創見之臣故知皇上之必有不安於心也且聖諭大旨惓惓以皇后生子為言則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之日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而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為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皇上可思也臣嘗讀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宗社極慮

後來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而虛借文辭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以藉奸臣而資固寵忠臣義士所飲血椎心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而考功郎趙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人當路啣而計去之於是又與于公景素陳公員嶠賈公太石薛公玄臺張公文石各抗疏言之謫光州判官季時無論立朝即伏處田野中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於君父傾注無一事不思

於世路隄防中心維繫不能自解先是己丑薛玄臺因
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送揭帖參御史王公藩臣疏劾
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恚之座師内閣潁陽許公輒疏論
玄臺吏科都給事陳海寧復望風排擊李時聞之仰天
浩嘆上書許公極言之其略曰閣下發憤於進士薛敷
教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皇上勅下九
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為而正風俗何為而淳允以為無
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以宰執秉

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天下之人必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

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艧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朽蠹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方今朝廷之上果何如耶允不能詳請舉其略近見吏科給事中陳某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為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為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即蕩蕩平平出於私即傍蹊曲徑陳三謨曾

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為何如也其以令日為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執内從旃夏外迨閭閻近由鬻蹕達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蹈尾披鱗誤攖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説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志遐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允嘗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高

鐃之屬皆攖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無救豈曰無謂閒有一二攖聖怒相率營救亦誠有之是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為宰執臺諫之重輕者耳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為諱言壬午以後為輕言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取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以允釋禍後所覩記如前所稱李劉高薛鐃五

人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允允憲成耳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遙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為釣名為掩過為獵位為取捷徑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即如彼附曾王又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請禁天下終不信其非壟斷之夫至於躐位捷徑之說則往時建言諸公信有一二如其所譏者

要亦晚節不終務為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坷萬狀吾未見其位之躐徑之捷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為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取乃為不躐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上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皇上不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倘何尚書起鳴不搆陷辛左都自脩則德新等不言倘卹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

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糸王御史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啟蟄而雷鳴不嚮晨而雞號也其以令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舜之世充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勸不輟勸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知彼狃於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為奇而謂堯舜之

世得無有是乎且彼乞墦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為彼曹所羨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蓋孔子告顏淵以為邦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置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者何慕不善者何懲朝廷之所為紀綱風俗已掃地盡矣更何以令天下閣下欲為根本之圖講挽回之術所願亟遠佞人務近莊士一切曠然與天下更始則主德可回相業

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庶幾有瘳否則未知所稅駕也昔孔子大聖人也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欲往公山佛肸則子路不悅而孔子且時復自喜曰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友之相與如此允不肖何敢望子路而不敢不以孔子事閣下懼以貢舉非人累閣下也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孤寒往往擯於府試深為痛心復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見有扶掖善類者喜見顏色必成其美豐城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

逮麗於大辟輿論冤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於李時李時喜曰甚善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朝李時即復喜曰甚善並為代具疏草至於百家著述諸司章奏制科程式舉子時藝即有微言片論出於忠君愛國之忱者必愛之誦之即有微言片論出於黨邪害正之見者必憂之辨之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弑君種子暗佈人心使天下靡然舍義

趨利而不自覺一日喟然發嘆涇陽先生曰弟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耳先生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先生為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何由得明季時曰此弊如今亦然且昔也分而為二今也合而為一其害更有甚焉即今象山龍川兩先生

見之不免扼腕因取集中無極辨王霸辨凡論及兩端者輯為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涇陽先生為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為惟此四字編而自為之序欲上之朝不果居恒吶吶如不能出諸口及遇是非可否紛紜膠轕處刀斬斧截略無粘滯與同志商確義理品隲古今衆論蜂起徐出片言剖之莫不豁然以解其大旨一依於正不喜為通融和會之說嘗謂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有分若只跟陰陽五行走

便不濟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
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如此糊塗便要通融和
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吾輩慎勿草草開此一
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於論人有世所翕然共推
而獨抉其隱有世所哄然交詆而獨闡其幽每於一言一動
一嚬一笑閒斷人生平毫髮不爽其於論事有衆所共喜
以為必成而獨籌其敗有衆所共讁以為必敗而獨策其
成初聞者且信且疑甚而且駭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起

華公嘗言吾黨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也持身端毅清栗不以私狥人人亦不敢以私溷之與朋友交表裏洞徹對客不作套語往來箋牘即復聊且遊戲率有趣味可諷性孝友其事兩尊人誠意懇惻深至有以曲當其心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凡弟間語及輒相對欷歔且相勗曰吾父居恒好稱范文正公之為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肧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其奉錢

太安人依依膝下無異嬰孺癸未舉南宮不即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安人也事三凡甚恭歲乙未涇陽先生病甚瀕殆季時為廢寢食私禱上帝願以身代先生連夕感異夢以語季時輙默不應而其色甚喜先生疑而詰之乃知其情而先生病果尋愈其精誠孚應如此性甚介取予纖毫不苟癸未自南宮還有蔡二懐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季時率諸子北面禀業且欲延致家塾季時欣然從之致束金輙謝不受曰吾

囍是避俗遠囂收拾身心為恵大矣乃以為利乎壬辰
謫别駕光州當路不欲煩以事假差歸中丞景默曾公
檄所司致俸薪謝不受越十四年太素沈公繼撫中州
復修景默故事季時屬涇陽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
欺曾公也計後先所積可千金季時歿而州守璩公又
以沈公意齎二百四十金為賻雨泒以季時志告於几
筵而返焉性慷慨好行義歲戊子邑大祲餓莩載道季
時廩粟僅盈百輙捐其半以賑其業師重所尤公歿子幼

少弦張公歿無子並為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性好靜每日兀坐一室不問户外事又好整案頭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文具及鸜鵒之屬位置有常終歲如一日又好樸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蒼頭一二人間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為誰自謂木石可居鹿豕可遊也其讀書不局章句惟時時將本文吟諷彷彿意象氤氳而止間拈一二語迥絶蹊徑如九方皐相馬超然

得之牝牡驪黃之外有勦其著述者則曰吳康齋先生嘗病宋末箋註之繁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章楓山先生亦曰儒先之言至矣删其繁蕪可也竊深韙之敢復攘臂其間乎中年夙有脾疾每發輒不食丙申九月病大劇不食者四旬有以醫進者默不答以祈禱請者叱去之家人皇皇計無所出涇陽先生以間問曰弟意中何如曰只如常曰有痛苦否曰無之曰有欲言乎曰無此時弟只有凝神定氣循循默默以待天機若攙入他念

便是自暴自棄且欲爲此身計此身非我有爲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其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丁未夏五月偶感微疾六月十九之夕忽有大星爍爍墜於小辨齋後河旁居人之納凉者見而駭之二十日之晨李時忽謂其元配華孺人曰張睢陽公且至孺人惟不敢問遂不復語頃之夷然而逝家人卒聞和鸞聲從空而上逾時乃已距其生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或有問於涇陽先生曰

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壬辰二月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何如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

如此雖欲不為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之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敢效焉且弟檢點病痛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練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總不出一個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於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為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令但去客客磨洗更無他說予曰尚

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弟曰此凡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遏捺不下孰處難於治奈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予尚在寢披衣出見弟即迎謂曰弟今豁然昨多却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

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甚者且以為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别尋方便豈不大誤余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精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所至哉夫先生所謂認得自家其旨甚微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直為之即是更不必添入較量非其平時賔主之分素明決見不至此此可以識季時之大矣先生將以歲之己酉十一月十五日辰時塟季時於陽鄐圩新阡乃手

述其行率兩孫過攀龍請狀龍謂先生之述季時傳其貌亦傳其神也按而摹之易一鬚髮恐失其神故特為序次不敢妄加點綴而攀龍則追惟曩昔戊子之冬余計偕北上季時送余於惠山之滸執余手而别曰世態易惱人學術易誤人子其慎諸余曰道與俗相去遠矣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因歷舉諸家季時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繹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差乎余因是始知所向甲午以後同志者一時

歸田間涇陽先生孜孜於學如不及也見即謂余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而吾輩可無講習之所乎余亦切切求之未得也一日披邑乘知邑之東林為楊龜山先生皐比處歲久堙蕪乃大喜曰先生所謂其在兹乎殆天所留以待先生也即告之季時季時喜曰得之矣先生病中蹶然而起遂偕安我素劉本儒請諸當路修復之先生著為約約以每歲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季時進而講於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程有為新奇

險怪之說者輙愀然改容辭而郤之不少假借退而與同志聚處虛而能含恭而能下坦而有則敦慤而無華始見恂恂然繼見穆穆然久之真誠溢出不言而使人之意消葢實左右先生以求益於四方英豪而密聯屬於其間一旦失季時而先生之痛可知也先生嘗曰予之於弟或予倡而弟和或弟倡而予和或予所見以為可而弟以為否或予所見以為否而弟以為可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既為道義中天親其切切偲偲

也又為天親中道義此其相與為何如耶豈惟先生即余三四同志見其容而隱慝潛鎔聞其言而疑情立決得其片楮短柬寂寥數語必有關鍵錘鑪而藉以發蒙革心者多矣其親而愛之也實異姓之天親其敬而畏之也實同儕之師保嗚乎已矣生同其時者當見之於羮墻生後其時者當奉之為典型是則予之厚望也夫

事定録卷三

明　顧憲成　撰

季時弟節略

吾弟季時生有慧質頭角嶄然年十四習舉子業同邑原洛張師嘗游昆陵荆川方山兩先生之間雅有聞吾父令予與弟稟業焉每語輒契張師曰舉子業未足以竟子復師之見方山薛師薛師喜亟呼其兩孫締兄弟之交而授以考亭淵源録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異日其無忘老夫也兩孫蓋海内所稱大薛純臺小薛玄臺云

弟性介嶭受取予纖毫不茍癸未自南宫還讓里有蔡

二懷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吾弟屬少弦張師為介紹

率諸子北面稟業且欲延致家塾弟欣然從之已而致

束金謝曰吾庶幾藉是避俗遠嚻收拾身心不為不受

惠矣況此君非有力者其以諸郎見屬實欲相與切磨

於道義非顒顒為攻舉子業取青紫計也吾奈何獨以

利言乎壬辰謫光州别駕當路不欲煩以事假差歸曾

景默中丞檄所司致俸薪辭弗受及沈太素中丞繼撫

中州復貽予書曰此不可以少佐三徑松菊乎為寄聲

季君勿拘拘也弟曰即爾何以謝曾中丞屬予力却之於是歷十四年餘矣計前後所積可千金比吾弟歿州守璩公復齋二百四十金為賻屬邑侯平華林公來言此沈中丞意也願無煩往返兩孤乃以告於几筵而辭焉

吾弟於身家事儘悠悠惟是世道人心所繫則寤寐不忘歲丙戌赴廷試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讀卷官大理寺卿心泉何公見之諗於衆曰此生之言何為便堪鎖

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易置二百十三名吾弟退而輒自傷以為恨不得達於皇上也誠得達於皇上即復擯斥幸莫如之何論其他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峯海公屢為房御史所詆發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何望皇上之無私也於是遂與彭旦陽諸景陽合疏言之癸巳官儀部有詔並封三王衆議洶洶於是又與岳石帆張文石合疏諍之已而考功郎趙夢白司内計盡公不撓為劉黃門所攻於是又與于景素陳員嶠賈太石

等合疏救之先是南都耿總憲以不送揭帖叅御史王公藩臣同郡薛玄臺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恨内閣
潁陽許公玄臺座師也至以貢舉非人自劾吏科都給事中陳海寧復望風排擊弟閑之仰天浩嘆於是自田
間上書許内閣言之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致孤寒往往遺落不得進其在郡試一關尤為喫緊而取
數甚窄深為扼腕於是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語云在廟廊則憂其君在江湖則憂其民弟庶幾焉

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竟麗大辟輿論寃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諸弟弟極口從臾之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朝並為代具疏草海忠介被論吳門李晉陽時為庶吉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會有尼者不果弟聞之偕同年諸景陽彭旦陽訪晉陽邸中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視弟弟擊節稱善遂採其十之六為疏以上至今語及猶德晉陽不置其赴義若渴不分人我類

如此

吾弟天性孝友雅為吾父吾母所鍾愛雖曰憐其少亦其一段誠意懇惻深至有以當吾父吾母之心也不肖舉丙子吾父遂棄養每語及輒相對欷歔且曰吾父居恒好稱范文正公之為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懷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癸未舉南宫遂移病歸則以吾母善病也丙戌成進士坐言事罷會南太僕繼山沈

公南臺訾亭陳公按院厚齋荊公先後奏薦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特懇於按院雍野李公代疏請致仕又以吾母年且望七愈善病也予兄行中居三僅長弟四年而弟事予甚恭不臧於事兩兄當歲乙未予病甚且瀕於危屢矣弟憂之寢食為廢予一夕夢弟手捧書一卷視之則金縢篇也覺而異之頃之復夢吾弟誦聲朗朗伏而聽之即金縢篇語益異之詰朝以告吾弟弟默不答而察其色甚喜因再三詰之乃曰弟頃者連夕私

禱於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算即内人不知也今既屢見兄夢上帝其必矜而許之矣所以喜也惟是天機忌泄願兄含之予曰有是哉已而予果無恙至於今且一紀而餘矣每默自循省何以承此於弟哉乃弟一旦奄逝適符減算之請而予竟不能為弟代也又安敢并弟一腔心事埋没故特表而出之且以示子孫無忘焉

弟少頗好弄習舉子業弗善焉張師語南野公更傳以

激之已惜然語吾曰弟知過矣請稟繩墨怪問之曰弟恐傷兩大人心久之業日進為舉子家言不甚經思而簡拔遒勁自不可及同里雲浦陳先生一見而奇之弱冠游郡庠每試輒冠其曹如臨川念庭周公福清龍崗施公姚江梅墩邵公俱待以國士又不獨賞其文也萬歷十六年邑大祲餓莩盈道時弟廩中僅有粟百石輒捐其半以賑一時士民翕然從風是歲也飢而不害邑侯李元冲救荒錄具載其事

業師重所尤公歿子甚幼少弦張公歿無子並為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見托悉力維護不恤恩怨為弟子則不負師為師則不負弟子故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第一日喟然發嘆予曰何嘆也弟曰吾嘆夫今人講學只是講學耳予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予曰然則所講何事曰搯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予為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

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謂予曰此弊於今亦然且昔也分而為二今也合而為一則其害更有甚焉即今象山龍川兩先生見之當為扼腕因取集中無極辨王霸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為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予為序而行之已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為惟此四字編而自為之序擬欲上之朝不果

弟居恒吶吶如不能出諸口及遇是非可否紛紜膠轕

處一刀兩斷畧無粘帶與同志商確義理品隲古今衆論蜂起徐出片言剖之莫不豁然以解其大指一依於正不喜爲通融和會之説嘗謂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有分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也吾輩慎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

吾弟善知人有世之所翕然共推而獨抉其隱有世之所哄然交詆而獨闡其幽往往於一言一動一嚬一笑之間斷人生平毫髮不爽又善論事有衆之所共喜以為必成而獨籌其敗有衆之所共譎以為必敗而獨策其成初時聞者且信且疑甚而且駭徐而按之如合符節錢起莘嘗言吾黨殊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以此也

吾弟好以靜每日兀坐一室不問戶外事好以整𥨊頭

惟攤書一卷既卒業而後再以一卷易之諸一切文具及觚礪之屬位置有常子默記之終歲如一日也好以樸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惟蒼頭一二人閭行里巷中角巾布鞋遇者不知其為誰自謂木石可居鹿豕可遊也

弟讀書不拘章句惟時時將本文吟諷彷彿意象氤氳而止間拈一二語迥絕蹊徑如九方皋相馬超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有勸其著述者應曰吳康齋先生嘗病

宋末箋註之繁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章楓山先生亦曰

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予竊深辟之何敢復擬

臂於其間比歿檢其篋及遍訪諸知交間僅得策一道

疏四道書七十三紙劄記八十一則講義三章像贊一

通哀辭四篇詩六十九首因為次第成編而命之曰小

辨齋偶存小辨齋弟所讀書處也

楊龜山先生寓吾錫建有東林書院歲久圮壞高存之

一日檢邑乘見之謂弟曰叔時嘗欲搆一讀書處與二

三友生切磨其中此殆造化留以待叔時也弟喜而告予時予方卧病聞之蹶然而起遂偕安劉諸君子請於當道而修復之每歲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弟進而講於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程有為新奇險恠之說者輙愀然改容辭而却之不少假借退而與同志聚處虛而能含恭而能下坦而有則敦慤而無華始見恂恂然繼見穆穆然久之真誠溢出不言而使人之意消予丁艱年方賴弟左右夾持所欲求助於四方英豪

又賴弟密為聯屬其間乃今名失一愛弟實并失一畏友手足心膂其將安托正不知何以收之桑榆送此餘生耳

弟生而弱夙不理於脾家每有疾輙不食歲丙申九月病大劇不食者歷四十日有以醫請者默不荅有以祈禱請者叱去之舉家憂惶莫知計所出予以間問曰弟意中何如弟曰亦只如常曰有痛苦否曰無之曰有所欲言乎曰何言此時弟只有凝神定氣循循默默以待

天機若攙入他念便是自暴自棄且欲為此身計此身非我有欲為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予服其達識久之竟愈嗣後亦時發或一月愈或半月愈或旬日愈予竊喜以為精神漸固血氣漸堅晚景當益佳無虞矣乃去歳夏五月偶感微疾至六月二十一日竟不起謂之何哉抑弟在丙申業已超然死生之際視世之依依戀戀握手叮嚀不能自割者天淵矣況去之十二年其於斯日有進焉者乎又何足以區區俗情為弟

慟也獨予與弟自少而長而壯且駸駸白首追念五十餘年閒或予倡而弟和或弟倡而予和或予所見以爲可而弟以爲否或予所見以爲否而弟以爲可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具怡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具切切偲偲也又爲天親中道義一旦永別生趣頓盡不復能自持耳先是十九日之夕有大星爍爍從空而下墜於小辨齋之後圃時河旁居人相攜乘涼咸見而異之二十一日之早弟謂其室華孺人曰大菩薩來訪且及門矣俗

稱睢陽張公廵為大菩薩云華孺人恠不敢問弟遂不復語吏然而逝家人聞和鸞之聲隱隱從空而上踰時乃已噫嘻信奇矣乃知弟之去來應不偶然也

有問於予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歲季時亦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予黙然久之乃曰弟庻幾能見大意矣記得壬辰二月間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

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為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凡今世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敢效焉且弟檢點病痛是一箇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煉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

中行只是細狂狷總不出一箇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於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為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更無他說予曰尚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識得自家既識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譬諸身處春秋只覷着孔子五霸如何上前得身處戰國只覷着孟子七雄如何上前得弟

曰弟時時聞兄性善之說亦曾如此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遏捺不下殆所謂熟處難忘也如之奈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頭予猶在寢即披衣出見弟迎謂曰夜來念之忽覺昨日多了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甚者且以為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悞予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

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精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能測其所到哉

吾弟名允成字季時别號涇凡萬歷癸酉補郡諸生己卯舉鄉試九十五名癸未舉會試三十八名丙戌廷試三甲二百二十三名是歲奉旨回籍戊子起南康府教授不赴尋丁吾母憂壬辰再起保定府教授陞國子監博士癸巳陞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三月謫光州判官生於嘉靖甲寅十月二十九日未時卒於萬歷丁未六

月二十一日未時得年五十四歲以己酉十一月十五日申時葬陽鄣圩新阡娶華氏處士承軒公女始無子抱吾伯兄子而育之名與溉國子生娶華氏國子生繡鏆公女贈刑部主事慎菴公孫女已而得一子名與演娶吳氏邑庠生楊華公女禮科給事中震華公孫女女三人一適行人司司副霽陽吳公子郡庠生欽錫慎齋公孫一議光州學正玄臺薛公子邑庠生憲垂選貢生少尼公孫浙江提學副使方山公曾孫殤一議商丘知

縣本素華公子肇殷贈商丘知縣次菴公孫孫三曰杋曰檖曰杬俱與溉出檖聘萬氏邑庠生卓如公女國子生同菴公孫女餘未聘孫女二與溉出者一許字國子生心澤吳公子明光祿寺監事渼湖公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澤峯公曾孫與演出者一未字

高子遺書卷八上

致周懷魯中丞

三吳不幸横罹水害是乃氣數適窮然大幸台臺當路此真天心仁愛夫以萬萬生民寄與台臺一身天之所以待吳民者可謂至仁以台臺一身活萬萬生民天之所以待台臺者可謂至重邇者伏見大疏及一應文移真足仰酬蒼蒼之意俯慰林林之望即某等亦不覺感激涕零況恐死待拯之民哉竊惟目令民閒雖未甚飢

食危急已在冬間宜先知應賑人户之數然後可預處
米穀預立給散之法攀龍稽考古昔咨諏老成謹列三
款仰備采擇然此事所係全在得人即如審户給散二
事欲正官為之勢必不能當精擇佐貳須台臺特委許
以特薦免其一應迎送及本衙職事使專意為此另給
食錢寛以日月禁其煩擾地方諭令訪求各鄉公正有
德之士不拘紳衿耆老相與商求務使澤無遺人人無
冒澤如不盡力且以賄聞即時鎖拏問罪如此庶幾事

事得實但佐貳官堪委者極難其人又須訪問各處公
正搢紳士人耳又惟台臺為民請蠲請賑至矣極矣然
又有事外之念焉令杜監部實司農耳目不可不使之
與台臺同心密有揭報劉稅監實內庭耳目不可不使
之自為稅計須報災傷

高子遺書卷十一

本孺劉公誌銘

天之為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蓋不

常之事非常人所任必生挺特奇拔之士一舉而振天下之聾瞽夫然後常人之心不為憸人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孺劉公者是也當萬歴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攸沈歸德相又以假王事攸江夏郭宗伯其徒乃為妖書中之引繩批根思以網異己者會大計諸奸多麗考功法相蠱惑上謂計典不公盡復言官之黠者留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畧曰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

無作好惡無滕上而箱下彰善癉惡佐聖天子持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臯者夢臯為人臣無暇毛舉廢索跡其𨺗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迫至兩蒙留用因蠱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槩留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朝野駭聽僉謂夢臯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堪慮也

夫使夢皋蓋愿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斂迹胡乃忽起風波動駕言于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皋之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奸慝寧壅于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為戎首秉政以來不聞輔佐皇上救生靈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于擯抑者何人年來比昵憸人乖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皇上豈有愛于夢皋而故瞎之豈有私于臺省諸臣而獨寬之蓋由一貫曲庇私人

內則假公以滕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與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為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歎于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竅會良非細故幸皇上自為社稷計疏奏神主玩之不已意不忤也下公卿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公議不可息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

及論四明乃罷去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
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光祿少卿辛酉三月
至京是時遼瀋用兵舊贊畫劉國縉以招撫南四衛官
民有名摧數萬衆入内投謁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莱
粟賑濟公上疏曰國縉投拜李成梁稱義兒與如栢如
楨結昆弟狼狽相倚為腹心種害遼左李成梁重鎮也
棄朝廷疆土國縉代為營賄倖免誅夷使得恣其意於
邊疆之間無窮禍本實基于此李維翰紅旗催戰玩忽

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密與如栢主講和之策獨忌劉綎為當戶之蘭故令杜松出撫順布置私人誘入伏松與劉綎血戰以死一則寸骨不存一則合門碎首如栢稱諸將領袖冷眼旁觀令箭之招適與輳合是兩名將與數萬官兵實鎬與如栢殺之國縉一當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鎬與如栢而反欲坐杜松以違制此何心哉楊鎬線索懸于如栢如栢線索懸于成梁而國縉乃線索中傀儡挈之東則東挈之西則西惟所命之總不失

義兒本來面目國縉主用土兵冒帑金二十餘萬究竟所稱土兵三萬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國縉贊畫行徑大率如此已而被參解任踪跡詭秘直待邊圍淪沒忽擁數萬衆竄歸内地意欲何為上曰所奏關切機宜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為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公素强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元珍字伯先本號其别號也歲庚子公為南職方有垣長握六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每事必理折之垣

長曰此郎君不可與爭鋒輒唯唯聽命公益核軍需之假冒黜選鋒之羸弱裁操賞之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奇乙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東林自喜得歸宿地錢起新先生行同善會于毘陵東林乃益暢其義邑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孝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獨之賢者有助公與陳志行葉參之安小范及余五人主之亦有言林中人不應為蛇足者公毅然不惑至今行而安之吾輩與斯人之徒木然不相關自身痛癢不

自知可以稱人乎于是知公之所見大也公少苦貧故勤于理生而恤人之窮未嘗意倦性方嚴尤肅于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于臨事詔之當先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諭不戒之爭望虫虫詆公十六年林皋無念不為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不為民章善鋤兇昭雪冤抑硁硁然惟力是視嘗有知交當路藐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公怒叱去之徐廉其事寃也密為雪不令之

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公于世浩浩獨往余每謂公乙巳疏為閹曹建言法夫楚宗䦨㦸妖書煽虐天下岌岌矣劘至考績大典羣奸亦從而奸之小臣不敢言大臣不敢言臺省不敢言公于其時睨而自視舍我其誰是所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開物成務建言者法也閹曹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長年弘濟天下何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文訣文衡依庸絜語三畏堂素業湖畔

逸農遺稿藏于家公之大節表表素行卓卓總其大都
曰剛曰明曰忠曰義嗚呼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人而
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備一時不測之用為人臣而
敢于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于是乎銘
銘曰大湖三萬六千頃浴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羣山儲
真精龍蜒虎蹲護其脈湖山森聳若執圭湖波隱見如
拱璧山環水廻自千古下為光禄劉公宅形所托兮來
寧兹神何方兮無不適有時吐氣成長虹獨能三虢奸

雄䰟

正按神宗朝攖鱗易彈權貴難相捩而言有救于世道尤難然必居鄉之日行事真為民始信其立朝之日言事真為國倘動輒畏譏洽落斯人即矯矯風節疇卜其所懷乎劉公行同善會决蚍足之疑則建言可師直以愛君懇誠非獨責其中竅會

爾

高子遺書附錄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先生墓誌銘

朱國禎

理學至國朝而明明之極間亦厄而蝕如日月然暫蝕必復復乃愈顯其明正統八年癸亥河東薛先生厄於王振幾死卒祭容勿祀廟廷越一百二十四年丙寅乃有梁谿高先生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祖孟永公始定居邑之東南隅一傳耕樂公如圭再傳省軒公翼

三傳雪樓公適世稱長者雪樓生靜成公材是為先生王父舉孝廉令黄巖有異政祀名宦鄉賢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生有盆蓮之瑞王父紀以詩至令跋而藏之靜成有弟靜逸公校配朱夫人無子因以為嗣自幼神采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人母授果餌必拱手接或命自取一如所授習舉業超超章句外默誦諸儒語録性理諸書二十一壬午舉於鄉居嗣母憂丙戌丁亥顧涇陽先生方講學聽之甚喜即曰

學將為聖人也出口則議論入手在躬行豈可泛求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為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為本又曰知本更於何處索本即身即心會歸於一道不遠人於斯可見己丑成進士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即有知學之評廷試三甲當為令丁嗣父憂先後盡哀持喪甚恪益修子職絕人事讀禮讀易服闋謁選當改京秩或

有申舊例外仍與外者甚喜曰居内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便可刃解然竟授行人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崇正學闢異説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為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為用世本因加意律學

作日省編集崇正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率以半日静坐即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嘿嘿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覔誠即邪存之即是舊字雲從因以敀馬奉使金陵鄒南皋在刑部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還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涇陽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深服其言

既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貽書有吾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何修報稱之語甲午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於靜中著力當心氣澄寂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絶灘頂一一悦心當境皆為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絶抵官勤職事課藝集朱子要語刋示之邑令為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兇人署事三月覔差歸其地有蕭

自麓者故念菴先生門人臨别語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甞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再拜謝曰敢不服膺至漳謁李見羅先生李謂既知宗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真有無所事事的光景荅以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要使學者辨志定業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以為自欺之本然後為善去惡意誠心正身脩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萬端紛起如何用力且修身

為本人皆知之然必辨義利是非之極窮至無穿窬之心斯為知止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鋪輕説都無氣力并條目次第籠侗做去李無以難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轉手勢乙未歸再取釋老二家叅之謂釋氏與聖人所争毫釐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病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尋連居父母喪一依文公家禮讓産諸兄弟不可得盡供喪葬餘置義田贍族戊戌作水居於湖邊中有一可樓言無所不可也

武郡吴子往來訪深契相與閉關趺坐坐必七日作復七規程取大易來復之義甲辰東林書院成故龜山先生遺址有道南祠侵於僧院郡文莊圖修復不果至是與涇陽共成之集吴越士大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於端居主静謂大聖賢自有大精神主静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以百當一以千當十積久厚聚拔此俗根庶見天則以學為教從前定静居多間以會友應酬至是無之非静觸處流

行不煩收攝嘗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性善知本中庸之旨此道絶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陽明名曰致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一毫造作走作不得心矩學矩從有離合中造到渾成處於朱為貫通於孟子為集義所生於顏子為不貳不遷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者兩朝鼎成廢臣以次起用庚申名拜光禄寺丞同日高邑為太常少卿福清葉臺山先生再召為首輔鄒南皋為總憲

衆正竝登以會講事屬同年葉閒適而後行辛酉進光禄少卿署事綜理精密中官初鬧於前尋即帖服嘗云頭緒雖多儘做得去三邊儆報狎至請逐鄭養性李如楨李可灼以消萌除慝淇澳孫先生上紅丸疏劾舊輔方從哲讀而歎曰此一部春秋也持論不少顧忌轉太常少卿作寅直說并陳務學之要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為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為大忠黑白倒分人

禽反易何所不至傳旨重處福清爭曰斯人有重望處則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侳罰俸猶有言朕不孝之語葢上本英明重首輔容讜言逆璫魏忠賢雖在傍播惡猶未得盡肆也已轉大理少卿又轉太僕卿方鄭之黨且憤且懼竊竊只以東林為言將注其毒會京師建首善書院葢鄒南皋馮少虛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為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中朱童蒙騰疏顯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起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先生亦疏辭

謂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再移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伐等語以身為喻冀有感動福清留之加護持甚力明年差歸給事中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致書駁之大要言人臣為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為亂賊脫罪為君父種禍夫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讎必報

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可乎見者無不膽落然皆倚中官為窟翻弄無所不至心憂之日玩易自適辛鄭養性會鞫逐出都門頗慰謂身上事作一小結局方請告張太宰誠宇曰高公坐此人皆畏憚又自指其心曰渠心明說出人自知畏尋奉差舟行卒業易註到家講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福清見勢孤求補閣臣挈余為助𪧐用四人聊城朱蓼水南樂

魏道沖與馮余過梁谿相見力以大義為言猶未行無何晉刑部侍郎趣還朝皇子生推贈三代廕一子曰聖恩渥矣敢自逸乎時高邑已為太宰給事中魏廓園故與東林講席晉首吏垣相約一以懲貪為急内外凛凛顧逆璫已用事南樂結為族大拜實有力馬初對衆猶諱之璫亦曰我家人殊不濟事然密已輸款導之為非一日講筵後璫刺刺品評且曰莫用一邊人則其源可知所礙手惟閣臣未幾璫為楊副院大洪所糾列二十

四大罪頗內懼謀於南樂謂必去福清乃可因其求歸陽慰諭迫以不堪事林如翁事乃行始無所憚總憲孫藍石病卒衆議楊副院署事璫不允議馮少墟為代璫傳旨推在京者戶兵刑三尚書非人望所屬卿貳中因補少宰及南太宰點陪并正推皆引去或曰內故以此驅除也惟先生與饒豫章李懋明三人饒年老李新至資淺又為同事者所軋遂以屬馮苦辭曰師生分列部院攻門戶者藉口何以自解然衆議已定不可易遂推上余

見内外所忌惟先生命未必下舊例送票而後發計期三日至是次日即發衆皆欣欣余獨怪謂非佳意方福清在事每言聊城久處不及時局一語難測南樂本閣老門生當票擬福清運筆如飛忽曰糊塗又他事多相左臨發窓語余曰渠内有所恃咄咄逼人不得不避蒲州更非其敵必不能久子當早辦歸計又曰梁谿内所甚惡外尤側目又太宰門生子之年友於道交為湊拍於俗情為眼釘尤須善處余心誠然皆不敢言也先生

既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贓尋具疏申嚴憲約責成郡邑列五十餘欵期於拔才除賊示畫一之畔其大端在調和閣部謂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外正直而疑其激外當責成内閣不可以内和緩而疑其媚福清深得此意余亦忝附同心謂其迹自是可泯而議者脊脊以二人大可疑有冷語挑剔者余等皆稱疾不出至頻鴻臚宣諭暫解孟冬廟享南樂遲至首垣等峻劾示必不容大憝遂顯附逆璫商之聊城合策以獻凡

閣票用墨內批用硃內有可否必發改票閣臣執正甚至強爭內亦無如之何必曲聽或一二字添改必註明俟考皆首臣執筆想正統初年勒定張太皇太后所云凡事聽先生主張者世世守之閣臣惟此一柄可以著力即神宗在位久事多獨斷留中亦未嘗不依票改批至是獻策曰散其權某奮死奉命何事不可為璫甚喜傳旨云云呈秀亦按體言曾糾陶朗先高曲庇借事報讎時山西巡撫缺已擬郭尚友改推謝應祥謝曽為嘉

善令首垣經識拔者御史陳九疇方外轉窺指以門牆為言詔停應祥另推選郎首垣奪職責太宰及先生阿比余驚曰部院侍罪或得免聊城出不意睜目曰誰免誰免益成算已定惟就中人知之明日九疇留用朗先直追贓四十八萬凡蒲州原擬改之至盡益皆兩人潛改潛送屢黜員外郎徐大化又伏内幕潤色動千百言蒲州本以王安事與南昌劉是菴先生皆逆璫所銜劉早去僅得免至是數見侵堅卧余肩次受事權去無能

為朱童蒙以蘇松兵備拯死告災者衆大聞引疾余照例票允聊城攫取改擢京堂御史李蕃李恒茂言他事暗訕前案余駁之南樂追還改褎奬余即趨出旬日間蒲州太宰及先生皆逐余賜歸歲除出京一網打盡呈秀復用為先鋒明年乙丑毀書院屢起大獄殺副院首垣等十餘人太宰行戍欲并坐先生吴錦衣力解得止至丙寅三月竟逮報至為十六日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且曰急料

理為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函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款語少刻出取所封紙示兩孫曰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旗時已三更命暫退移時聲寂諸子推户入見燈火熒然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從旁扉奔池畔則赴水死矣蓋次日丑時也異香撲鼻鄰人皆聞車馬聲瓦裂聲衣履整齊淤泥不霑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遺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

頋來生臣高攀龍垂絶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别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無不哀痛余為位哭成病至秋稍愈往弔靈風肅然若或見之嗚呼傷哉夫河東戹於王振即袁强之悍尚以臺長被訶叱不敢鞫卒賴竄下執𤊹奴哭泣以免令忠賢之逆十倍於振閹臣反逢其惡其餘草偃因以報怨逞志黑浪翻天鬼風匝地坐視正人縻爛并及先生曽

豢奴之不若人止知南樂不知聊城有物有對一顯一微小人作緣終露醜態不月餘春闈副考陡被奪去鞅鞅有違言守位不終究竟掛齒讕辭解嘲奪者志無不快感無不加然良心間露公論難容最後一疏嗟何及矣逆璫科之以叛呈秀咎以為多立地譴歸蒙面以死而附麗諸人猶泰然侈得意自謂遠或十年近且五七年可坐享富貴然不渝歲聖主龍興首甦逆璫呈秀餘以次澌埽一空先生得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

諡忠憲廕子子世儒誥闕謝恩明旨稱為孤忠邃學秉節正終世儒復以先生兩次請移封母夫人未霑一命具疏乞恩得封夫人又復邀三世誥贈自雪樓公以下咸得恩贈如先生官噫嚱是亦可以慰矣生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有五配王夫人子三女四孫男七孫女五曾孫一俱詳述中世儒等以崇禎三年十二月廿八日葬於九龍南㟸崾之諭瑩先生既歿且追邺海内益悲思謂常人蓋棺始定真正學問人至

此始見光輝力量夫學自孔孟後程朱立準陸象山互有印正遂覺分塗後之人習其説者皆不免流弊先生謂從朱學弊為實證可消從陸則流為虛證難補益深見近日聰明人大言鼓動致人心陷溺思以救之又不欲明指其人祇煩詞説故以敬律身以静窺妙以易義乾坤姤復轉樞紐遮實補虛然後學脉始清邪説自息功不在距楊墨下而蒙難從容符合明夷之旨静中得道諸苦咸除出死入生當下超脱稱今古一人又何疑

焉著作甚多内朱子節要研訂最真正蒙集註解釋最備周易孔義則一生精力所注真前聖所未發者余素不知學相從日久以真之一字見許期以經世而今已矣世儒等以志見託一時同志彫盡非余莫可任子往亦以為言然下筆實難繪天測海未容草草而天裂海枯驚悸垂死之餘淚有餘思不屬荏苒年餘則錢宫詹神道碑銘已出乃矍然摘而書之美不勝書别有全刻不可不讀姑為之銘銘曰

千古學術自有真諸儒講席多平分吾道南矣梁谿濱
東林書院天下聞顧公開壇從如雲高公領袖同其羣
程朱訂定埽紛紜陰霾積久見朝昕從教蛙鼓喧復殷
獨衍孔脈精且勤剖判神理窮無垠繭絲牛毛何足云
興起善類德所熏立言垂世比典墳振肅綱紀滌世氛
閑不加察口露齦於我何有等飛蟁超然箕尾謝魔軍
入水不溺貌欣欣花香池影氣氤氳生死如一見真君
曰忠曰憲表清芬我增一字則曰文

高忠憲公年譜

華允誠

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三日午時先

生生

先生姓高氏諱攀龍初字雲從後字存之别號景逸

其先人曰孟永公始居無錫一傳耕樂公如圭再傳

省軒公翼三傳雪樓公適代有隱德雪樓公生靜成

公材舉孝廉令黄巖有異政祀名宦鄉賢靜成生繼

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靜成有弟

靜逸公校配朱夫人無子因以為嗣先生之生也有盃蓮之瑞靜成公詩以志喜後先生得手筆於冗紙中捧誦珍惇䟦云蓮花之君子也發於盃盎小能大也常人神局於六尺君子神充於宇宙亦若是矣出於污泥汙能潔也常人心役於五官君子心超於萬物亦若是矣蓮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凡弟子孫相率為君子乃所以報吾祖報天之休也

四十二年癸亥二歲

四十三年甲子三歲

四十四年乙丑四歲

四十五年丙寅五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六歲就外傅

先生神采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人母授果餌敬而

受之或命自取必如所常授數

二年戊辰七歲

三年己巳八歲

四年庚午九歲

五年辛未十歲

六年壬申十一歲

神宗顯皇帝萬歷元年癸酉十二歲工文章

二年甲戌十三歲

三年乙亥十四歲

四年丙子十五歲應童子試

師事邑中茹澄泉兄事孝廉許靜餘以學行相砥礪

暇則默探討諸儒語錄性理諸書

五年丁丑十六歲

六年戊寅十七歲

七年己卯十八歲

八年庚辰十九歲

九年辛巳二十歲補邑諸生

十月娶王夫人

初聘王抑所女繼山孫女殤抑所以先生為天下第

一流人品即抱內戚沈女續好先生佩德勿替終身無二色

十年壬午二十一歲舉於鄉

為沈龍江徐簡吾所識拔一見以天下士期之闈中原係落卷將發榜矣簡吾就榻不能寐鼠嚙其足者三簡吾異之暗中抽一落卷即公卷也呈主司遂得中式

十一年癸未二十二歲

十二年甲申二十三歲丁嗣母朱夫人艱

十三年乙酉二十四歲

每日嚴立課程自臥榻至日逐經行處壁間悉粘一圈期於觸目警心無令此心放逸　又有日鑑篇以德業之敬怠義欲分註於天時人事之下日有稽月有考

十四年丙戌二十五歲　始志於學

邑令李元沖延江右羅止菴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於

黌宮士紳雲集先生躍然喜曰吾夙有志於學今得縣父母爲嚆矢吾學其有興乎於是蚤起孜孜以全副精神用於止敬愼獨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閒而學始有入門矣

十五年丁亥二十六歲服闋

十六年戊子二十七歲入南雍

司成趙定宇略師生之分結忘年交

十七年己丑二十八歲舉進士　廷試三甲

分考高邑趙南星儕鶴評云此卷似知學者當拔之牝牡驪黃之外同門有薛以身敷教歐陽宜諸東鳳王中嵩述古

七月丁嗣父艱歸

讀禮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襄事外惟定省生父母與講學會友翻經閱史為日程他無所置念也

十八年庚寅二十九歲

十九年辛卯三十歲服闋

二十年壬辰三十一歲謁選京師

先生廷試三甲當為令丁憂起復當改京職值選司

鄙乎如議中舊例仍與外先生喜寄父書曰男觀今

日時事日非天下事無一可做稍酬生平惟有守令

耳部官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

後可迎刃而解嚴不至激和不至隨兒自量力能為

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兒亦量力能為之邑中豪傑

雖多兒意所取法者邵文莊王繼山二公皆自州官

起脚夙志如此未審得遂否旣而鄒議不行

六月授行人司行人

上崇正學闢異說疏尋上今日要務疏

時有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先生不勝憤愕上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以端政本疏上嘉之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不旬日尋上今日第一要務疏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上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

語甚剴切留中不下

時僚友同志若聊城逯與權中立江右陳粲仲微郡洪平叔文衡先生與之上下今古講究性命詢訪人物善相長過相規稱莫逆交後諸公皆蔚然為名臣先生有力焉

司中無事藏書甚多得恣意探討取二程朱子全書薛文清讀書録手自摘抄作日省編集崇正編尤多用尊德性工夫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一日靜坐久

之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覔一時快然如脫纏縛從此反躬實踐會友談心種種無非是物矣

十二月齋詣金陵謁鄒南臯朱虞葑瞿洞觀諸先生

二十一年癸已三十二歲　正月自金陵歸

燈夕前抵家朝夕娛親外益務親師取友考德問業往毘陵謁錢啓新先生往蘇州謁王少湖先生嘗曰

王先生謂士君子須是立得箇大節居鄉勿為鄉愿居官勿為鄙夫方有可說處語不多令人惕然深省

十二月復命建言摘廣東揭陽典史

入都三日見鄭材楊應宿附閹攻部掊擊衆正甚力先生憤激不平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語侵閹臣遂有此謫大要言諸臣罷黜非輔臣欲除不附已則內侍不利用正人而應宿等反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閹臣之實閹臣聲音笑貌間雖示閒

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好作惡之私以致機權潛用善類坐空云云奉旨著部院會同該科從實究問先生侃侃詰問不少諱避因有皇長子明春出閣之諭先生雖身在危疑喜國本大定與相知酌酒相慶忘其一官之去又遺吳海洲曰人行義非難所安為難此心清淨中一物不可著何處著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光矣了此便鳳凰翔於千仞海洲亦為先生建言削籍者也

十二月辭朝歸

二十二年甲午三十三歲　七月赴任廣東

顧涇陽亦以言事黜先生貽書有吾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何脩報稱之語至武林與廣東陸古樵粹明嘉善吳遂菴志遠談論數日古樵潛心白沙主靜之學先生得其提醒自歎於道尚未有見總無受用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矣舟中嚴立規程取前所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者反覆行之當心

氣澄清時有塞乎天地氣象在路兩月如武夷天游九龍十八灘險絶奇絶處不可屈指靡不畢領其勝憩九峯書院登子陵釣臺溪聲鳥韻茂樹脩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自謂得山水之助不小過汀州登旅舍小樓甚樂手持二程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絶忽如百觔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

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洽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皆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至揭陽不以謫官閒散怠於職事日於衙齋課士正文體釋書義無編集朱子要語刊示之生徒與起者數十邑令為同年朱任宇先生訪知民情吏弊悉心啓告臨行亟一先人陳所蘊工起滅報睚眦占主女細

民至鄉紳地方官府莫敢誰何先生窮治其罪竟置之法遊蓮花峯謁文丞相祠周元公祠韓昌黎陸丞相祠所得友爲蕭自麓自麓故羅念菴先生門人以立敬爲學所見甚正署事三月假差歸别自麓請教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先生深然之啓行諸生不遠百里相送臨别依依謂曰諸君努力自當相遇中原與諸君矢繼自今朏鄙人毀廉蔑檢無以見諸君諸君不

充砥礪厭厭世俗亦無以相見則皆曰誠如此盟至漳州謁李見羅先生辨論大學格致之旨謂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絶利一源分剖為己為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髪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為自欺之主夫然後為善而更無不為之意拒之前不為惡而更無欲為之意引之後意誠心正身脩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

欲惰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
惰身為本聖訓昭然千古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
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旦晝無穿窬之
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學者辨義利是非
之極必皆如此斯為知至此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
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
日識然著箇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儱侗過延
平拜李先生祠往考亭拜朱夫子祠過崇安拜趙清

獻祠蕭蕭身世雲水孤清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轉手勢

序王文成年譜　作陽明説辯共四首

二十三年乙未三十四歲　二月抵家

再取釋老二家參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釐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覷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

中而不覺也

二十四年丙申三十五歲　繼成公陸夫人偕壽七十

先生同昆弟稱觴宴客

三月六日連遭父母喪

遵喪禮不二斬稱降服子居喪竭力襄事父遺命析

其產而七之先生推以讓諸兄弟不得盡出為喪葬

費餘置義祖贍親族分贍祖妾之無子者

二十五年丁酉三十六歲

二十六年戊戌三十七歲　作水居為靜坐讀書計數年間徙居婚嫁歲無寧息而動中煉習靜中溫養工夫卒未始頃刻廢於水居搆一可棲可者言無所不可也茅簷數椽極湖山之致謝客棲息其中動以旬月計偶遠近同心如歸季思吳子往諸先生來訪相與瞑目焚香閉關趺坐坐必以七日遊陽羨諸山則坐龍池頂遊武林諸山則坐弢光黃龍荻秋菴作復七規程是秋會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辨無

善無惡之旨作山居課程

二十七年己亥三十八歲

偶至黄巖縣謁静成公祠父老咸嗟歎之云此高一、合孫也葢静成令巖時民無滯獄只帶合米可了故云

二十八年庚子三十九歲

與吳子往等静坐水居日記云日逐只是顧諟明命為工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胸膈稍滞思調息最微

若有若無誤認氣為息而調之大害事矣次日便覺多却調息一念只是誠無為著些子不得也

二十九年辛丑四十歳

八月偕四郡同志會講於樂志堂

三十年壬寅四十一歳　輯朱子節要成

三十一年癸卯四十二歳　註張子正蒙完

三十二年甲辰四十三歳　東林書院成

錫東林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廢為僧院郜文

莊公所脩復王文成記可考也後復變為僧院先生與顧涇陽先生弔其墟閙於當道葺道南祠搆講堂書舍相與講習其中朔望小會春秋大會歲以為常涇陽倣白鹿洞為會約先生為之序自涇陽歿先生獨肩其責每會取儒釋朱陸之辨文成文清真悟真脩之辨為己為人義利公私欺慊邪正之辨時時拈示洗發痛快令人劃然開油然得尤謂學者雖得朋友講習之功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

同大聖大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

三十三年乙已四十四歲　作異端辨

先生遊武林遇一僧原係庠於學宮一旦叛入異教著書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

分四條刻遺書

三十四年丙午四十五歲　實信孟子性善之旨同顧涇陽先生會於虞山書院有虞山書院商語小引

三十五年丁未四十六歲　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　立家訓　析諸子產有量入約

三十六年戊申四十七歲　赴毘陵經正堂會為大水災條議救荒　為同區設立役田

三十七年己酉四十八歲　赴金沙志矩堂毘陵經正

堂會

三十八年庚戌四十九歲　六月講學焦山段幻然主會　赴嘉禾天心書院會

三十九年辛亥五十歲　實信大學知本之旨　訂古本大學　三月講學於金沙志矩堂　四月講學於荊溪明道書院　秋赴毘陵經正堂會

四十年壬子五十一歲　實信中庸之旨

四十一年癸丑五十二歲　三月講學於金沙志矩堂

九月靜坐武林弢光山中著靜坐說　十一月延錢啓新先生講易東林

四十二年甲寅五十三歲　春舉同善會以贍鰥寡孤獨中有節孝者尤加惠之　赴荆溪明道書院會

七月作困學記

四十三年乙卯五十四歲　著理義說氣質說未發說朋黨說

四十四年丙辰五十五歲　赴毘陵經正堂會

四十五年丁巳五十六歲　赴荊溪明道書院會

四十六年戊午五十七歲　有戊午吟

四十七年己未五十八歲

四十八年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庚申五十九歲

八月神廟賓天　光宗即位罷商稅發内帑起廢籍朝政一清甫一月鼎湖再泣先生方講學東林㠄閒至

為之輟講

十月少司寇鄒南臯先生疏薦

十一月御史方孩未疏薦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六十歲　正月作壽戒

先生云人生六十老矣老人年日增事當日減患減之未盡不患減之過當以目前最切者減之戒壽文壽詩壽卮壽服壽畫壽屏壽燈壽筵演戲集分迎賓等禮守此七戒老人澄然無事矣無事之樂更有何樂似之乎

舉鄉飲大賓

三月詔起光祿寺丞　九月啓行至京

是冬别東林諸友北上以會講事屬葉閒適吳瑾華主盟再拜囑曰畢竟此事為吾輩究竟弟此行原殉君親二字可歸即歸不使東林草深也到任作一聯粘堂中云精白厥衷一率其不損不加真性靖共爾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

二年壬戌六十一歲　正月陞本寺少卿　贈嗣父母奉政大夫宜人移贈本生父母亦如之

著乾坤說心性說寅亶說

太廟春祭執事

時寺官正貳皆缺備極煩勞元夕上供九般茶飯缺

天鵝羣璫恣索先生唯唯密疏援累朝例以家鵝代

用逮旨下帖然

裁無名供費　發鋪行物價革諸曹鋪墊　又以餘糧

賑士之貧者

先生云光禄事雖多儘做得去初閒尚有中官聒擾

事事不放過事事不已甚遂帖服不敢動今益沛然

矣但不可便以此為盡職他事一切不管此等職事全莫不得也既而廣寧失陷人心皇皇先生獨鎮以安靜

疏

請破格用人以備不測

薦孫愷陽董應舉李之藻鹿善繼及慎織內守令之選行保甲防禦之法俱允行

疏

請逐鄭養性

疏內云乞將鄭養性等發回原籍李如楨崔文昇明

正典刑庶危疑可釋隱禍可銷報聞

議方從哲無君之罪

時孫淇澳為大宗伯疏論從哲紅丸事先生見之曰此一部春秋也旋得旨下部院九卿科道會議先生力持正論不少顧忌議具別刻人以為鐵案又嘗粘一聯於室云得閒且閒今日莫思明日事當做便做一年可作百年人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於祀典多所釐正

疏陳務學之要致治之本

疏內復及方鄭事傳旨欲重處福清爭曰此人有重望若處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僅罰俸先生在京一年汲引後進之賢充滿朝宁言路中賢者稍動爭端便立止之不使元黄之戰再見於起廢之後嘗謂黙然融化乃是道理煦然調停即屬世情二者天壤不侔幷調停之意一切泯之

九月轉大理寺右少卿

時掌院鄒南臯副院馮少墟建首善書院立講學會給事朱童蒙騰疏顯詆指意歸重東林欲天下以講學為戒先生欲具疏辨適奉有明旨如日中天乃具揭以明其是非已而鄒馮兩先生請告歸詞林文湛持亦抗疏歸先生三疏抗辭不允有論學揭罷商稅揭

八月奉命慶陵掩龍口祭告

十一月晉太僕卿

疏辭復不允中有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又有陰陽交爭上下隔塞邪氣所干元氣大伐等語以身疾喻朝政也

除夕太廟陪祭

三年癸亥六十二歲　乞差歸　明討賊之義　周易孔義成

給事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先生致書駁之略云人臣為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為亂賊

脱罪為君父種禍夫張差制梃美女代匈先進熱藥後進泄藥彰明較著中外共知孰得諱之諱之一字為亂賊設護身之符加以誣謗二字又為亂賊立箝口之法大義所關不容隱忍也 向著周易孔義舟中卒業

四月抵家復尋東林之社

先生雖歸朝中諸君子實未嘗一日忘先生即家起用

十一月陞刑部右侍郎疏辭不允

皇子生推贈三代廕一子先生慨然曰君恩渥矣其何以報

四年甲子六十三歲　三月同門人華允誠啓行途中兩閱月相對講學至維揚謁王心齋祠心齋子王泰留先生講學至寶應與余兄燕超公劉清之講學於范文正公祠燕超教諭寶應倡明理學搆興讓堂為諸生講習之所先生為之記

六月進京

時楊副院論魏璫二十四大罪奉聖旨切責舉朝爭之不得杖死工部郎萬燝逮御史林汝翥疑匿福清寓中官競圍其門天下大柄駸駸盡歸宮寺先生曰外廷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緩內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廷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和緩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勸化諸璫勿與吾輩

為敵庶幾縉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

九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

總憲員缺舉朝共推先生先生懇辭曰太宰是房師可與門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喬公左司寇饒公皆正人也而饒公資俸深受杖更慘可越次用某乎又勸推馮少墟太宰亦以為然業註饒矣而河南道表化中堅執不從卒以先生名上次日得旨先生益跼蹐不自安具疏曰都御史者古之御史大夫也天下

之事皆得言之臣工之邪皆得糾之然而世習之漸靡難言矣臣子不真心為國家不真心脩職業悠悠忽忽則有難振之氣以請託為固然以貨賂相結納則有難洗之習陞遷壅滯仰屋書空則有難定之志謬同異為是非誤愛憎為好惡則有難清之見無端而起畛域藩籬無端而起弓蛇鬼豕則有難調之情所以難者皆緣人心各有陰私故各成隔礙必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而後可銷人陰私自心先無隔

礙而後可通人隔礙至御史簪筆朝端公論之明晦由之持斧寓内一方之安危係之必為之長者聯為一體萃為一心惟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後可宏濟於艱難今者大計在近巡方之使當使循良之麟鳳悉耀光明貪殘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困窮四海災荒孑遺尚獲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職即都御史之失職此之關係何如重大乃以臣之薄劣當之是易所謂覆餗者也䟽上不允乃就職

榜禁書儀　劾御史崔呈秀

先生謂今日安民之計只在除貪酷吏欲吏無貪先從輦轂始一入中臺即有禁絶書儀榜行五城御史張掛九門令知清明之朝決不容織濁之事適有魏璫私人崔呈秀廵按淮揚回道贓私鉅萬穢聲流傳立疏糾之部覆褫職遣戍輿論稱快　又謂院中總六部之事職其要不職其詳此衙門頗可救得世撫按相貫通寓内共如一堂京師五方雜處見聞博而

而易真今只咨訪監司守令於輦下各省之賢者人人咨之事事記之貪酷害民撫按不糾於置郵中詰問之第一義在立身上守法苞苴一毫不入竿牘一字不出不言而人自凜矣　又謂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做得閣銓同心做得一半部院同心次之若撫按督學選擇盡皆得人士習民風不無少補

十月頒歴陪祭　疏請挺擊案三臣謚廕奉旨下部不行

李倖張庭陸大受三臣也為君父告變執法罷竟
柳攀貴志以歿先生特請謚廕以旌其忠魂會朝局
大變不行
覆吉人及時宜用疏
御史喬承詔疏薦王紀鄒元標滿朝薦徐大相馮從
吾李炳公諸正人奉嚴旨切責下部院參看先生復
疏力薦之亦不行
具申嚴憲約疏　未及上罷歸

疏云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源必自上而率下循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恩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為州二百二十一為縣一千一百六十六豈能盡得賢者用之賢者視君為天不可欺也視民如子不忍傷也奉法守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為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為何事法度為何

物慾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為政者拔賢才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最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為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縣者也撫按則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焉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列州縣所當行者五十餘條凡農桑水利敦教化育人才正人心厚風俗刑名錢穀積貯給散保甲防禦聽訟恤刑彰善癉惡剔蠹釐奸之法纖悉備具巡方者另有禁約欲行當行之事將次第舉行因

會推巡撫事起不果掌憲僅月餘人以為北顧南部復見云先是魏廣微黄縁入相久與正人齮齕至是以頌歴不至廟祭後期為臺省魏廓園大中李仲達應昇等交糸懼不能容與呈秀共入閹幕合謀以傾正人為一網打盡計先生與太宰諸賢同時罷歸云

十二月送静成公入鄉賢祠

五年乙丑六十四歲

正月舉郡鄉飲大賓辭不赴

三月酌免荒區漕米

時署印王通判追比荒區免米至斃杖下先生惻然

為之設法約計水災十之一二匀派高鄉每畝不過

匀合借完本年漕免各給票以來年代免為償為福

無窮

四月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五月送別魏廓園於高橋　有高橋別語

春夏間逮楊副院等六人後先拷訊死六月金星晝

見與日爭明趙冢宰等十五人俱提問追贓毀首善書院鄒馮二先生亦削籍先生最為羣奸所切齒必欲坐以重贓有錦衣理刑吳孟明素不識先生百口保曰若高老先生坐贓何以服天下始得免要典出坐以移宮一案南道游鳳翔疏詆削籍為民追奪誥命先生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地下諸公既而張訥謂東林乃淮撫李三才赳剥東南脂膏所造田產無數奉旨拆毀估價入官所值僅三四百金而東林

遂為瓦礫之區矣有為先生危者以居易俟命謝之曰吾輩今日一切聽天一切靠天一日無禍即一日享福而已屏跡湖干自稱湖上老人不見一賓客不談一時事花鳥為伴嘯咏自娛謂大臣見廢時義當然東相知曰弟在此實有事做非浪擲光陰者手書示諸子曰屈子游於江潭表生自因土室彼固各以其時況我老矣病矣荷明主不誅之恩守微臣引罪之義息交入山自是道理若欲山中見客何如不入

山爲便若開客至而歸何如不出門爲安兩者勢決不能客至惟爾輩謝罷而已有扁舟相訪者堅不出曰此端一開水居住不成矣

六年丙寅六十五歲

二月仲丁奉六君子從祀道南祠

六子者涇陽涇凡兩顧子啓新錢子元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儒劉子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不改於暮年今日講壇

既毀恐年久事湮故有是舉

三月十六日謁道南祠　十七日丑時被逮不辱赴水終

初六日逮繆西溪周季侯十四日又有緹騎往蘇先生自度不免十六日之早以東林拆後會講久輟神主俱藏道南祠特肅衣冠往謁有别聖文隨焚其草歸則看花後園與一二門生談笑自若午後門生華仲通自吳門至傳言頗異先生無幾微見顔色季弟

從山中入城相與暢飲園亭頹酡意恱旁一友言此信未的先生微笑曰此信想的吾視死如歸耳心同太虚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為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坑落塹不是立命之學平生講學此處看極分明得多少力是夕祖孫父子從容晚酌無一言及家事止云吾有贍田二百畆售之可完緹騎費蕭然就道矣晚飯後忻然就榻呼諸子明日恐有事汝輩各歸寢夜半㣲聞春君鄰復傳日中信諸子不令先生知先

生正睡覺問曰信的乎整衣起坐從容入書齋諸子後隨曰吾欲稍料理出門計可暫退但亟命家人覓舟明早入郡無被逮事即歸有即赴京不使官旗到家嚇汝曹耳作字二三紙鎖篋中復之内寢與夫人款語半晌出兩孫趨侍取封同黄紙置几上指示曰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開復諭曰吾明日從郡中往京無歸家相見期叮嚀汝者只四字曰無貽祖羞因命仍暫退諸子候齋外方商略赴京事三四刻不聞

動靜推户入弟見燈火熒然几案寂然先祠爐香拂拂然覓先生不見急發前紙觀之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以報皇上復有别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急從旁扉奔池畔則先生已赴水矣此三月十七丑時也先是門

人華閻脩夢遊桃園見一洞光景奇絕欲入不得睡於洞口有二人深衣幅巾以麈尾揮曰急醒急醒閻脩問姓氏曰吾周衡臺魏鄜園也寄語汝師確乎不可拔潛龍也急來急來會機無失當相會於桃源深處閻脩覺而異之以告先生先生點頭曰或別有應尤異者先生平立水中左手護心右手傍峭衣履整齊汙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人咸以為異云嘗有友問避亂之策先生曰先要打定一

箇大主意隨地行去康節詩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人若無此主意臨時便手忙脚亂不能安於天理又有問朝聞夕死何以為可先生曰我有四字人忽以為常談不必說其友極叩之先生曰當死便死其生平之言如此是可以觀先生矣劉念臺曰先生平日學力堅定故臨化時做得主張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臨終顯幻之法求之則惑矣知言哉嗚

吁先生固以微言相示矣先生孝友性成怡怡色養嗣者生者兩得其懽待諸兄弟委曲懇至愉愉藹藹於諸姪愛之如子敬之如父閨門之內雍如肅如終其身無二色自幼無狎邪之游綺麗之好家居功課晨起盥漱謁家廟畢扃戶觀書四壁不垩庭草不除帷帳不飾敝硯禿筆終日儼然飯後必瞑坐片刻極忙不廢每子夜起坐謂此時可想來復氣象五更復起坐謂初覺時甚好先忌齋素謝客時祭致齋一日

東林丁祭宿齋三日自奉極菲祭祀賓師則極其誠生殖不事漠然無營而親友以生計相托者則極力代籌至捐貲踐約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髫齔之交無不終始相歡贍其貧卹其孤推轂寒士不遺餘力鄉紳宦遊者諄諄以愛民好士砥名礪節相勸勉地方有大是非得先生而定有大利害得先生而伸至設通區役田通邑役米蘇糧里之困舉同善會卹遠近之鰥寡孤

獨為德梓里又其餘矣作家訓數千言大要言色欲迷人臨財惧人便辟善柔之友敗壊人一妨人誦讀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須以孝弟為本以誠實為先以讀書窮理慎言語擇交遊為做人第一義嘗言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足為賢子弟又云要知聖人取狂狷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子弟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已未有不入庸俗者出而用世便

與小人相膃與君子為仇是大利害處又曰善須是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又云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寛一分自有餘味又云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但肎反求道理自見小人所以為小人只是見别人不是而已又曰人生爵位分定非可營求只看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邑中諸先達有一言一動可為師法者時時向諸子稱述之在京聞諸子嘗赴講會手

札曷曰此乃天地間不可絶之善脉賢子弟不可墮之家聲非細事也又云葉年伯是汝輩真師常在左右坐一晌聽教又云到東林最好入頭大衆會集時滿堂肅然此時默坐澄心看有妄想也無妄想一寂即是真心真心一放即是妄想非二物也不善用工者要驅除妄想另覔真心妄不可除真不可得善用工者知真昧成妄妄醒成真一反覆間耳得此意到東林實做工夫方不虚過此日方不做了人事久之

其味無窮受用無盡又曰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念之靜功非三四十年靜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馳不為汝輩收拾矣事多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做工夫受些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以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即終日言之如不聞也待臧獲曲加體恤知其饑渴勞苦獨少有生事斷斷不假借服官於外倍加矜

東嘗云人家為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此以故家人亦兢兢守法兩之官僅蒼頭四五人隨行供使令給灑掃即郵筒報復親自啓閉隻字不落其手一入總憲即遺書歸云居此官家人愈要兢業家人有德色便生意外事勿以圖利反至招禍勿以恃勢反至失勢又嘗云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室女踰牆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為怪只是不曽

立志故生平未嘗輕受一錢妄說一事有知交坐一
不平許為代白其人以賄來曰不聞士人得錢如女
失身乎謝弗預有以講學為名高者家鉅萬每歲厚
聘一達尊主席曰教以為己學以為人乎辭弗往初
仕所得俸不敢自私必以奉父謫官時有憐其俸薄
資以厚貺者槩不受揭陽歸後有以俸檄致者太常
罰俸有同鄉在戶曹以俸見遺者亦槩不受雖交際
萬不容絕可以義通亦未嘗分毫入槖亟出為䘏貧

濟難刋書廣教之用嘗云凡臨事著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妙吾一生得此力故隨遇而安掌院時東同志曰弟所處風波地一朝狂風起吹我入孫蘆中不難也予告時以大臣不賜馳驛即不走驛傺屬醵路費峻却之雇夫買船歸曰留一日則作一日事去一日則得一日樂樂字惟山林人說得煙雲魚鳥無非樂事廟堂人說不得國亂民窮無事不憂廟堂人說樂勢利兩件而已迷人以此為樂何耶

先生立朝真有斷斷休休誾誾侃侃氣象涉世真有不流不倚不爭不黨氣象燕居真有申申夭夭氣象設教真有無行不與循循善誘氣象其進而汲引同心扶綱植紀也真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其危言危行特立不搖也真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其退而力護紫陽隄防二氏不使支離訓詁之談虛無寂滅之說得混吾精一博約格致誠正之教也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其廓然行藏之外怡然禍患之臨也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有内省不疚何憂何懼氣象在太常曾云魏忠賢與客氏最可慮二奸相合之害不可言不謂崔魏之毒方深廣徽遂起而乘其間卒如先生言也嗚呼先生之學於生平見其大於一死見其真矣

毅宗烈皇帝崇禎二年已已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錫諡忠憲廕一子送監讀書

著書總記

古本大學　正蒙集註　四子要書　朱子節要

東林講議剳記就正録　同善會録　鄒文莊公年譜　高氏家譜　疏稿捐義　周易孔義　春秋集註　毛詩集註　困學記　三時記　州縣條約語録序説志傳碑文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古風律詩絶句共若干卷　以三代後詔語為書餘　以太極圖通書經世啓蒙為易餘　擇騷賦銘贊為詩餘

稍斟酌綱鑑為春秋餘　以歷代典制合古宜今者

為禮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第六册
作者＝
页数＝８９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